

左右司官專一點檢近年起辦不敷拖欠額錢緣戶部事務繁冗
獨員點檢不前詔今後從三省擬差官一員或兩員專一點檢措
置其戶部每年息錢依舊應副尋以命左司員外郎邵大受 甲
申賜北使宴于都亭驛命宰相陳康伯押伴 乙酉北使入辭中
書舍人洪遵兼權尚書禮部侍郎 丙戌北使施宜生等出國門
故事北使以八日出門九日宴赤岸至是宜生等不肯用例是晚
抵赤岸宴罷即行 戊子太尉知荆南府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劉
錡言所招効用六千人乞以荆南駐劄御前効用中軍左軍為名
分四將仍以右武大夫周贇充左軍統制閤門宣贊舍人荆湖北
路兵馬都監劉沘充中軍統領皆從之先是賜錡回易錢四十萬
緡及是錡請益三十萬緡詔出御前激賞庫錢權貨務通鈔與之
如其數增支回易錢吏部員外郎虞允文面對論金決敗盟時時
為南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沮洳非
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為之備上頗納
其言 是日北使至秀州遣人告伴使金安節以欲蹉程前去副
使耶律真即遣人持挺擊逐挽舟之人俾用力牽挽夜漏下二十
刻抵平江府 己丑賜宴北使纔至府治右都管不赴即俾其徒
逐所乘舟出城宜生等宴罷馳出閤門七里乃及之 庚寅權尚
書戶部侍郎董革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右承議郎周淙知滁
州淙歸安人也 右朝奉郎知通化軍方枘知蘄州 辛卯北使

施宜生等至鎮江府賜宴不受遂即時渡江 壬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俛乞常平米斛許糴稻穀別殿安頓庶幾可以傳久從之 癸巳詔諸州守臣間有關官可令六曹尚書侍郎翰林學士臺諫官正言已上各舉曾任通判資序公勤廉明治狀顯著可充郡守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與同罪其嘗任郡守雖有公累而寔材可用者亦聽舉 尚書左司員外郎卽大受權戶部侍郎仍兼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此又與今年正月壬午中書奏畫指揮不同詳以此恐止是不令董革干預故革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引年告老吏部郎官楊朴虞允文葉謙亨胡沂洪邁司勳郎官陳俊卿考功郎官陳崇等言彪為學守道安于靜退甲科及第處處調二十年了無遺佚既窮之歎其博物洽聞可以備議論清介端慤可以表縉紳春秋雖多不見老人衰憊之態而勇退戒得陳義甚高望表而出之以勵士大夫之節制曰壯而仕老而歸君子出處之大致也故朕於知止之士愛之重之思所以致其厚者爾以明經行修早擢上第擁闕不試幾二十年龐眉郎潛垂上清近今纔七十耳幡然上歸老之章爾之志決矣朕何忍閔勞以官職之事乎褒晉文階華以命服且詔有司上其子若孫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昌高年優游里閭以須三老五更之召可特授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賜緋魚袋致仕 省御厨兵二百人翰林司兵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 是日北使至楚州其下奪巡檢王

松所乘馬松不與乃誣松從者云以杖擊我副使耶律翼怒命捕松栗面以馬捶捶之二百餘幾死 甲辰至洪關編開官郝定以潮來應不即啟開翼怒執而鞭之晚至盱眙軍宴罷風雨作不可渡淮乃止 甲午詔修內司并潛火兵共千五百人可減五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 是日雷作非時 乙未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渡淮故事北使既登舟即舟中與伴使置酒三行而別 是日天欲明送伴使金安節等至淮岸國信副使耶律翼已先渡淮北去宜生已下皆不及知安節遂于中流瞻送而已 丙申尚書吏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侍讀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廢御書院

詔御輦院下都輦官減一百人付步軍司願放停者聽 丁酉

宰執奏三衙彊刺平民充軍乞約束上曰已先戒三司不得強刺大抵既非情願不惟長短強弱不應程式其心亦不肯為用緩急如何使令王綸等曰誠如聖訓上又曰聞場務復於米斛巧作名以收稅致商販不行綸曰此由監官不得人致專攔作弊上曰昨見河朔有步擔米專攔猶於十里外收稅况舟船之多其擾可知當嚴禁止之 罷軍容班本殿前司樂工也九年以二百人為額及是罷之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所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於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前一日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

萃工巧以蕩上心酷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數百增俸給賜賚

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

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此以燾行述

月十七日丙申張燾已見進對十八日丁酉權吏部侍郎沈介等

有旨軍容班可罷故知行述所云即此事也

言奉旨接伴大金弔祭人使伏見去年以來使命往來頻併窳處

州郡財用不足橫取於民兩淮流民未復尤為費力望令逐州具

今次寔支錢數轉運司勘驗保明申朝廷給降從之 詔今後奉

使大金使副不以兩府侍從過界後並依常例坐車馬不得妄於

例外索覓轎子前去盱眙軍不得應副 戊戌為棗州刺史惲納

婦錢氏錢氏秦魯國大長公主曾孫也禮官言惲於顯仁皇后無

服紀故成婚 太常寺言諸路州軍縣鎮有與顯仁皇后謚號同

稱欲改為顯正宮觀為顯真寺院為顯慈廟額封號為顯烈從之

庚子命輔臣朝獻景靈宮以上未純古服故也先是禮官引熙寧

故事乞分命宰執行禮既從之矣權吏部侍郎權禮部侍郎沈介

復言今祔廟禮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並皆如儀將來大享明堂

亦合朝享景靈宮朝獻太廟若於四孟獨否恐無以副主上之誠

孝乞依典禮躬詣上終以為疑會介出迓使人後五日有詔郊祀

行事稽之禮經蓋無可疑若四孟朝獻景靈宮元豐以來自有典

故可令給舍臺諫禮官詳悉討論參以古誼議定聞奏於是上不

出而命輔臣分詣自是遂為永制禮部乞躬詣在正月甲申得

旨詳議在癸巳今併書之

壬寅淮南轉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提領營田張初言
本路係官荒田共四十八萬餘頃緣並江圩埤近山陂塘兵火後
民間無力修築乞從本司支官錢修築開浚募人開耕仍許百姓
承佃其現今為業之人亦聽借請牛糧盡數開墾從之 是日金
主亮殺其翰林副使祁宣先是宣上封事略曰民為邦本本固邦
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勞南有修大內之重役百姓久苦轉戍不
勝疲弊願陛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進不利
興師望陛下以天下為念社稷為心曲從臣請亮怒令執而戮之
宣神色自如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
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頰遂誅之

此壬寅二十五日也煬帝江上錄云正隆二年八月在京值中秋
設宴百官玩月忽黑雲遮月亮索筆作鵲橋仙小詞翰林學士祁
宣奏曰陛下敗盟興師無故舉事興工動土勞後生靈望陛下察
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還故都天下幸甚亮大怒斬
滅其族按正隆二年乃紹興二十六年比時亮奉兵之謀未露于
外不應云背盟興師恐錄誤也
錄以為翰林學士亦復不同按大定金詔有云頓遣信誓動象輿
兵醫人祁翰副陳諫不可便行誅戮與棟所記正同今從之
癸卯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鄂州大軍歲用米四十五萬
餘石係於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州科撥荆南府大軍歲約用米
九萬六千石係於德安荆南府澧純復潭州荆門漢陽軍科撥池
州大軍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係於吉信州南安軍科撥建康府
大軍歲用米五十五萬餘石係於吉撫饒州建昌軍科撥鎮江府
大軍歲用米六十萬石係於洪江池宣太平州臨江興國南康廣

德軍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係於建康府太平宣州科撥其宣州見屯殿前司牧馬一歲約用米并折納馬料共三萬石係於本州科撥並令逐路轉運司收椿起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先是魏安行為戶部員外郎請度地里遠近而均撥之故有是命內有州府地里遠近不同處仰轉運司開具申省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武翼郎帶御器械韓侯各特降二官坐送伴失職也尋詔敷武郎楚州馬邏巡撫王松特轉一官與陞擢差遣仍賜錢五百緡敷文閣待制楊揆卒甲辰詔御輦院三營共以九百人為額今後不

許增置招填權戶部侍郎即大受乞增置贍軍激賞新中酒庫

從之此未知有無與前乙巳詔今後侍從臺諫右正言以上

罷甲庫事相關當考

在外帥臣前兩府及侍從以上所舉統制統領官各遷一官防禦使已上取旨將官以下令赴三省樞密院審察不願赴闕者令本軍遇闕先次陞差三省樞密院籍紀以備擢用餘人所荐並籍記三省樞密院審訪才能以聞先是有旨令中外荐武臣而被荐者衆朝廷無以處之故有是命右武大夫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特轉行一官以右諫議大夫何溥左司諫都民望奉詔共荐搏策慮深沉可備邊帥故也詔潼川府銅山縣出產銅依舊中賣入官月以五百斤為額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方乞更不立額令宦匠自採打盡赴官中賣依條抽三分入官而戶工部言恐宦匠

不肯盡數打採損失官課方議遂格 丙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
趙子浦秘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直秘閣提舉兩浙西路
常平茶鹽公事楊侯並進職一等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王師
心落直字兩浙轉運副使湯圻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並
直秘閣以應副擢官有勞也 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
茶鹽公事都繫為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丁
未右內率府副率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中書舍人兼樞樞密
都承旨洪遵試尚書吏部侍郎 樞工部侍郎王晞亮試給事中

太常少卿宋棐權禮部侍郎

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楊傑

奉詔舉閣門祇候殿前司準備將岳建壽令都堂審察既而以為
閣門宣贊舍人陞正將三月甲戌命在履正大夫安德軍承宣使

興元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傅忠信知洋州用都統制姚仲奏也
先是命金州前軍統制吳琦守洋州而仲言琦所統軍馬隸屬金
州節制與仲所部事不相干乞移琦他郡故有是旨 左朝議郎

王墨卿卒 尚書吏部員外郎葉謙亨兼樞中書舍人 奉國軍

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韓世良卒 二月庚戌朔屯田員外郎

韓彥直言度牒為之國蠹久矣陛下慈守禁止十數年來戶口增
闕民庶蕃衍蓋由此耳伏見諸州縣寺觀僧道事故多隱而不申
輒復求人代名州縣無由知覺望令禮部歲具諸州軍見在僧道
人數并繳納度牒數目開項具申臺省比類考據拔其弊之尤者

取旨施行庶幾有官守者知所懲畏從之 辛亥左武大夫洪州

觀察使淮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攝知廬州劉綱領武康軍
承宣使知廬州以攝帥踰年職事修舉也 甲寅罷夔州路茶引

先是右朝請大夫董時敏知忠州嘗請罷權夔茶都大主管四川

茶馬公事許尹不可既而尹復言商旅不通委于民夷不便而都

茶場以其前後異說持之不行及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權提舉

茶馬王之望復以為言遂弛其禁董時敏申請在紹興二十七年今併書之 乙卯大

金帛祭使金吾衛上將軍左宣徽使大懷忠副使太宗大夫尚書

禮部侍郎耨益溫都謹行禮于慈寧殿朝散大夫充翰林修撰同

知制誥石琚讀祭文琚中山先是朝廷聞懷忠等之來命吏部侍

郎沈介帶御器械劉炎攝伴既而邊吏奏有讀祭文官乃詔直秘

閣淮南轉運副使魏安行假太常卿準備引接懷忠等行禮畢見

上於殿之東楹故事弔使當服素羅衫黑鞵帶有司既製以待之

禮官又疑當罷天竺觀潮之游恐北人不聽乃請館伴使副洪遵

曹勛審度說諭從宜施行於是遵言元祐八年例北使詣寺奠燒

香又至凝祥池觀看令來弔祭使副自入界後常服金帶欲依故

事排定觀潮燒香衣服聽從其便正月壬寅得旨說諭二月初禮部

御史臺閣門太常寺議上縞服焚香畢與大臣皆立于几筵前禱

位北使祭奠已御東楹之素幄北使升殿上舉哭受書詔侍從臺

諫參考典禮同議議者吏部尚書張燾等皆以為當正月壬寅所定既而

闕門續擬定上宮中先行燒香之禮畢赴御幄簾降人使入門幄中舉哭人使陞殿吏部員外郎葉謙亨胡沂攝中書舍人捧祭文人使行禮畢退赴殿門外簾捲人使捧書陞幄北面立稍前跪進上起立舉哭接書以授內侍人使還立位復前跪傳金主語問體退立客省官承旨宣問金主聖體人使跪聽訖上復座人使下殿入內內侍省都知啟書以授宰執同進呈人使起居六拜出殿門已上續定節次係二月癸丑畫音內葉謙亨等攝舍人係正月癸卯先降旨令併書之館伴傳旨別賜

使副器幣各二百匹兩讀祭文官百四十四匹兩正月丙午畫音既退命輔臣就驛燕之不用樂是日慈寧殿幄帟皆用素御幄以黃館設

以青正月己亥畫音琚嘗為接事副使禮官初欲以使介禮待之正月辛卯申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有善愠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

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與府僚曰教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珠寶現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

射翰墨皆絕人上嘗謂近臣曰卿亦見善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右文殿修撰兩浙路轉運副使錢端禮知臨安府

直祕閣知秀州黃仁榮為兩浙都轉運副使直祕閣淮南西路轉運副使魏安行知揚州左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

公事董將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大理國遣使遺邛部川蠻衣甲金器鞍馬且言大雲南皇帝欲遣左右

使臣持貨物入宋買賣虛恨鬼主蒙脩言於黎州四川安撫制置

使王剛中不答遂已

此據知州馮時行繳申蒙倫狀修入狀稱二月十五日准大理國大雲南皇帝賜到恩澤

云云故附本日

乙丑大理評事元徽之言高祖母安人鞏氏卒乞解官

承重許之時徽之亦年幾五十矣 丁卯吏部尚書兼侍讀張燾

充資政殿學士致仕時上欲用燾而燾以衰疾力辭且言禮義廉

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何以為國臣年齒已暮氣力已衰是用抗

章乞賜骸骨今言愈切而寵弥厚懇愈力而位益崇倘恃鴻私不

知退避高爵厚祿處之自如則是前後告老之辭悉皆僥倖進取

之計要君罔上欺世盜名公議沸騰臣節掃地雖強顏于此陛下

欲安用之疏入上察其誠乃有是命未幾復命遷一官為左中大

夫仍給真俸 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封

國還入見 辛酉北使辭于几筵殿次辭上于垂拱殿 癸亥上

諭王綸等曰近聞馬步軍司從雜賣場市川布甚多恐其搭息刻

剝軍人不可不察卿等可同三省詳議禁止自今毋得售與軍中

以草抑配之弊於是令追還戶部既而主管步軍司公事趙密言

本司前軍先買川布共四萬匹其寔低於市直並係諸隊情願前

來取買乞只依所言價錢赴官送納特免拘收詔今後不得收買

後旨 直徽猷閣知臨安府趙子瀟權尚書戶部侍郎 秘

閣修撰知揚州劉岑移知温州辭不赴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

修武郎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第三正將曲之績陞充中軍

統領之績端子吳璘所荐也 甲子百官純吉服 是日宰相湯

思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上留王綸葉義問同諭之曰
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賤欲與差別卿等可
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綸義問退上曰朕久有此意
深惟載籍之傳皇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
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監
臨必生聖子為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上復曰此事出于朕意非
因臣下建明且顧康伯曰去年卿留身朕亦嘗及此事甚無難者
卿等宜檢點故事進呈宰執退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
所及上曰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
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首官中至是己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
既而北引接言止係屬官於是見辭賜物皆以副使例裁定正月甲辰
國信所狀讀祭文見辭謝射例物總為銀七百九十三兩錦羅綾
絹共二百九十七疋衣三襲各五事金二十兩荔枝腰帶一條十
二兩束帶二條錦被褥靴是日雪丙辰北使觀潮上遣中使
笏頭弓箭使副例就驛特賜使副及讀祭文官襲衣金帶器弊如初見之數初國信
所援故事請正二月甲寅而館伴使以為重疊乃罷之戊申明尋有旨
祭奠吊慰兩事作一事可並支賜二月於是都管已下皆特賜
銀帛有差二月甲寅有旨都管各特賜銀絹五十匹兩上節三十
兩衣二十事銀一千四百九十匹兩自使副已下共賜金六十四
兩襪色絹一千四百九十匹丁巳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
言本司引試四路特奏名進士乞降勅差官詔左朝請郎利州路
轉運判官蘇欽監試左朝請大夫知簡州房與之充考試官自是

以為例與之成都人也剛中奏下在去年十一月二 監察御史

任文荐罷先是文荐為別試所監試有告舉人劉侯度吳漸傳義

者文荐不依條扶出而移之簾前且以狀申都省詔給事中王希

亮密究其事二人皆避知舉官御史中丞朱倬親而文荐里人也

於是詔與文荐外任 是日北使游天竺寺 戊午命同知樞密

院事葉義問和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劉允升假崇信軍節度使充

大金報謝使副謝其來弔祭也上亦恐金有南侵意因使義問覘

之 貢院言應博學宏詞科西安尉唐仲友合格詔與堂除仲友

充封子也 庚申左文林郎蔣芾為太學博士芾璿孫也璿之子

徵猷閣 左修職郎周必大為太學錄 翰林學士周麟之使金

國名及宣制吉日湯思退曰少保開府自元豐以來不並入衛更

取聖裁上曰封真王須帶開府儀同三司可且除使相思退曰臣

等按典禮非至親不封真王今進封則當冠以屬籍如環衛官稱

皇姪之類不知聖意如何上曰可便以為皇子此事朕志素定已

九年矣碩外庭未知爾若如此即瑗諸子亦合加恩數卿等可擬

定進呈陳康伯曰聖慮高遠豈前代帝王所可及及臣敢為天下

頌上曰更有一事如恩平郡王璩亦與少恩禮令判大宗正事置

司紹興府如此則皆定矣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郊廟

上可之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兼侍讀御史中丞朱倬

給事中王晞亮並兼侍讀 權尚書吏部侍郎沈介試中書舍人

起居郎黃中權工部侍郎 起居舍人楊邦弼守起居郎 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葉謙亨守起居舍人 辛未詔近羣臣三上表請依典故以吉服御殿朕雖勉從深惟人子之孝未能割情且服淡黃袍紅鞵帶俟期年易之 癸酉上始服淡黃袍黑犀帶御垂拱殿 宰臣湯思退等奏立皇子愬合依故事改賜名並具名乞留中奏事退御筆付三省瑗可立為皇子改名瑋令學士院降詔遂召翰林學士周麟之赴中書諭旨草詔進入 軍器少監劉克仁守兵部員外郎 權戶部侍郎即大受言淮浙鹽場諸弊乞於通貨錢內每袋留三百文就場送納帶還積欠亭戶本錢又言紹興府一歲賣鹽止及十六萬斤而衢州乃及三百萬斤婺州五百萬斤灼見人戶盡食私鹽乞嚴為禁止皆從之先是提舉官取鹽本錢為羨緡以獻而本錢遂乏因令亭戶先輸鹽而後給本又以所輸出額之鹽理為正額於是犯法者衆土軍反與私販為市諸場積鹽不售者至百萬石有奇故大受以為請 詔右迪功郎沈直清送大理寺究治先是直清求為葉義問奉使禮物官而義問已辟寶應縣主簿趙礪老偕行因拒其請直清怒揚言詆義問義問劾之故有是命既而法寺奏直清比附私罪徒勒停特送袁州編管直清西安人也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烈聖之丕基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維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瑗祖皇帝七世孫也自

幼鞠于宮闈巍然不羣聰哲端正亢于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
闡望之懿中外所稱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于
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
其以瑗為皇子仍改賜名瑋詔翰林學士周麟之所草也是日以
麟之兼權吏部尚書 丙子制以皇子為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動色中外大悅熊克小歷手詔在
從孝宗玉牒蓋甲戌降詔乙亥鎖院丙子宣麻耳熊克小曆乙亥
召學士楊椿諭以旨意鎖院甚嚴丙子詔略曰云云此蓋據陳良
祐撰椿墓誌所言而不細考之椿所草乃進封麻制爾王堂 詔
草制亦具著二人姓名克直院累年不知胡為差誤如此
許民間作樂 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

思退曰豈惟士大夫雖里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謀英斷合天
人之心如此 上又與王綸等論淮上盜賊因曰自古銷盜賊之

術無如輕徭薄賦綸曰陛下語盡之矣夫姦凶喜亂世固有之
然千萬人中無一二也其餘悉是善良徭役誠輕賦歛誠薄則民
安居樂業雖驅之為盜賊不從也昨罷榷場南北之商棄物而逃
困於道路無所得食漸至抄掠是時皆勸陛下嚴責州縣捕之陛
下非惟不殺且給之裹糧使各歸業不久遂定上曰知此道者惟
唐太宗綸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者豈虛乎哉 是日葉義問等
發行在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沈長卿與義問善至是辟為
書狀官長卿至燕而病比還卒於保州 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
言祖宗故事凡政刑紀綱禮文法度可以備討論者莫具于會要

一書捨是則漫散無統矣章得象王珪所編次止于熙寧十年自元豐以迄于今八十年間未有編次恐歲月浸遠不無漏逸臣竊見祕書省官常不下十餘人苦無暇守望令起自元豐以後討論纂述以成一代之禡典傳典無窮詔禮部祕書省條具取旨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義朝罷以殿中侍御史汪澈論其抑勒民戶請買官田也 已卯左承議郎薛良朋為國子監主簿詔滁州上供錢依濠州盱眙軍例更展免一年上優假淮民自休兵至今未嘗起稅也 三月庚辰朔戶部郎中總領淮西財賦都絜入辭言江東屯軍歲費緡錢七百萬米以石計者近七十萬科撥雖有名限期雖有日尚慮監司守貳恬不加意望將弛慢尤甚者許臣按劾黜責從之 太府少卿方師尹守尚書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沂守右司員外郎兼職如舊 辛巳祕書省校書郎史浩魏志權兼建王府教授兼恩平郡王府教授 詔自今除授館職並先召試學官依格選除議者言儒林冊府之官祖宗以來必試可而後授比年召用人材故事浸廢使州縣小吏皆有僥倖趨躡之心望特命大臣舉行召試之典事下吏禮部而權吏部尚書周麟之等言景德二年命學士邢昺等與堪充國子監直講者十人得太子洗馬張頴等試經義于學士院而命之自後考試學官即不該載止有差注學官格法故有是旨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陳正同提舉汀州太平興國宮

秘閣修撰知宣州朱翌知平江府 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
禮言本府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未償鋪戶國信等買物錢二萬九
千餘緡屢經進狀或省部投牒照應本府緣去年揀汰將兵今按
月將糧料等錢四千五百餘緡赴左藏庫送納望自三月以後截
撥上供窠名盡數當官支還所捐不多而所惠甚衆從之 兵部
尚書楊椿奉詔舉利州西路駐劄御前在部統制楊從儀右部統
制李師顏可備將帥而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富元衡
若師顏忠節尤力詔進從儀一階令樞密院籍記召師顏赴行在
自岳飛得罪而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斛計直
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者八十九萬緡至是踰二十年拘催不
已轉運判官王超言此皆出軍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即非欺盜
無所追償望悉除放從之 癸未吏部言職制令諸王開府儀同
三司立班叙位在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之下宰相湯思退奏太宗
朝宋琪乞班楚王元佐等下臣等欲依故事上表上曰祖宗典故
親王在宰相舊矣鄉等不必請建王立班叙位並依吏部所定
初淮東轉運副使魏安行既上募民力法田而准西轉運判官張
祁亦徙於近江和州無為軍補葺楊柳嘉成二圩堤岸官給牛種
使之就耕至是詔賜安行錢十萬緡後四日又賜祁本路鹽司錢
三萬緡為牛種等費然卒無成 資政殿學士新知廣州樓炤
後謚襄靖 乙酉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

遷少保太尉崇信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宏開府儀同三司二人皆以攢功之勞故有是命 尚書吏部員外郎陳俊

鄉為樞密院檢計諸房文字 丙戌尚書吏部員外郎洪邁移禮

部 丁亥左奉議郎通判平江府任盡言為京西南路轉運判官

直秘閣知撫州王秬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先是陳正同

在平江弛縱不治盡言能助之朝廷錄其勞故有是命既而盡言

乞至都堂白事自陳母老不願居邊尋命秬與盡言兩易二人在四

月丙寅 軍器監丞朱商鄉通判平江府商卿去年八月十二日有旨差措置江西米綱不知

後來如何結局日曆未見 詔臨安府在城自紹興二十一年以後官司續置

到房廊賃錢並減三分之一 戊子上策試禮部舉人劉翔等子

集英殿既而得右迪功郎許克昌為首用故事降為第二遂賜晉

江梁克家等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胡莆田人克昌襄邑

直徽猷閣知盱眙軍楊抗落職放罷御史中丞朱倬論抗私遣

監渡官郭貫之等夜渡淮為商所得金錢動以萬計故絀之 辛

卯參知政事賀允中等使金國還入見允中言敵勢必敗盟宜為

之備 壬辰池州奏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慶軍承宣使本州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卒 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選鋒軍

都統制李顯忠之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顯忠言本軍有諸

州配到罪人不少乞揀選堪披帶之人充軍將怯弱人發遣附近

州軍牢城收管從之二月戊戌行下 右朝奉郎知常州莫伯圭右朝散

大夫通判常州梁興祖並降一官放罷以戶部言去歲諸路違欠
上供諸邑窠名本州最多故也 癸巳上謂大臣曰監司郡守所
寄非輕須平日已有人望者以待有關便可除用 右正言沈
濬言權戶部侍郎邵大受病不任事詔與外任大受乞官覘後三
日以大受充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乙未樞密院建
呈有劉穎者上書陳廣中利便五事上曰所言有益于公私者皆
即行之惟結好南蠻其意不過欲誘說蕃商利其實貨朕于此等
物舉無所好何苦自擾假令設十玉觥飲酒酒味則一一觥足矣
餘安用我王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陛下了然與六經合
故能託物指諭以曉臣下上亦誦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逆人安至再三而止 太府卿李澗權尚書吏部侍郎 左朝
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普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左宣教郎通判荆南府張鎮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
武大夫忠州刺史荆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羽移京西路兼權
知郢州 丙申左武大夫荊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劉
光輔移淮南東路副總管楚州駐劄先是山東之民怨金暴虐會
歲飢東海縣民因起為盜有次首領李秀者密詣淮東副總管宋
肇納款願得歸時朝廷却之且疑其或致衝突謀者因謂其與金
結約將大興師南來乃命光輔駐楚州以為之備光輔未至秀又
遣其徒至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權州事徐宗偃求濟師宗偃諭

遣之因貽書大臣大畧謂東海飢民困其科歛苛擾嘯浪海島一
唱百和犯死求生初無能為金主蒙蔽下情不通猶未之聞若知
則偏師一至即似扶滅縱使猖獗得志必自沂密橫行山東失利
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為吾患今添置兵官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

衅宗偃江山人也

此據徐宗
偃兩紀寔

右朝奉大夫新知楚州陸廉與右

朝請郎新知滁州周淙兩易

楚州易守恐亦典
東海縣事相關

丁酉以立皇太

子命兵部尚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部侍郎宗棐告皇地祇嗣
濮王士輅告太廟安定郡王令詔告諸陵 宗正寺主簿吳曾試

太常丞 保寧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

駐御前軍馬王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金房開達州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金房都統制正名自此始 庚子敦

武郎趙益為紹興府兵馬鈐轄益普遠孫也 辛丑秘閣修撰知

池州周執羔移知饒州 詔今後臣僚重疊奏舉令吏部具名劾

奏 壬寅直秘閣知夔州程敦臨左朝散郎通判夔州郭麓典本

州兵將官四人貶秩各一等坐不救州城火為提刑司所劾也

見去年十
二月丙子 癸卯詔興州都統制吳璘每歲進羊道遠勞費可自

今罷 甲辰賜特奏名進士黃鵬舉等五百十三人同進士出身

至助教 是日以應宗子彥鬣等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樊仁遠等

十九人特奏名一人並授官有差鵬舉信州人仁遠福州人也

丙午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

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 丁未上謂知樞密院事王綸曰
璩昨日之除何如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為宗社無窮之計今日
談笑裁決略無矜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置
權場之初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二王朕育之
宮中三十年瑋始育之張婕妤璩育之皇后自張之沒后收而併
視之雖一食必均畧無等差今二王之除后意與朕合 詔建王
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以郎官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 詔
每歲遣中使賜諸將帥暑臘藥所至皆迎不無勞費自今令進院
院遞賜 四川總領所乞增印錢引一百七十萬緡以備軍費是
月許之通前後兩界為四千萬緡有奇視天聖所書數凡三十倍
明年十二月庚子所書可參考加封梁昭明太子統為英濟忠顯王

建炎要錄卷一百八十五

紹興三十年夏四月

按是月戊申朔

己酉皇孫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

史愔為蘄州防禦使右監門衛大將軍愷為貴州團練使右內率府副率惇為榮州刺史皇孫女碩人進封永嘉郡主 庚戌戶部

言左藏西庫見在錢銀止可支至明日約至月終闕錢一百二十六萬餘緡乞下權貨務場於入納到茶鹽并椿管錢銀內預借百

司諸軍七月八月分券食錢同日後來綱運應付支遣從之曆日

四月二日庚戌戶部狀左藏西庫錢銀止可約支四月三日終今刑潤附此百司諸軍券食錢每月朝廷於務場應副三十七萬緡狀稱近已預借到六月末 辛亥尚書左司員外郎方師尹專一

知預借起於何年當考 壬子秘書丞劉珙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

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壬子秘書丞劉珙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

祝公達並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詔天申鄧州縣並免排宴以上
在諒闇故也 甲寅紹興府奏以浙東提舉茶鹽司為恩平郡王

府從之 乙卯秘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教授史浩守尚書司

尚書司封員外郎兼建王府直講秘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教

授魏志為祠部員外郎兼贊讀一日浩講周禮至酒正因言膳夫

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所掌

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而世子不與焉以是

知世子之膳羞可以不會而世子之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

謝曰敢不佩服斯訓 丙辰參知政事賀允中兼權同知樞密院

事以紫義問使北也○尚書吏部員外郎劉洪秘書省校書郎王
淮並守監察御史 丁巳詔以顯仁皇后升祔禮畢親屬於后為

子行者遷三官孫行二官餘人一官於是進秩者十有四人授官

者三人諸女諸婦封夫人者九人令人三人安人五人○龍圖閣

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陞敷文閣直學士剛

中重修成都是月始畢凡周四千六百丈有畸熊克小曆載剛中
進職在去冬蓋誤

○詔恩平郡王璩恩數請給並依前宗室士儂例璩奏一行官吏

請給乞令紹興府以上供經制錢支從之璩奏乞在
乙卯日 辛酉資政

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言根括到本州民間開耕荒田七十八萬

餘畝自今年為始起理二稅計增茶鐵錢絹米草共六萬六千六

百斤貫匹石束外有荒田四十六萬餘畝據人戶自陳實無力開

耕願納入官已依條出賣仍免三年稅賦從之○右朝請大夫沈
邦直知黃州 乙丑詔自今臣僚陳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
許於都堂納劄子永為成法秘書省正字馮方劉度並為校書郎
○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則
與皇孫叙賓主而教授居賓位十朋不可王特為之加禮而位教
授於中○崇慶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從所請也○殿前司準備使喚李師顏師雄並為閤門祇候二人
皆顯忠子特錄之○初命戶部於鎮江建康別各儲米百萬斛以
備水旱助軍食其後鎮江所儲至九十五萬餘建康所儲至六十
二萬餘至是左司員外郎方師尹言戶部及漕司頗有借兌乞令
戶部措置補還從之 丙寅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推鋒
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寧守循州
凡十年 丁卯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正將郭振為催鋒
軍統制兼知循州用楊存中薦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成都府玉
局觀劉觀充敷文閣直學士觀奉祠里居屢召不至詔觀建炎初
為侍從任待制三十年廉靖自守時為老成特有是命右文殿修
撰孫告覲老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後三日不行 戊辰進士梅綰
特補將仕郎綰韋淵館客校旣自言嘗蒙顯仁皇后許以恩願故
有是命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鄂州駐劄
御前前軍統制李道為荆南府駐劄御前前軍右軍統制先是朝

廷以彈壓茶寇為詞命田師中遣道以所部五千人戍荆南府至是帥臣劉錡奏改為前軍右軍以道統之於是荆南之戍合錡所募效用為萬有一千人然猶未成軍也○右武大夫添差利州路兵馬鈐轄吳挺為利州東路駐劄御前前軍同統制用都統制姚仲請也 辛未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直祕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初顯仁皇后既掩攢宮而大理少卿張運因請建立四隅其中皆屬禁地乃撤籬寨而覽城之四隅之內有士民邱墓八百餘判太史局李繼宗謂並在國音風水形勢之間悉令批去顯謨閣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言其間形勢迫近者不可不去或地里稍遠山隴隔絕望視不見恐在陰陽家了不相干乞委太史局再行覆視如無妨礙取自聖裁詔可張運見請在何時改 墻寨作塼墻亦不見降指揮月日此據今年正月八日二月二十日檢察宮陵所狀中所云修入王師心申明正月五日甲申行下既而檢察宮陵所言紹興府續根括到墳冢通約一千餘處正月八日 丁亥太常少卿都民望時為左司諫請委太常禮官與本府官同太史局公共按規定奪奏聞庶幾攢宮大事舉合先王典禮不至專狗陰陽相罔之說正月九日戊子 乃命權太常丞吳曾偕太史局官楊彥民往視之曾言已批之冢九十二未批者八百六十四內七百四十五家相去稍遠崗隴遮映欲依宮陵故寔攢宮近例更不批移照慈禁地內有小墳四所永祐 其西北一百一穴彥民以謂依經禁地內有六所並不曾遷改 合批臣等非陰陽伎術之流禮經不載難以定奪欲望更加詳定

詔本府更切相度如係崗隴遮映稍遠處亦免批移正月二十八日

後二日檢察宮陵所又言竊本府不知經意乞令彥民等四人與

王師心同共相度指示正月三十日巳酉既又遣殿中侍御史汪澈將李

繼宗往看定之三月七日丙戌是還朝澈上奏言攢宮之地舊占百步

亦有士庶之墳在其間經今三十年無有議其非者去冬新立四

隅回還不啻二十里居民寸土尺木率入於官而今皆為禁地乃

謂其間邱墳盡合批去何前後之不相侔耶臣書生素不曉方技

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樛里子葬于渭南漢興長樂宮在

其東未央宮在其西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今七百餘穴皆在禁地

一旦悉令批去恐頓世地氣兼於人情未安乞從本朝宮陵儀制

所載民戶舊墓願遷出者聽令自陳不願遷者仍舊上從之已見

去年十一月丙午今年十月朔王師心奏準詔遷移攢宮附近士

庶墳墓倍給價直已於城下兩縣根刷無用官山許令就葬與此

差不同更當詳考○言者論廣西轉運司昨申明將攝官四十一闕差選

人小使臣其請給比攝官數倍州郡難以支吾且攝官榮進之望

乞依舊注攝官從之 壬申太常博士杜莘老守秘書丞莘老因

對又及江淮守備上曰卿每言必及此憂國深矣○議者以為川

廣荆湖每歲漕綱至行在者既入浙江即須守閘且有沮淺之患

而建康府溧陽之鄧步溧水之銀林皆有陸路止二十里乃舟楫

經從之地謂宜於此地置轉般倉兩處中間陸路舊曾門通見有

溝港可考問其所廢之由則曰宣州地高每遇水漲無以過水為

患於湖州等處臣謂只當留最高處二三里不必開通以為倉基
則般運尤易又言建康上供米自溧陽一夕而可達宜興廣德軍
上供米自四安一二日而可至湖州皆於兩浙漕司撥般運不數
日而可至誠為利便詔江東轉運司相度 癸酉詔建王歲賜公
使錢三千緡逐月均給其初除推恩合得承信郎四人令依例陳
乞○左奉議郎沈樞言新除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緣常字係父
名詔特不回避○右朝散大夫曾緯知台州令赴都堂稟議訖之
任 丁丑左朝散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言奉詔覆
視吉州應賣官田三千六百五十餘頃計直一百三十八萬餘緡
內已有人承佃一千三百七十頃計直三十一萬緡乞減價直三
分無人承佃荒田山林陂澤二千三百四十一頃計直六十萬餘
緡乞別行佑定從之議者謂魏安行虛張其數寔非可售之田應
南懲王傳之罷而不敢斥言之也事祖已見二十九年十月已卯
今年十一月辛巳王傳知建州
明年四月丁丑魏
安行罷江東漕 是月詔建王賜字元環王牒在此月
日歷不書 五月
按是月
戊寅朔 已卯御史臺檢法官張闡右正沈濬並為尚書吏部員外
郎先是濬言新除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
舜覈寔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遂罷濬言職濬求去
乃除知舒州濬補外在
是月戊子 ○左從政郎芮暕行國子正左迪功郎陳
騏為國子錄○初淮東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既至楚州因招集
叛亡是日歸明人吳臯率其黨持兵毆關北神鎮居民為之驚避

已而其黨殺之金人尋復東海縣事聞移光輔江南東路副總管

饒州駐劄

光輔移官在六月壬戌日曆不書所以此據徐宗偃兩淮紀寔修入

辛巳上書玉堂二

字賜翰林學士周麟之麟之奏依淳化故事就都堂宣示宰執仍

以石本分賜侍從館閣官從之○左從政即新紹興府府學教授

徐履右從事即陸游並為勅令所刪定官游山陰人也○太尉荆

南府劉錡兼本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領殿前都指揮使

職事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

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鎮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

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備朝廷從之荆南府江州朔

軍自此始○忠訓即趙廠趙庾並為閣門祗候二人皆密子特錄

之○詔建王府官吏各轉行一官資白身人補進武校尉○故左

太中大夫李椿年曾開各與子孫恩澤一資以吏部言寄祿皆侍

從坐責死其遺澤當取裁也○初給事中王晞亮等奉詔詳議薦

舉縣令事事祖見二十九乞以山陰等四十縣並當差卿監已上

薦舉之人京官任滿無遺闕與減二年磨勘選人到任及一年與

循資任滿無遺闕與減改官舉主一負如政績優異許監司郡守

同銜奏聞別與陞擢○癸未從之 甲申編管人前直秘閣汪名

錫死於容州 乙酉初置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一員以殿

前及步軍司兵各三千人馬軍司及新招兵各二千人隸之以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都統制戚方為江

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於此州初軍及威方除命日歷全不見但
撥官兵五千人前去江州辛卯又書殿前司奏依已降指揮差官
兵三千人前去江州步軍司奏都統制威方已差江州駐劄其闕
未差人乞差張元充本軍統制而趙姓之遺史方除江州都統在
此日今從之王曠撰楊存中神道碑云王建言荆南九江各置都
統制朝廷從之戊卒皆三衙分遣他司率汰羸弱以往王獨以全
隊精銳行按荆南朔軍乃是劉錡先募效用六千人又馬軍司遣
戍千人鄂州移屯前軍五千人既又以贛州左翼循州推鋒軍隸
之未嘗於三衙分遣循贛兵雖隸殿司其寔但遙為節制碑蓋有
所緣飾也
今不取

初直秘閣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李植以巡歷過行在言歲
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
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萬斤

此最多之數組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
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暫時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為額

事下工部至是本部言若依所乞委是數且以酌中之數五十

萬緡為額從之 戊子賜江東轉運司銀七萬兩糴大麥二十萬

斛○殿中侍御史汪澈言攢宮四隅之內良田千畝耕植盡廢非

惟可惜亦恐將來山林翁畧人迹不通為虎狼窟穴盜賊潛伏之

地乞募民承佃歲收米斛可給衛卒數百人猶有餘饒又乞做典

故命官蕪陵臺今凡攢宮公事盡以委之詔禮部太常寺議其後

紹興府按視得良田八百餘畝請以付泰寧寺捐其稅量納官租

以贍衛卒其餘皆與之得旨七月辛丑今併書之仍令會稽知縣兼帶主管

攢宮事務○初金主遣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等來賀上生辰命

權工部侍郎黃中充接伴使榮等當謝錫宴故以天暑為辭欲拜
宇下中持不可乃拜庭中○庚寅榮等過平江欲觀姑蘇臺花洲
非例也中許之此以中墓及誌國信所狀參修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同

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業義問將及境也初義問入北境
見敵已聚兵有入寇意及還密奏敵人以剋剝不恤為能以殺戮
不怨為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為如燕京已劇壯麗而修汴京
代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
又海州賊黨未盡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
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
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敵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
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
不可雜處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藉海食之利能役船戶平日自
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于江海要處分寨
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橈於舟楫之間官兵振於塘岸
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兵部尚書兼權翰
林學士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北朝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
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慮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
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
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康
伯見上言敵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

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熊克小歷載楊椿四策於紹興三十一年
參政之後而椿以是年三月蓋因陳良祐撰椿墓誌書此事於除
已罷鎮江都統則非執政後所上明矣詳考良祐所書有云三十
一年拜參知政事未幾朝廷再遣樞臣葉公義問報聘歸言金已
聚兵境上公語左僕射陳康伯云云則椿所議是在此時而良祐
誤記之也又按康伯比時為右僕射而左
相乃湯思退不知何以全不與聞當考
○殿中侍御史汪澈亦

條陳利害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

靖康之變可為龜鑑今舊將自和好以來各擁重兵高爵厚祿坐

而寵榮養成驕志朝廷宜有以攝其心服其氣戰士以伎藝田易

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及逃仁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

使有鬪心而樂為用文武職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要

人則悟其無有當務選寔才不宜泥資格視代閱緩急非有益議

者謂三者皆當今急務也子厚既去而曾布李清臣之紹述自若

也主和誤國固檜之罪今檜死矣改圖可也而當國者執政如初

是一檜死而一檜復生也紹興末年逆亮新立營汴久矣湯思退

沈該之徒豈不其用心是即秦檜之志特恐和議敗則張浚之徒進

而已復退此其用心是即秦檜之志特恐和議敗則張浚之徒進

為狂且加竄斥至紹興二十九年孫道夫使金回言金將來蒙於

我未幾黃中再使回又言金治汴兵矣不數日可至淮上而時宰

且詰之曰沈少監歸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而不之信王綸阿附

妄年鄰國恭順和好無他而湯思退遽而稱賀此正趙子砥所謂

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欽兵以待和也及至葉義問使還見金已

聚兵有人寇意於是右僕射陳康伯言敵謂我和滋久兵備弛其

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策而遣將命即始皇皇馬吁二十
年講和之久張浚岳飛往矣解潛吳玠死不復生劉錡顯忠擯不
復用意其類販廢棄之餘無復英銳果敢之氣而一日分屯列戍
四川則有王剛中襄陽則有吳拱江淮則有劉錡海道則有李寶
蜀則有吳麟姚仲王彥江則有戚方王權李顯忠雲合響應氣勢
翕張則知人心忠義雖更秦檜銷鑠之餘而亦不能使之民逸也
○是日大雨於潛臨安二邑山水暴至夜安吉縣洪水作居民屋

廬多壞人死者甚衆後四日詔轉運司賬卹之其田決為溪者蠲其稅 壬辰太常丞吳曾特降一官先是曾奉詔與太史局丞楊彥民等按行攢官地彥民等妄乞批去民間冢墓曾依隨奏聞故絀之 癸巳左奉議郎任文薦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修武郎姚公興為右武郎公興仲子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監登聞鼓院王直中奴事丁禕嘗知金壇縣疆取士人家盡古

罷以奉王贖詔放罷○北使之過淮浙州縣也居人皆闔戶不出使者以為言國信所奏其事詔尚書省行下並毋得閉門趙姓之興三十一年五月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也自入境有克悍之狀過平江秀州舟中以弓矢射夾岸居人官司莫敢誰何但報告居人闔戶而已不知即此年事姓之誤擊之明年或自是而事也姑付此當考○身人林觀特補承信郎

時海賊陳演添等掠高雷境上觀為所執既而殺演添及其黨聚被掠者九十餘人歸南恩州故有是旨 乙未直祕閣新京西轉運判官王矩知江州上以江州新成大軍兵民雜處故選矩守之○左朝散郎知隋州蔣汝賢為京西南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

常平公事 丙申金國賀生辰使輔國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副使中大夫太子右諭德張忠輔入見自休兵以後北使見紫宸殿設黃麾伏千五百有六人至是以未純吉不設伏既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侍燕榮等望見聳然曰此為建王邪竟夕不敢

仰視 戊戌天申節百官及北使上壽以顯仁皇后喪制未終不用樂初上以在諫閣欲不受禮而羣臣授景祐故事請之榮行復

命黃中送伴還言敵日繕兵不已且其重兵皆已南下宜有以待之 庚子右迪功郎勅令所刑定官王秬特改右承務郎今後省召試秬以薦對故有是命既而秬言朝廷久無此例力辭乃以為樞密院編修官秬除祕編在六月癸酉 辛丑祕閣修撰知明州張偁提舉

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壬寅特進沈該落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明州仍令該疾速便道之任 癸卯左中大夫湯鵬舉落致

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甲辰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

乙巳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戚方入辭上諭以淮西民兵

事見三十九年十二月 方乃遣官籍以教之自蘄州始而蘄州守臣以為

不便奏罷之遂止 丙午寧武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吳蓋為太

尉 六月丁未朔戊申宰執奏殿前司申明州水軍內福建秋蘆

延詳兩寨效用軍二年一替今到軍年餘方知紀律欲候滿日更

留一年上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二年一替軍人望之久矣今將

及期而改是上失信而下失望也遂令更戍如期 務給降諸軍

見錢公據關子三百萬緡為楮幣張本淮東總領所四十萬緡淮

西湖廣總領所各百二十萬緡平江府宣州各十萬緡淮西湖廣

總領所各百二十萬緡平江府宣州各十萬緡聽商人以錢銀中

半請買○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主管台崇道觀李邦獻特降一

官邦獻在江西舉吉州軍事推官郭珣瑜改官溢格為吏部侍郎

洪遵所劾故有是命。右通議大夫林乂卒詔特與恩澤一資用

吏部請也。日歷於正月四日辛巳先書吏部取旨與入遺表恩澤而乃於六月三日庚戌方立傳必有一詔或可移此併曾開李椿年與恩澤兼書之。壬子監察御史王淮守右正言。忠訓即戚世

傑成忠即戚世顯並為閣門祇候二人皆方之子也。甲寅左奉

議即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任盡言與宮觀以御史中丞

朱倬論其託詞攘闕也。事見今年三月丁亥乙卯殿中侍御史汪澈言通

判平江府劉敏求嘗自言年一百八歲設或妄誕亦不下八九十

宜優與祠祿裨之就閒詔敏求與宮觀理作自陳丙辰右武郎

兵掖為右武大夫掖挺兄用其父璘所遷官回授也己未直敷

文閣知揚州魏安行為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左武大夫武康軍

承宣使權知廬州劉綱移知揚州。直祕閣知蔣州龔濤知廬州

。右朝奉郎淮南西路轉運判官張祚直祕閣辛酉昭信軍節度

使領閤門事曹勛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壬戌三司申明逃亡

軍人首身之限上謂宰執曰朕始見此法未深曉其意使出人主

一時恩宥人猶不測著為定法是教之逃也因顧王綸曰卿解之

否蓋不始此即此曹聚而為盜始知祖宗用意深遠。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陳俊卿為監察御史。左朝散郎知慶州葉顥移知

常州。敦武郎監盱眙軍淮河渡郭貫之為兩浙西路兵馬都監

。忠翊郎夏俊監盱眙軍淮河渡。此本不必書為欲見夏俊取泗州事始俊被差月日不見於日

曆因郭貫之。賜江州都統制戚方軍中錢二十萬緡銀布各五

萬匹兩為田易本癸亥少傅瀘川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榮國

公錢忱遷少師仍舊節致仕給真俸忱仁祖之甥再世位將相子
子登從列孫女為皇孫愔婦故恩數視戚里特優焉 乙丑閤門
祇候劉士元為武林郎士元實之子也 丙寅上謂宰執曰歲方
六月禾稼未登聞已催民間積欠可令諸路轉運司徧下州縣候
秋成日催理庶幾民不告乏湯思退曰陛下恤民一至於此天下
幸甚○處州麗水縣童子楊富老七歲喪父哀慕不已夜則露卧
冢前不避雨雪州上其事于朝詔賜束帛 丁卯國子監主簿薛
良朋為御史臺檢法官兼主簿○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兩浙西路
馬步軍副都總管張掄知閤門事 戊辰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
原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直祕閣知眉州計有功為利州路轉
運判官 己巳左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董仲
永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 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充資政殿大
學士知福州綸引疾求去故有是命辛未戶部奏下湖廣總領所
取撥江西折帛經總制錢各二十萬緡廣東湖南經總制錢各五
萬緡江州轉般倉取撥椿管江西上供米六萬石並充江州戍軍
支用從之仍令湖廣總領所遣屬官一員往江州應副 折帛錢及
米三萬石
乃五月辛卯科 壬申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利州西路駐劄
御前中軍統制李師顏知夔州師顏初用楊椿薦召還未至而有
是命○降授左中大夫沈調復左太中大夫以期叙也○故太尉
武泰軍節度使郭仲荀贈開府儀同三司仲荀夢十五年矣至是

其孫成忠即永茂投匭自訴故錄之 癸酉朔衛大夫忠州防禦

使吳琦知巴州 丙子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魏志卒

秋七月按是月戊寅詔遣明州水軍三百人戍崑山縣黃魚梁

巡捕漕船作過歲一易初命鎮江軍中遣戍而都統制劉寶不奉

故更發馬此據實 左武大夫武康軍承宣使新知揚州劉綱卒

已卯上謂輔臣曰劉綱在淮西團結民社措置有方未到揚州

聞已物故深可傷憫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對曰臣採之衆論有

許世安可以代之臣近招與語其人病體已安議論通曉必可倚

仗上曰世安老将與成閔王權等輩向甚立功頗得淮南人情且

除淮東總管因令權知揚州觀其措置民社事然後用之尋賜綱

家銀帛二百匹兩 辛巳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添差淮南東路

馬步軍副都總管揚州駐劄 壬午尚書禮部員外郎洪邁兼國

史院編修官 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俱並復所貶秩

乙酉詔諸路禁兵以其半教習弓弩令帥臣春秋遣將官巡行按

試 右承議郎知通化軍康杉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武

顯大夫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權知荆門軍魏震移知鼎州 右

朝奉郎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稅務莫濛知通化軍 降授左朝

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姚岳知荆門軍 丁亥初立大理少卿拘

催贓罰錢減年格舊贓罰錢旬輸左藏庫至是少卿張運視事數

月所輸至二十萬緡言者乞比附諸州守貳起發無額錢例推恩

故有是旨。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權尚書戶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黃仁榮陞直敷文閣知臨安府。給事中王晞亮與外任以殿中侍御史汪澈劾其素無廉耻在瑣闥踰年無所封駁故也。晞亮乞宮觀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庚寅直祕閣知鎮江府鄭作肅主管台州崇道觀作肅與劉寶不叶自請之也。直祕閣知衢州趙公侑知鎮江府。右承議郎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葉林罷林著子也。中書舍人沈介言林乃蔡京外孫雖陛下天覆地載推罪不相及之恩亦豈可使之官於天朝遂罷其命。壬辰尚書左司郎中方師尹罷師尹兼點檢贍軍激賞酒庫奏辟右宣教郎新知海鹽縣何侑寺三人為監庫官侑寺皆新改京秩右正言王淮以其不當辟奏劾之且論師尹奮由武弁素無廉聲於是師尹與三人皆罷。癸巳直祕閣徐度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直敷文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傑陞直顯謨閣。詔太常博士朱熙載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儀鳳左奉議郎新知巢縣許必勝並召試館職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必勝乃張常先之客遂罷之其後熙載儀鳳皆以久去場屋辭乃以儀鳳為國子監丞。儀鳳除監丞在八月己巳甲午右中散大夫成都府提點刑獄公事王弗直祕閣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收公事。直敷文閣知舒州王珪主管台州崇道觀珪初除福建路提刑而中書舍人沈介論珪項在紹興與曹泳為詩酒之游薦之秦檜召攝宰事檜

死泳逐珪失所恃巧入湯鵬舉濫陞御史逮鵬舉之逐陰令其子與珪交通將有所誣陷賴聖明洞照亟有奉常之除其謀遂寢珪不自安方且引去出守龍舒政績無聞乃有是命

日歷王珪罷閏憲於三十年七月十八日已丑兩書之蓋重疊差誤也

乙未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

書周麟之言曰臣聞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竊見吏部

續降申明條冊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修法官

有所畏忌至與成法並立條目不與成法同今遂與成法並行以理推之誠為未允望令諸選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指揮令勅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淆從之。威武軍承宣使

新江南西路馬步軍總管張淵移淮南西路副都總管兼權知舒州。左朝散郎新知舒州沈濬移知徽州 丁酉權戶部侍郎錢

端禮專一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戊戌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

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為兩淮形勢在今危

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隋郢通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

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咸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

則龍舒無為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

與馬師成閔則真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

兵以托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

屯諸將臣欲飭兵擇地險要廣施預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淫

怠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用簽軍簽軍本吾民也其肯為敵效死

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敵今
歲未動乞以江淮一帶遴選武臣為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
使募人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
入壁勿追使之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御史中丞兼
侍講朱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侍讀兼權吏部尚
書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庚子初令純州平江縣民戶結保打

量寔耕田畝赴官自陳每畝輸稅米二升四合仍置砧基簿有不
寔許告賞始用羅孝芬奏也。孝芬所奏在二
十八年正月。權工部侍郎黃中

言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
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工部每季輪差官
一員檢察未又云不報蓋不考之日曆也。左朝議大夫知黃州

范滂移知池州。辛丑浙西諸司言右通直郎知鹽官縣胡堅常

治狀為一路之最詔特轉一官俟任滿日取旨陞擢堅常晉陵人
也。左迪功郎太學博士鄭聞為左承奉郎聞以大臣薦對故有

是命。成忠郎殿前司準備使喚都遇為閤門祗候添差東南第

二副將廬州駐劄以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敷文閣

侍制陳正同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趨言其智謀才力可率士衆

也。壬寅詔常寺悉以行在職事官侍祠勿用兩銓在選者用禮

部員外郎洪邁奏也國家自近歲大祀五十有五中祀四小祀十

有四云。癸卯詔以郡守多闕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嘗任通判

治狀顯著者二人又趣即官以上依新制舉縣令。左朝請大夫淮南轉運副使董將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疾自請也。初漳州羣寇數十人犯興國軍城下白晝殺掠官軍不能拒土人免解進士吳堯獻率家丁捕斬之殿中侍御史汪澈言于朝下帥臣覈寔至是以堯獻為佑迪功郎 甲辰詔戶部科降銀錢一百二十五萬緡令兩浙江湖六路轉運司置場市軍儲通去年已糶之數揆為三百萬石 是月加封伍員為忠壯英烈威顯王 八月丙午朔日 丁未仁壽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吳榮穆王女有食之也 戊申權禮部侍郎宋棐等言季秋大饗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緣祖宗以來屢行大饗明堂而所設從祀不同今若依皇祐廣設從祀竊慮其禮稍煩在孝饗疑若未專若依元豐悉罷從祀復慮其禮稍略在昭報疑若未稱今欲依熙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百神從祀之位屢幾繁簡適當得禮之中從之。資政殿學士新知福州王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建炎要錄卷

庚戌言者論諸軍揀汰多不寔上以問宰執朱倬曰近來諸軍招
填難揀汰甚易上曰老病不堪帶甲在軍蠶食則揀汰之今皆緣
請托以求脫去員數猥多坐食諸郡無以贍之其間又有武藝精
而尚堪用者亦可惜乃詔委總領所保明樞密院審寔之。直顯
謨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
馬錢糧先是之望與續曆皆為臺諫所薦而葉義問又於上前力
稱之望之才遂召赴行在或忌之乃有是除 辛亥詔內侍吳因
於左藏庫取錢九十千充九月十七日淵聖皇后生辰齋千佛等
使用此事本不須書以自建炎以來未見淵聖皇后典禮故表出之。左朝請郎強友諒知蔣州

友諒淵明子也

淵明錢塘人故資政殿學士

。武功大夫知濠州劉光時領英

州刺史

壬子詔自今州縣官犯入已贓及用刑慘酷令刑部具

失按察官姓名申尚書取旨即有隱蔽令御史劾之。右朝請大

夫荆湖北轉運判官王趨為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

刑獄公事。罷盱眙軍榷場給商人關子牌號仍舊印臂及給甲

帖二事皆前守臣揚抗所初言者以為阻節客貨故也 癸丑左

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賀允中特轉一官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允

中使北還言敵勢必背盟宜為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乃有

是命。祕閣修撰知平平府朱翌知饒州周執羔並復敷文閣侍

制厄直龍圖閣知太平州周葵直龍圖閣知宣州凌景夏並充集

英殿修撰。左朝散郎知信州徐林充祕閣修撰 左宣教郎李

浩為太常主簿。端明殿學士致仕折彥質薨于潭州 甲寅復

以四川當起經總制錢五十萬緡賜總領所為增招軍兵之用成都

府路十二萬潼川六萬利路九萬夔路三萬此據總領所財賦冊

。起居舍人葉謙亨知撫州謙

亨本湯思退所薦至是以他執政亟稱之思退疑焉故出之。少

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上故左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

朔寧府孫翊及其子武德大夫嵐石路統制軍馬昂死節狀于朝

詔贈翊昭信軍承宣使昂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以其事付史館

丙辰上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以用在人不在車南北

異宜木性亦異如大舟以荔枝木為棹北方絕無而造車多用榆

木南方亦少况江湖沮如之地雖有車騎何所用卿更宜精思湯
思退曰謹遵聖訓。直顯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
倓乞以私販敗護之人配隸諸軍無使放縱上曰私販之禁非不
第官司奉行失信耳朕聞私販多以大風雨夜用小舟破巨浪潛
行搬置巡尉素不諳熟豈肯冒不測之淵以冀賞給哉使所捕者
皆此等輩當賞不踰時以示之信若其圖升合之利以為恬亦可
恕也戶部乞申嚴徒配舊法行下上從之。尚書右僕射提舉詳
定一司勅令陳康伯上叅附吏部勅令格式七十卷刑名疑難斷
例二十二卷翌日上謂輔臣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
所遵承今當一切以三尺從事不可復令引例若更精擇長貳銓
曹其清矣。殿中侍御史汪澈守侍御史監察御史陳俊卿為殿
中侍御史秘書省著作佐郎陳之茂為監察御史。權尚書禮部
侍郎朱棻充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戶部奏歲撥利州路經總
制錢十萬緡江西茶引二十萬緡通六月辛未所科為八十萬緡
以備江州屯軍之用從之。丁巳尚書吏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
洪遵為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中書舍人沈介試吏部侍郎
。宗正少卿金安節權禮部侍郎。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員外
郎虞允文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權尚書刑部侍郎黃祖
舜兼權一事中。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樞密都承旨。降授
右朝散大夫王珏復所降一官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

洪遵汪澈奉詔薦珏可任郡守又言珏兩為漕臣民歌其政直州之罷人以為冤而遵所薦尤力故復用之 己未言者奏國家因陳亨伯建議始立經總制錢多出於酒稅頭子牙契錢分隸歲之所入半於常賦自紹興六年因李朝正上言專委通判既許自專因得盡力於是歲之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無何議者妄有申請始命知通同掌通判厯于長官之勢恣其侵用迄今九載歲虧二百餘萬緡望復委通判拘督從之。詔故左奉議郎吳元美特與一子下州文學以列曹尚書侍郎楊椿等八人言其操履端方學問深博得罪故相已死乞錄之也 辛酉湖廣總領所言昨降一合同錢關子三十萬緡賣錢椿管今已踰歲所賣僅二萬緡乞支末茶長短引稅易從之 壬戌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為左金紫光祿大夫。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詳定一司勅令陳康伯為左政議大夫皆以進書恩也 甲子右朝奉大夫陳良翰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既而侍御史汪澈言良翰頃居棘寺阿附秦檜戕害良善持節江東公行賄賂其妻內通關節人謂之女提刑使居遠方氏何所愬遂寢其命良翰放罷在十一月丁丑。初資政殿學士張燾為吏部尚書奉詔舉修武郎兩浙西路兵馬都監武鉅可充將帥至是進呈上問鉅知書否湯思退曰鉅議過人深達文義上曰武臣若知書方曉民事可令籍記俟邊郡有闕則命之 乙丑皇叔復州

防禦使士周為宜州觀察使士周仲儻子以積閥遷也。左宣教
郎莫濟充諸王公大小學教授。丙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賀允
中入辭。宗正丞趙離為尚書駕部員外郎。戊辰詔諸路犯罪
合編管人不得配隸行在五百里州軍用祕閣修撰知信州徐林
請也。庚午大理寺丞蔡洸面對論猾吏擾民之弊詔趣諸路監
司裁定吏額來上違者令戶部劾之。辛未皇叔安慶軍承宣使
同知大宗正士銜為安德軍節度使。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
都總管兼權安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謀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
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祖禮告急
于朝廷。此據徐宗偃先是金主亮命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
德溫計女真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
萬以其年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以一阿里喜副之
又簽中原漢兒勃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
簽外令吏部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
簽軍使每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為二十七
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部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
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懷正會寧人
也。此以宋登金亮本末張棣正隆事迹叅修但棣稱至十月宣差
始定今從登所記聯書之范成大攬轡錄稱高懷正大定人大
定即會一寧也。左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孟處義移知衢州
癸酉祕書省校書郎馮方兼國史院編修官

建炎要錄卷一百八十六

紹興三十年九月丙子朔直敷文閣知閬州王濯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用臺諫前薦也

丁丑左從事郎鄭升之行太學錄升之為台州軍事推官未上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薦其才召對改京秩而升之以未歷考任固辭乃有是命 右迪功郎新廣西南路提舉鹽事司幹辦公事李鼎臣言廣西買馬歲額增損無定沈晦為帥一年所買至三千匹今率不及二千匹若欲買千騎且以中價計之亦不下十餘萬緡况皆本路諸州上供錢買銀每兩三四千其折與蠻夷每兩二千而已折閱太甚伏見廉州白石塲歲額賣鹽六百萬斤已自有餘而

雷化諸州運赴白石塲積而不售者尤衆願令帥司同鹽司相度般運於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為有用也詔兩司疾速措置

十一月辛巳上云言鹽博馬利便十二月二十八日鼎臣請辟海外四州守臣繫此銜熊克小曆載此事止云言者蓋不詳考也

武德郎福建安撫司水軍統領鄭慶為武義大夫以本路帥司

言慶任統領十八年防托海道無虞故也

戊寅直數文閣知臨安府黃仁榮以母憂去官

己卯權尚書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知臨安府 長寧軍言夷官

武經大夫西南蕃都大巡檢使落邛身亡乞以其子判孺承襲詔以落邛為武畧郎充都大巡檢使仍以鹽綵賜之 戶部言大軍

歲用馬料今江浙諸路和糴米多乞令逐路轉運司以上供米增折馬料舊米一斛折納料二斛至是令兩浙路增二十萬斛江東

西各增十六萬斛內平江鎮江建康府鄂州各十萬荆南府六萬宣池州各二萬從之

庚辰太常少卿都民望卒以嘗任諫官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聞揚州告急事見八月壬寅自高郵以驛書

遺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飽諳規邏者之情偽密院三衙沿江

諸將所遣固不一矣要皆取辨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

不過入于泗自山陽者不過至于漣水采聽髣髴信實蔑然且若

東海之人止緣飢民困於暴斂一唱百和犯死求生而侯者闕然

有與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向之說遂至重煩朝廷憂顧

宗偃獨以為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自六月以來日聞僉軍聚糧修京除道敷斂金帛營造舟船添立砦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矣既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造祕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考信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戎主已遷于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于朝廷人情恟懼宗偃亦以為不然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丹犯京闕存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計之詭也伏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或為牧放添增防托遣數萬人散處要害以候俟之若都梁太逼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逼則屯寶應又若合肥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具命大臣護之以為緩急調發揀應之用則胡騎猝來吾蓋有以待之矣若信覘邏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於中興之世也切聞朝廷防慮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於海道可謂親切然楚州鹽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料角之上可為藩籬若屯以千百人假以一二十舟障蔽其前則料角決可力守且與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伏惟特賜采擇

辛巳右諫議大夫何溥權工部侍郎黃中並魚侍講

壬午右正言王淮言兩淮間多私相貿易之弊如茶牛及錢寶三

者國家利源所在而皆巧立收稅肆行莫禁茶於蔣州私渡貨與北客者既多而榷場通貨之茶少矣牛於鄭莊私渡每歲春秋三網至七八萬頭所收稅錢固無幾矣若錢寶則有甚焉蓋對境例用短錢南客以一緡過淮則為數緡之用况公然收貫頭錢而過淮者日數十人其透漏可槩見矣帥憲通知相與掩蔽望詔多方措置草去宿弊從之淮金華人師心猶子也左承議郎知道州季南壽

言本州在湖南最為小郡地不過六百里民不滿四萬戶舟車不至商賈不通其民朴野惟農桑作業米一升八錢絲一兩百二十衣食之餘質錢輸稅僅足者無幾民之窮乏莫甚此邦而大禮錢科取重舊額每椿管二萬九千餘緡自紹興十年以後增至五萬三千餘緡諸縣白撰名色漁奪民財莫不嗟怨今以鄰州較之衡州稅米十五萬斛所科大禮錢三萬五千餘緡郴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所科九千六百餘緡本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視衡州不及六分之一而大禮錢幾倍之其為不均莫甚於此詔本路轉運常平司以本州稅米數目比較鄰州減定自今毋得增科○右朝散郎知楚州周濬移知盱眙軍 右朝請大夫新知黃州沈邦直移知楚州

癸未右朝請大夫新知復州吳順之移知靖州 武德郎知石泉軍董誠移知復州誠劉子子壻也先是李文會王剛中王之望王弗及夔州路提舉官王适皆舉誠可備邊帥上曰五人皆薦可見

其公乃與邊郡仍令籍記以備他時選用 江州駐劄御前諸軍
都統制戚方乞戰馬詔以蜀馬八百與之

甲申百官入朝罷舞蹈以近顯仁皇后小祥故也

丁亥詔申嚴銷金銅器之禁時行在之人復有鬻二物於市者論
者以為貴近導之乃令官司嚴切覺察 左朝請大夫福建提點
刑獄公事梁仲敏行監察御史 侍御史汪澈言吏部員外郎祝
公達狡狠躁競凡銓曹之事憎然不曉刑部郎中黃子溥闖茸鄙
俗務為刻薄貪賄徇私詔並罷 帶御器械李寶為淮南西路馬
步軍副總管兼權知黃州 初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著令諸休務
假一歲之間百司七十有七日天下之務萃於朝廷非百司比而
比年朝廷假故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為例不入省
者乞檢照祖宗典故裁定仍令吏兩曹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
積事下給舍

戊子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黃祖舜等言乞今後宰執過局觀
書及為北使除館皆以食後即宰執初除授告正恭謝惟本廳不
入堂諸廳皆入上元止賜告一日應歇泊賜假遇休務者不別理
其吏戶兩部官候他司出局畢然後出局從之

己丑左朝奉郎知婺州章廈與在外宮觀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
廈以佞邪持媚寵之術致身政地饗竊過當其在言路專與大臣
為支黨濟其喜怒以害善良今典名藩偃然以前執政自大漫不

省事民無所訐故有是命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淮南西路
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李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
駐劄兼副提督海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萬人詔平
江守臣朱翌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道者副之寶先除
知黃州未行乃有是命尋以解帶恩陞宣州觀察使寶乞於沿江
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

官兵曹洋等五十人自隸皆從之 馮忠嘉海道記云紹興庚辰金
主亮謀入寇大治舟師高宗欲
陰從海道徑襲浙江謀者得其實以聞上召宰臣問以備禦策方
細繹未及對上遽曰卿等無先定謀耶朕自議和之始建今二十
年寢食不忘此敵故練兵擇將修車馬輯船艦江淮荆蜀備已全
具此卿等所共知惟是海道朕亦有所顧衆意何如耳宰臣
再拜懇請上曰帶御器械李寶往嘗陷敵自援身循海道未歸召
對慰無詞以此中事歷歷如數一二且其器局方重出語忠壯以

觀范如圭卒

壬辰右朝請大夫新知楚州沈邦直復知黃州 右朝奉大夫新
知郴州王彥融知楚州彥融家子也

癸巳以顯仁皇后小祥前一日輔臣及待制觀察使宗室遙郡防
禦使已上入奠于慈寧殿

甲午小祥上行祭奠之禮百官常服黑帶行香畢詣文德殿門進
名奉慰退行香于僊林普濟寺

丙申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言自罷宣撫司背鬼一軍發赴行在欲補置二千人仍以制勝軍為名詔許旋招武勇效用勝提吐渾共一千人為之

丁酉罷內侍省以其事歸入內內侍省

日歷但於十月戊午書內省條具前省併廢事件今

依會要仍書併廢之日

臨安府言今年收養乞丐提舉常平司已撥到米

二萬七千餘石別無可用之錢戶部乞於常平司取撥浙西諸州

未起坊場七分寬剩錢十二萬緡應副從之

存此以見歲給貧人錢米數

戊戌宰執請上御吉服上曰朕本欲終三年之喪卿等既以故事有請須改朔而後可感愴久之

己亥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言顯仁皇后小祥乞用崇寧故事孟冬行親享景靈宮之禮從之

庚子敦武郎權閣門看班祇候曾覲為建王府內知客

壬寅太學錄周义大太學正程大昌並為祕書省正字以學士院召試合格也館職復故事召試自此始上覽义大策大善之諭輔

臣他日當令掌制大昌休寧人也

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面對

言臣聞道路洶洶咸謂敵情叵測有巢穴汴都窺伺江淮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然議者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謀國之術亦踈且殆矣自建炎至今敵未嘗不內相殘賊一首覽一首出岫嘗為中國利要在所

以自備者如何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出孰能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間西夏叛命用韓琦范仲淹有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元昊臣服皇祐中富弼文彥博並相縉紳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邪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內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詞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者今反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為郎以泯沒其身內為讒邪之所媚疾外為蠻夷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以無西顧憂矣猛虎在山黎藿為之不採有國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十朋又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又人主攬權之弊唐自中宗權移房閻明皇親平內難懲尊妻驕主之禍挈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急於聽斷內則移於姦臣外則移於藩鎮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成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

收之於此矣然君臣偷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權歸閹寺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適有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重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內亂形於外臣竊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有也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國用日蹙私室愈富三家弱魯田氏盜齊殆不過此夫樞密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其子弟親戚咸居清要臺諫論列朝廷必委曲覆護俾其言卒不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闕語笑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縛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溫造正衙抨劾祐自謂膽落於溫御史今臺練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至若清資橫加於噲伍高爵濫及於鑿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不減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上結

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陛下自
摠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竄逐猾闖天下尤服英斷惟此數事臣
所謂得此失彼者可不深懲痛革之臣願陛下慨然發憤斷自宸
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監漢唐而斥近習懲齊魯而抑強臣
不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自秦檜扼塞言路士風浸衰及
上總攬萬幾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嘿至是十朋
與校書郎馮方正字胡憲查籥太常寺簿李浩始因轉對有所開
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為五賢詩以述其事焉 吏部侍郎沈介
上封事曰臣竊惟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為急顧今大患有二
一曰國論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三曰患不去雖備敵將有所不可
也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也守也征固力所
未能和則理難必恃亦守而已今邊候之書若有所聞則廟堂之
上焦然以為憂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欣然忘其憂矣臣
願陛下與大臣斷為一定之論必專為守無復異論又必一一而
講之曰地孰為要可以宿兵將孰為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陳糧謹
於庾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
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何謂威令不行曩
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
威令者也屬者朝廷命取劉寶軍二百以為黃魚塼之用訖不稟
承而三者莫可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衙之卒文符既下

却而不視顧乃私還之而樞密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
號召以為指臂之用詎可得乎臣願陛下明諭大臣無多為令無
輕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
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日
御將二日訓兵三日先聲以奪敵人之心四曰弃瑕以用度外之
士臣聞之善御將莫若高祖今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材豈可同
年而語而實齒公台握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彼其
至此果何道耶不過掠軍士之廩以利其羸說尺籍之數以私其
祿既富矣於是為市寵媚竈之術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為之
叢彙以利其貨為之遊談以久其權士大夫平昔號為鯁亮者歎
息而已未有敢昌言於朝者豈其陰謀固結卒不可破必勝而後
已為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異之獻自然畏威聽
命若謀之左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得乎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
校各分以兵大則滿千小則數百使之訓練才之能否將不可捨
自通和之後訓兵之政漸弛今之諸將運土木以為技巧豈復使
之執兵操其羸以行貨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習戰緩急有用
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言哉臣願陛下萬
幾之暇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閱
武為事召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之能給以軍兵量其
才而多寡之賦之以藝責之以日月而訓齊之軍為幾校校習何

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而嚴其誅賞不過一歲不患不為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况守備乎邇者敵人驅數百萬之夫為城汴之後觀其舉措甚異臣謂及其未徙也為計以奪之氣建康北距長江古為都邑謂宜急下明詔為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先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強能不疑乎一二年間我備修矣國家承平日久崇尚禮義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論不容顧於今日之用似未盡也朝廷之上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何以膺其選若理財穀治郡縣臨邊鄙校軍旅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願陛下責大臣以求才論臺諫以使過如此則實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四策既行而勿奪於羣臣勿移於左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身則社稷之危庶乎可安矣

介所上疏未得其日按疏中論諸軍承受

效布衣上書以自誇耀則必介除吏部侍郎之後未罷諸軍承受之前也故參兩附九月末介遷吏部在八月十二日丁巳罷諸軍

承受在十二月二日丙午

冬十月乙巳朔上始純吉服

丙午詔文武官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即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惟親王使相請假則立西班又詔罷內侍官承受諸軍奏報文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奏司投進內三衙管軍仍許上殿先是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以官三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官使相並班知樞密院事上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轉對論其不可因及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等事起居舍人兼權中

書舍人虞允文亦論此曹交通賄賂且浸如石顯之比於是知樞
密院事葉義問言三衙本隸密院祖宗舊制不許接坐所以正名
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
乞各為班著故有是命 是日宰執進呈上曰今之承受即祖宗
朝走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前此亦嘗降詔戒約意謂空言不
若以實事示之故前此屢却諸將貢獻此事朕無固必遂批旨行

下按紹興十一年五月丙辰己罷三宣撫司承受文字官者不知
何時復置當考存中明年二月甲寅罷殿嚴

侍御史汪澈言楚州等處有捕獲軍士盜販箭幹甲葉往外境
者問其故云以軍中裒斂無藝不得已而為是可謂借寇兵矣乞
自今有係軍士即同兵器解赴樞密院根究來歷重行遣仍將透
漏去處郡守鑄降官資從之 言者論近屢有詔趣郎官以上舉
縣令而四十大縣類差兩政闕旨數年人情豈肯舍近而就遠辭
易而圖難况朝廷急於恤民若不可朝夕而用人之實乃在於數
年之後又何以仰副陛下憂念元元之意望自今縣令未及考而
因事罷去者並從朝廷以所薦官填闕俟其滿秩即令吏部已差
下人交承且使四方之民知朝廷不專為四十縣擇官亦所以廣
德意於天下也從之

丁未起居舍人虞允文為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孟思恭副之
允文仍避金太祖諱權改名允文至金廷與館客者偕射一發中
的君臣驚異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充賀大金生辰使武

功大夫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蘇紳副之 尚書吏部郎中張闡
為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 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
郎珙前在銓曹時若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
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
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悅為珙本朱倬所薦
倬執政珙引嫌求去於是復有是命 感德軍承宣使致仕梁邦
彥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賜諡清節 右諫議大夫何溥言鎮江府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起於行伍初無勞績狼戾少恩其在
鎮江貪暴益甚號令不能服衆致其縱弛剝剝居民無所不至如
頃歲奪陳楠家財汙辱其婦女州郡不敢捕有鶴林寺僧遭劫來
訴寶斥去之曰汝輩但願常如今日太平無事寶之軍律大抵如
此日者其子除閣門祇候守臣鄭作肅往賀之寶曰我費錢三萬
緡得此何足賀比朝廷調兵二百人往黃魚埭防海寶聲色俱厲
終不肯差朝廷莫敢誰何事見今年七月己卯其慢上如此侵漁百姓凌駕
府縣詭名虛籍率多冒請房廊間架幾半於浙西田畝馬牛殆遍
於淮上凡曰商販靡所不為凡曰利源靡所不奪諸軍月有食錢
總司多給關子寶盡留之以償借貸雖油鹽茶菜之微亦皆抑配
人人憤怒怨氣滿腹其剝下如此朝廷方講備邊之策正賴諸將
協力鼓作士氣而寶之所為中外切齒其勢必將至於跋扈望明
詔中外聲其慢上剝下之實竄之遠方別選賢將撫養士卒革去

軍中回易培克之習庶幾人人感恩樂為國用

戊申詔太尉知荆南府充本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赴行在奏事以荆南駐劄前軍右軍統制李道兼權都統制朝廷將以錡代劉寶掌軍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劉允升落階官為蘄州防禦使允升嘗副葉義問出使用戚里恩特遷之 右從政郎主管淮東榷場趙湑罷湑嘗從泗州守臣貸買石綠錢千餘緡踰年不償直故罷湑其所負比境錢先以庫金償之

己酉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馮方言臣聞道路之言以為敵人將有叛盟之意臣謂議論定然後可以言措置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敗今欲和者在我制和者在彼若曰添歲幣則自罷榷場以來彼之互市之所入歲以鉅萬計略不顧惜議者謂添歲幣可以使之弭伏亦已踈矣若曰遣泛使則吾國勢未振將命往來不過謹守常議雖百輩何益若曰吾奉事之惟謹彼將有所不忍史冊所載小國之事強國其謹亦多矣豈以謹故不加兵哉臣愚以為敵人之必來如盛夏之必熟願與心腹大臣日恒講求所以立國之道和則彼此安靜來則有以待之勿以今日之報急而焦勞明日之報緩而閑暇所謂措置臣不知兩淮已有備否議者皆曰結民社矣夫民社者保聚可也應援可也輜重可也獨不可迎敵耳責之迎敵必如陝西弓箭手而後可行欲乞以見耕之田

蠲其賦役率為畝二百而出一兵不可則三百又不可則四百足
以招之而止未耕之田又加優焉大抵使為兵者常逸為民者常
勞磨以歲月可使有勇州縣所蠲一錢朝廷與之一錢不過損十
萬可得萬兵縣官養萬兵歲不下百萬也雖然官軍不振則民兵
不能自立不知兩淮已有兵否朝廷又以武臣典郡然所遣皆無
兵馬雖韓彭何益臣愚乞以營田為名擇見管軍統制官之循良
者全軍出守因令耕作而入其租增置通判以莅民事然後命宿
將中為軍民屬望可以附眾可以威敵者使兩淮營田如此則形
勢強藩籬固欲守則守欲戰則戰則可以削走則可以誅矣此方上
不得其日按日歷方以十月己酉面對故係于此蓋自今至明年
十一月己酉月官裁計臣文七

言者論國家之利莫盛於市舶比年商販日疎南庫之儲半歸私
室蓋商賈之受弊有四官中之虧損有二舊法抽解十五之中汎
取其一今十半之中盡擇良者向來舶賈率皆土人事力相敵初
無攘奪相傾之患其後將帥貴近各自遣舟既有厚貲專利無厭
商賈為之束手舊船舶舟之行惟給符引財貨盈縮事止一身其後
附以官錢或遇風濤人溺舟覆捕繫妻子籍產追償故海濱之民
冒萬死一生之利而得不償費人人失業於是私切相戒不敢發
舟官司又追捕糾告而遣發之此四弊也舊海賈既多物貨山積
故抽解所入不可以數計今權豪之家勢足自免縣官歲入坐損
其半往歲二人入蕃之貨不過資器絹帛而已今權豪冒禁公以

銅錢出海一歲所失不知其幾千萬此二損也市舶一司自唐以來恃此以為富國裕民之本今其弊至此願詔將帥貴近之家毋得歲發船舶攘奪民利虧損國課仍詔有司講究除去宿弊以便公私其於國計誠非小補戶部奏復抽解舊法違者許商人陳訴應命官以錢物附船舶或遣人過海者依已得旨徒二年

二十二年十二

月二十日勅廣州見任官將錢物寄附綱首客旅其發船舶軍舟過蕃收買物色依勅徒二年科罪

得抑勒仍檢銅錢出中國界條約行下從之 詔左太中大夫沈

調依舊為左中大夫調既以赦叙官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論調所至賦汙狼籍非當竄殛况調階官元係中大夫蓋礙止法後除待制始得轉行今既奪其職名安可引用常法叙官使之盡得從官恩數望特不轉行以為賦吏之戒故有是命

庚戌詔勳臣之家所留兵校皆以五分之一差破使臣不許差破行正任人其使臣仍毋得過兩任先是張俊既薨其家奏留幹當墳莊等使臣五十六人仍並理為資任權給事中黃祖舜奏武臣待闕多者數年今端坐而食並無替期累資積考遂成崇秩則是悉力於王事者遠不逮之非所以張公室抑私門望詔有司為之限制於是行下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邵大受卒 夜雷作非時

辛酉翰林學士兼權戶部尚書洪遵言川蜀將士以宣撫司便宜遷補付身至吏部換給者吏多沮抑之將士冒犯矢石奮不顧身

僅得一官至今二十餘年觸事拘礙僅同白身甚可憐憫望優與展限五年如小節不圓先次放行案後審會長貳郎官以時稽考取吏之沮難者痛治之仍榜諭軍使知前日補官不為虛文庶幾異時緩急之間權時施宜可以取信從之 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王謙為賀大金生辰副使時蘇紳以病告故也

壬子敦武郎武鉅知叙州

癸丑左朝散郎文之奇落落致仕知簡州之奇既告老

事見二十九年二月戊子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權吏部侍郎李澗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復言之奇律已廉臨政勤行業甚高年齒未及進退合義誠有可嘉且不遺踈遠起而用之以示朝廷褒崇廉退風勵末俗之意故有是命之奇固辭不起

乙卯尚書省勘會近據蔣濠州申到對境疾病事宜淮東即無報狀劄付右朝奉郎通判楚州權州事徐宗偃密切體訪有無虛實申省仍不下司先是蔣州守臣強友諒言謀報金生已死嗣主改元新德朝廷以未得淮東報命宗偃密伺之宗偃言昨九月二十六日據淮陰縣民社長趙僅所遣幹事人李成探到汴京修城折換廊廡等已錄白繳申又云虜主遍身患大泡瘡移都初無定日本人不肯供寫此項亦已併於劄子內具稟繼聞徐文管押北通州海船前來海州又已密切差人前去地頭喚到彼處親信人當面詢問並無上件事宜於十月初七日入遞申覆所有對境疾病

事昨曾有人稱說因患瘡不出別無考信不委虛實既而楚州守臣王彥融亦言得報戎主果死自宿亳以北至燕京民間皆嘗縞素宗偃獨以為不然

庚申左朝請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林安宅直秘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左朝散郎趙不猷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入對論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十罪大略謂寶減削軍食暗請錢糧多遣軍士於湖廣江西回易去歲鎮江火寶閉壁下令出救者死城中半為煨燼寶市物為苞苴皆剝削置辦乃謂其下曰此官家教我置買近朝廷調兵戍黃魚探終不肯從子士元除橫行人往賀之則曰用錢買來何賀之有寶內藏不臣嘗公言曰前代帝王皆起於微賤此何等語又養閭李二道人使夜觀星象至五更則具錄以呈鎮江屢易守臣皆以寶故近又欲擊趙公偁賴朱夏卿勸免公偁知鎮江府夏卿淮東總領奪婦人姓劉者女又笞辱之今知人言籍籍乃因入覲載苞苴之物三十餘舟欲因為結納寶以專悻愚悞暴虐姦貪之資而有此十罪聞其在軍也偏裨屢諫而不從軍士含怒而莫訴使有緩急之事責其成功不亦難乎伏望因其來朝斥之國門數千里之外投諸荒裔以禦魑魅別擇良將往肅軍旅

辛酉詔安慶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可罷都統制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給真俸令臨安府差兵級五十人同本軍見隨行人前去之任仍
放謝辭先是寶為諫官何溥所劾上乃召寶赴行在未至陳俊
卿復奏其罪侍御史汪澈亦言寶無尺寸功而養養滋久命令
罕行朝廷常調兵戍黃魚塚寶既不聽乃乞創招制勝軍三千
人事見九月丙申命若此尚知戴天子之威乎寶嘗出緡錢遣其軍校
回易歲計三萬有奇猶以為鮮械諸國招刻諸軍至有凍餒不
能出門戶者望命有司議寶之罪明正典刑以為人臣亂法壞紀
者之戒故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任用人材乞略小過
上謂大臣曰中間有顯過者若復進用却恐人言紛紛上又言賊
汙之吏不可復用蓋其天性貪墨使在州縣必難變革 右諫議
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言吏部侍郎沈介陰險狡詐出於天資少
年決科即登顯官不歷州縣之勞不聞長老先生之說憑私臆決
自以天下莫己若也昔在省闈用私意以庇族人按發之賊妄繳
駁以快平時睚眦之怨凡所抑揚動有傳會自銓曹縱跡不安乃
刺取朝廷欲行之事倡為己說欲自為功謂可以術籍臺諫之口
至效布衣上書四騰副本以自誇耀蓋谷永專斥宮闈之比望賜
竄殛以為欺世盜名之戒詔介罷吏部侍郎免謝辭介所上封事
已見今年九月
未詔累降指揮沿淮禁戢私渡及盜馬之人可令帥守加意戒
約務在肅靜不得纖毫生事以稱謹守和好之意仍出榜曉諭
壬戌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府劉錡為威武軍節度使充鎮

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仍詔總領官同諸軍統制將日前非
理除尅培斂及應干私役日下改正諸軍所負回易錢具數以聞
當議除放除劉寶私則還寶外餘並椿充軍須仍出榜曉諭 直
敷文閣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續獻直顯謨閣知荆南府 右
朝請大夫淮南轉運判官王邁知揚州上以許世安不勝任改就
用邁 鎮南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荆南府駐劄御前
前軍右軍統制李道為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日歷道前
州右軍統制按道今年四
月庚午已改除不知何故 詔吉州刺史知閣門事幹辦皇城
司劉伉令再任

癸亥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陳之淵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右朝散郎呂擢行大理寺丞 是日日方中天無雲而有雷時侍
御史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當罷何以他為於
是澈等相繼論之

乙丑左中大夫趙士彰卒

丙寅利州觀察使建康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鄭謀卒

丁卯權工部侍郎黃中兼權吏部侍郎 宣正大夫宗信軍承宣

使利州東路駐劄御前後軍統制權節制閬州軍馬王喜主管台
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

己巳右朝請郎監高州在城鹽稅林一飛卒

庚午司農少卿張宗元充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壬申建武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許世安移兩浙西路秀州駐劄

癸酉詔舒和蘄黃州民戶附種田每歲收租四千八百餘石並特除放先是左朝奉大夫宋曉知蘄州代還言兩浙營田之法募民就耕官給牛種民輸子利始非不善也然應募者類非安土重遷之民多四方貧乏及惰於農者既無一定之志是以行之逾二十
年未見成效又有司拘於已定種斛之數間有逃移人戶則均責鄰里督其子利謂之附種况一牛之費則償於官今給於民者十有三年矣連歲以疫斃而不免輸租收牛之家逋亡則責輸於鄰里恐十餘年之後其病民有不可勝言者望究其實而蠲除之亦
拍來擊闢之一端也至是淮西安撫司奏如曉言乃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年十有一月乙亥朔忠訓郎王瑀為閣門祇候

丁丑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守尚書左司郎中 直祕閣兩

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居廣為華容軍節度使以主祭踰十年也

己卯太常丞吳曾祕書丞杜莘老兼權吏部郎官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間取而驚之在選二百人遠客寒窘無所訴莘老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

庚辰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比年江西湖廣米斛才數十錢而職田米乃令折價至三四千監司守俸利其豐於已而莫敢問如永之祁陽乃監司職田之所聚為縣令者惟於諸司職租不乏則薦削可盈不知斯民何辜而取其膏血以自媒也按令職田折錢而增直者計贓望今後只令納本色監司守俸毋得違戾從之 御史臺檢法官薛良朋轉對乞見任官毋得與部民結婚秩滿仍可申嚴行下務在必行 詔故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特贈左金紫光祿大夫以其子金部員外郎紱言輔靖康末蠟書之勞故有是命

辛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傳知建州用左正言王淮薦也 降授右通直郎新通判福州林珣知黃州

壬午邵州防禦使向起落致仕知文州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許尹薦起年未六十筋力不衰堪任將帥故復令出守

癸未封永康縣主為永嘉郡主主瓊王仲偁女適權知閣門事張掄

甲申右承務郎趙益為右承奉郎益昺孫也用其祖在相位時所遷官乞回授權吏部尚書洪遵奉比附戰功人身亡許收使特遷之

乙酉太常寺主簿李浩面對時楊存中權寵日盛浩為上言存中

恩寵太盛嬰兒過飽恐非其福上頗感其言

此據朱熹撰浩行狀修入存中明年二月

甲寅 大理司直陸禔為太府寺丞禔為湯思退所厚以祠官理
考改京秩論者非之 初殿前司遣將官往建昌軍招兵五百人
詔守貳同領其事及是招足守臣楊師中等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權尚書刑部侍郎黃祖舜試給事中 大理少卿張運權刑
部侍郎

壬辰詔諸軍出戍戰守軍校天寒暴露各賜帛一匹

乙未左朝請即知黎州馮時行言本州稅米並無正色每石理錢
引十三千重困民力已令百姓充土丁者每碩輸八千不充者輸
十千乞為定直又乞禁官吏誅求土丁紅桑影木酥果之屬其應
千互市物貨仍不許見任官收買皆從之時行為人廉正而用法
頗嚴前是夷人入州互市者率肆橫難制至是警服

丙申詔內外諸軍毋得招收放停之人如違將佐重行責降 直
敷文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樽節到浮費三
十萬緡乞以其半代民輸舊欠鈔鹽錢執政言恐合旌賞上曰漕
臣能節約妄用而代民輸理宜褒錄第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為羨
餘侵漁百姓可俟其政績有聞與陞職名後旬日乃徙時兩浙轉
運副使時升益都人
綱子已見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上謂大
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摹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
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

得則不勸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伏自陛下更化厲精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汲汲孜孜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如湯思退猶得偃然在羣臣之上而東國鈞欲逃折足覆餗之譏難矣臣謹按思退本無器識更乏忠亮徒以工駢儷之文嘗綴科目飾詛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墳黃緣起躡徑躋樞近自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以其外若純薦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制下之日人人駭愕為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稱一事之可紀其任情率意凡所施為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威福以吞權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專市私恩務姑息以媚下清儉化俗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貪鄙無嫌至於受三衙之餽裁抑權倖此大臣之事也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若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衆怨並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聞邊鄙之報則相顧而無謀覩將帥之驕則制馭之無術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察章疏多沈抑而不行曾何忠國而為民率皆背公而植黨如此等事未可縷數久玷鈞輔物論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深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欲望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己亥武泰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令
再任右朝散郎直祕閣充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悅道主管台
州崇道觀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入對上奏曰臣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過
中天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
及觀本朝慶歷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曰
夏竦姦邪天變如此亟命草詔罷之今日之應其陛下之大臣乎
宰相代天理物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若得罪於天必示警戒雷
比之號令君道也雲從龍之物臣道也今以陽氣潛伏之時無雲
而雷是臣懷姦而乖其志於君君震怒而發隱慝於臣天變昭然
與慶歷之事若合符契臣謹按宰臣湯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
之志本由章句薦歷惡塗專於徇私素無人望觀其所為多效秦
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始以掌文衡曲意取其子孫緣
此汲引以致政府檜死煇逐值更化之初四方賢才號召未至陛
下姑且留之不旋踵而湯鵬舉為御史二人素通譜系鵬舉首鼠
顧忌網漏吞舟而思退且結約貴近詭秘其迹自是安若泰山寢
登輔相而敢肆意矣思退起於微官即登秦氏之門一時耆哲略
無識者自居相位唯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昵近小人以為心腹
盜名器而行以私恩假威權而傾搖同列有大議論則皇皇而無
謀每臨事機則迎合而自固其負宿望者陽交而陰沮之其不附

已者中傷而決去之曲庇豪強馴致紀綱不振多為回護暗使風
憲不立土木雲擾於鄉郡賄賂輻湊於私庭每月俸金則便會於
他邦而彊買良田戚屬門人則密諷於太學而屢玷優選姦偽萬
狀外示人以不疑巧設機穽陰伺間隙臣恐太阿之柄倒持竊美
無所不至也然其罪惡未若檜之甚者以臺諫不由其門未興狂
獄連縉紳之禍耳自張孝祥王希亮邵大受方師尹祝公達沈介
之去自知寡助每憤惋不平劉寶之罷兵柄以迫於衆議而思退
先與之通書若不得已劉錡之召為管軍公議惟允而思退密遣
人迎謁於前路欲收其恩身為首相四海具瞻而舉動大率如此
正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有夏竦之姦邪而無其才術臣備位
耳目之官况覩天變苟循然隱忍是為曠職伏望陛下赫然震怒
寘之典憲上以合仁宗皇帝之威斷下以快天下之公言 編管
人前右朝請郎王彥博死於靖州

辛丑右正言王淮入對上奏曰臣謹按宰臣湯思退初無素望可
服時流偶以文詞僥倖科目其於人事終始道德之旨歸未嘗深
講而熟聞也因緣秦檜引之惡塗年除歲遷致位公宰忘事君之
大義昧經國之遠猷竊弄威權動循覆轍有識之士固已寒心而
乃進用匪人習成朋比排斥異己公肆誕謾英俊沈於下寮耆老
遺於散地故其所得非一時柔佞即桀黠亡耻之徒相與推擠黷
亂名器雖布滿中外適足以養成禍胎不聞其長慮却顧為國家

建久安之策成長治之業命令出而輒更官吏除而數易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妄作聰明陵轢同列小遇事機則相顧變色莫知所為尚能持危扶顛如古之所謂大臣者歟凡此皆其小智自私學未知道物我之心既勝愛憎之情遂遷黑白紛然而方寸亂矣豈不上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哉臣身受異恩職司言責覩棟樑之將撓知鼎足之必傾緘默之居咎將安在輒采至公之論上干不測之誅伏望特垂英斷將思退亟賜罷免博選耆德以亮天工臣不勝大願 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臣伏見宰臣湯思退本無學術粗習辭章容悅詭隨偷合取寵十餘年間不出國門而至兩地當陛下更化之初凡向時阿附之徒斥逐殆盡而思退以雅言結託免於司敗之誅因緣推排遂至宰輔不務改心易慮以懲往失而陰用其術以箝制天下之士凡不附己者必托他事以中傷之而其所恃腹心之人往往分布要地繳駁推行惟意所欲間有同列稍或異議則多方擠排迄去而後已尋常差除雖筦庫之卑例先招致款曲密諭使知歸恩之地於是朝士靡然從風莫不奔走其門而不顧其他專權自恣擅作威福本原浸大末流濫以致溢自非任言責者與之抗衡立敵時有以折其萌芽則人主之勢幾何不孤立而無助邪夫宰相以用人為職要當以天下人才為心賢能所在何間疏戚今思退動懷私意必自己出耳目所及其能幾何故便佞輕諛之徒委曲博會陰有薦導其言必

行由是小人成羣布於中外而州縣之間被其毒者多矣若夫忌嫉言者甚於仇讎凡所建明故作沮格至戒飭版曹不得閔報時事近有姦臣獻間踈臺諫之策大合其意雖奴才鬼質亦以侍從處之察其自任之專加以用人之失使久在相位其害將日甚一日真賢實能亦何路以自進哉伏望聖明洞照其情駁發英斷亟賜罷黜以開賢才之路以除禍亂之本以快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則君子道長有德彙進而朝廷之勢尊太平之基立矣 太府寺丞陸禔罷右正言王淮論禔初乏寸長惟以醫術遊士大夫之門湯思退以其治母疾有瘳擢置丞列賈亂流品聞者駭愕望賜罷免故有是命 從義郎閣門祇候种浚知永康軍浚自陳師道之子別無人食祿故除之

癸卯權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錢端禮入見上言近制初除從官許論薦人材以備擢用切見左朝散大夫邵知柔敦朴重厚清介誠實博通古今邃於學問左奉議郎魏杞力學能文議論方正事親孝居官廉左朝請郎吳芾奮自儒科曉暢吏事守正不撓才力有餘知柔見知袁州杞知涇縣芾見持服乞竢任滿服闋日召赴行在量才錄用從之杞壽春人也芾仙居人已見 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臣等聞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古先聖哲立言垂訓必以小人為戒以其蔽明害治怙勢招權故去之惟恐不亟臣等近日論奏湯思退乞寘之典憲聖度

寬宏未賜威斷臣等因讀唐史陸贄奏議見贄反復論裴延齡姦
蠹其言君子小人之際甚詳而明至謂延齡其性邪其行險其口
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不耻臣等謂此數語正謂思退設
真小人之雄也思退初居政府時秦氏既敗朋附掃迹獨思退在
焉時有語曰知不知問進之會不會問思退進之乃思退字蓋甚
言其秦黨而不免竄逐也自登宰輔政由已出同列莫敢與之校
如王綸賀允中稍不詭隨則多方抑之終以睚眦不協或稱疾或
掛冠而去大抵小人勝也搜揚人才宰相之職思退則不然已所
喜者立至青雲已所惡者如視胡越以樸厚為山野以巧佞為才
能專恣自用動有猜妬之心如孫道夫蜀士也慮薦其鄉之人則
黜之遠郡葉謙亨其所愛也以別為知己所稱則怒而補外故正
人端士耻登其門而一時躁競側媚之徒搖尾而希進錯列中外
氣燄薰赫方以類聚無足怪者至若每有差除之人則必預延至
私第密以告之權貴之家或有干請則阿意曲從惟恐少忤激賞
等庫皆用其平日所私之隸使命出疆必薦其親舊苞苴之輩王
矚竄逐之罪人也以其同類遇所遣親密人來致書思退必呼入
宅堂委曲問動靜而致意焉不知果欲何所為哉凡有舉措率背
公營私擅權植黨欺罔君上凌玩縉紳是以唾罵形於里閭之談
嘲笑見於俳優之語昔唐周墀入相韋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
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天下治矣烏用權

今思退反是原所以陷溺其心者由秦氏也故臣等復以小人論之伏望早賜處分臣等不勝拳拳憤激之至 右諫議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言臣近上章論列宰臣湯思退植黨營私懷諛迷國乞賜罷黜俯伏俟命未蒙施行仰惟陛下體貌大臣務全恩意使之自圖進退曲盡始終然以思退之在相位顯權自恣擅作威福箝制天下大率效秦檜所為臺諫 章猶未足以當其罪惡謂朝奏暮斥庶幾少快天下之望豈可以大臣罷政常禮遇之使得從容於去就之間哉漢法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即時布衣出府免為庶人有他過則乘棧車牝馬放歸田里今思退之罪惡暴著如此蓋不止於不勝任及他過而已而陛下待之之禮太過此中外所以未諭而臣等所以惶惑而不能自定也况思退平時詭譎動輒任數竊恐遷延顧望別生事端欲望特發宸衷早賜斥逐使觀聽釋然而無疑天下幸甚

十有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翰林學士洪遵草制略曰思退蚤繇迪簡亟上清華迨予更化之初實首本兵之寄寔隆物望越秉機衡方道揆之仰成駭煩言之嘖有著此為洪遵罷翰林張本思退在相位踰三年 初命臨安府印造會子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至是權戶部侍郎兼知府事錢端禮乞令左藏庫應支見錢並以會子分数品搭應副從之東南用會子自此

始

丙午同安郡主卒賜其家銀帛布匹兩主益端獻王女也 侍御
史汪澈言伏覩湯思退罷相播告之初訓獎過當公論詢詢須知
冒陳臣等聞祕殿隆名所以褒碩德殊庭厚祿所以養真賢惟進
退之得宜斯授受而為稱若時思退為國具臣當故相醜正之時
遂鄙夫患失之志逮經更化分合投閑巧為媚竈之辭遂致吞舟
之漏遷延歲月叨竊鈞衡背公營私專權植黨所進用者皆姻戚
所昵比者為姦邪以林覺之庸鄙而掌版曹以沈介之險壬而居
省闈葉謙亨坐外交而罷右史方師尹由內援而擢左司張孝祥
猶有童心聽其狂說卻大受真若鬼質納其陰謀初不恤於人言
但力行其私意至於臺省之遷擢筦庫之差除悉諭意於數日之
前欲收恩於一門之內輕視同列旁若無人謀不僉詢事皆專決
朝廷除目既下擅自更張臺諫封章上聞率為沮格錄其專恣之
罪合在譴呵之科縱未正於典刑豈宜加以寵數願垂睿斷俯徇
至公追褫職名寢罷祠祿仍降章疏付外施行使天下具悉其愆
尤知朝廷不阿於貴近用以警衆不亦宜乎初澈等再論思退欲
竊其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
沈該則有間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
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 右諫議大夫何溥等言臣等嘗論奏
湯思退姦邪已蒙威斷賜之罷黜告庭既退公論尚喧臣等竊以

為有大不可者思退貪鄙之狀見於前後居官市井之人皆能縷言其在侍從也蘇簡為處守嘗以五百緡贈思退母之父而得還其母又有妹夫梅琦者毆僧致死簡諷麗水令張裡枉其獄而出琦之罪以此二事德簡簡雖病且僂力欲薦揚以報之以至在翰苑則因行權貴之詞而受金二百兩以公用錢置私物亡慮數百緡其在相位也石邦哲居越與思退之婿高翥遊邦哲藉翥以求差遣於思退始捐千畝之田低價以售既立券矣思退乃悟其非命翥取元金而還其田邦哲欣然歸之思退不折券而懷之如故乃除邦哲福建參議官田與金皆不可得邦哲對人每宣言之至若青田之潘集平江之張棗會稽之唐承宗括蒼之潘景珪革率家計鉅萬厚以財賄肆行交結思退或與之連姻或與之補吏又如貨縑帛於鄉郡糶俸米於近州責其倍償公私咸擾政事堂不造食而折見錢權要以時新而絡繹供饋享萬鍾之祿績效蔑如更務貪鄙都人號之曰養家宰相亦可耻矣祕殿隆名真祠厚祿非勲賢不居思退何有於是臣等職司言責不敢但已伏望聖慈亟賜褫奪追寢以絕紛紛之議仍降出臺諫累上章疏庶使天下曉然知罪惡之不可掩如此

丁未詔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落職依舊宮觀

戊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奏三衙誘略近郡平民為軍乞自

今軍下不許收刺遇有賦額均下諸州招填庶幾軍無闕額民獲安堵樞密院亦奏其弊且言三衙見管官兵增過紹興二十六年元奏人數欲令以今歲終兵帳立為定額宰執進呈上曰兵不貴多當有限制今天下財賦十分之八耗於養兵朕躬行節儉未嘗一緡妄費而諸軍冗費豈可增添不已自今三衙令以見管兵帳為額在外諸軍亦與立為定額日下住罷光遠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觔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罷之是日王謂大臣曰朕頃見秦檜論除授必曰臣未知其心術如何恐招物議似未為確論且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若之何盡知其心術朕謂果知其賢固當用之不然採之公論國人皆曰賢如何不用借使繆濫旅行罷黜亦惟公論但不容私意無不可也宋史全文臣曰賢不肖公論也採之公論而任以公器設有不如所任又從而去之在我無容心焉此宰相代天之義也奈何徇一己之私見而未知其心術而遽棄焉嘗觀趙鼎薦用臣僚後乃奏罷而上謂鼎非護短益以重之又曰張浚用趙哲曲端劉錫見有其過即加重遣其措置未為有失何得輕用言者以罪浚嗚呼檜之罔初知瓊州定南寨劉薦貸黎人王文滿銀馬香錢而不償文滿怒率其徒破定南寨薦遁去其子為之執文滿遂掠臨高澄邁二縣廣西轉運判官鄧祚時為瓊管安撫調土丁擊文滿逐之奪其田以賜有功者至是以聞黎海南四郡島上蠻也島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島之中有黎毋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其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者名熟黎皆椎髻跣足男子常帶弓矢喜

讎殺女工紡織得中國綺綵拆取色絲和木綿挑織為軍幕又純織木綿吉貝為布與省民博易其居處架木為兩重上重以自居下以蓄牧地產沉水蓬萊諸香為香譜第一漫山皆檳榔椰子亦產小馬翠羽黃蠟之屬閩商值風水蕩去其貲多入黎地耕種不歸官吏及省民經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熟黎之外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島之一陞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崖在島南陞既不可取徑則復桴海循島西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云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劉一止卒年八十二一止樂易長者聞人有少善率稱道不容口 夜白氣如帶東西亘天

已酉詔三衙官軍並以今年歲終月分見管人數為額日下住招自今有闕並申樞密院取旨下諸郡招填用本院奏也 太學博士鄭聞言太學補試弟子員至五六千人望自今以舉人居本州縣學滿一年三試中選及不犯罰者州縣報明給據聽赴補試從之 言者論近太府寺選官檢視左藏庫有剩物計值十四萬七千餘緡乞依天聖故事拘管入帳不得將剩數比折欠少仍於京朝官諸司使副內選委有風力屢更事任可以倚仗之人為庫官從之 右文殿修撰知綿州孫道夫卒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壬子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守著作佐郎 太學博士鄭聞為太常博士

癸丑樞密院言三衙官兵已立定額江上諸軍理宜一體詔鎮江
建康府江地鄂州駐劄御前諸軍並以奏到九月分見管兵帳為
額內江州荆南府有未招人數聽招足日住招應諸軍日後有闕
具數申樞密院招填 國子博士劉藻兼建王府小學教授 侍
御史汪澈言諸路經總制錢以十九年為額其數太多財賦所出
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賦蓋是適然今當取十
年間酌中之數為額先是曹泳在版曹始立定額其後李邦獻賀
允中黃祖舜數以為不可而其言不行並見紹興及是陳康伯進
呈上曰可令戶部具十年中數立為定額仍比十九年數減多少
十年內通欠若干若不與除放及減歲額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
科敷取足以困百姓於是批旨行下按紹興中東南諸路經總錢
乃又多於紹興十九年既而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入見又
之額不知何故當考請盡除遞年積欠經總制錢從之

乙卯宰執奏累有臣僚論知縣庸懦不職上曰知縣若非賊私慘
酷依祖宗朝與兩易其任不理違闕此良法也 侍御史汪澈言

太常博士朱熙載嘗以賊罪被斥湯思退引在奉常情同膠漆祕
書省正字查籥為洪州司戶諂事張常先任滿造都知張孝祥為
思退所喜即走其門孝祥以氣類之同大相稱引逮孝祥之去恃
籥以為心腹使之刺探時事每與思退書皆籥密為傳送詔並罷

按籥在館中以論事稱今年十月乙丑面對不知所言何事也

丙辰武德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第三正將王玘降一官放罷以都統制王權劾其強刺民為軍故也。初右奉直大夫直顯謨閣續臧以帶職故乞磨勘中奉大夫既許之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楊邦弼言其非舊制封還錄黃。丁巳進呈陳康伯奏此由秦檜放行王晌等三人致援例者眾實違令甲上曰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朕因思霍光專政廢昌邑殺許后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戊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太常丞兼權吏部郎官吳曾素乏鄉譽昨以上書得官因挾命術遊時相之門敢為大言士流嗤鄙今處銓曹惜不曉事詔曾與在外宮觀。

己未左朝散郎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莫特降一官莫前知瀘州續臧為本路漕為屬吏宇文紹直求補發薦牘莫許之矣既而郡以為臧所詰莫怒以臧私書三省及御史臺右諫議大夫何溥論莫非士大夫之所宜故有是命紹直是中孫也。初廣右土丁自熙寧間有詔五丁取一免其科役每一年在縣一年在州自仲冬至次年正月終分番三日一閱取事藝最高者二分先放之至是州縣多以土丁供雜役每遇放免則或取其錢議者以為言詔禁止。

庚申詔春秋三傳非係釋經處毋得出題以取士用右正言王淮奏也自秦檜擅權舉人對義者多附會時政曲經旨故淮奏及之辛酉言者論六卿分職條章亦異朝廷特總其要而已今則不然均是事也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事也而有元降續降之別欲予則巧為傳會欲奪則工於舞文情法不可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於本部條法別無違礙有勘當已上而退送者有未及勘當而套狀者或因堂白而面授旨意或無處分而惟務陸沉變亂舊章眩惑觀聽人無所措手足始于託請求惟朝廷之命是聽百官有司交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望詔三省大臣凡四方奏請送有司者令各以成法來上其不以實而依違遷就者主典科違制之罪長吏以不職免所居官庶幾道揆正於上法守明於下矣從之 詔自今三衙取到綱馬看驗訖令樞密都承旨用火印撥付逐司其見管馬亦依此用印江上諸軍委總領所江池州荆南府委守臣仍自遠及近以甲字至壬字為文戰馬印左輜重右用樞密院請也

壬戌賜劉伉和州防禦使印

乙丑權戶部侍郎錢端禮言比年以來國家財賦經費浩瀚陛下躬行節儉宜乎府庫充溢而日見匱乏靖惟其弊必有所緣且國無三年之蓄古人所憂况以月會日計者也臣私憂過計以有限之數不可應無窮之用謹按紹興二十九年一歲之費編類成冊

進呈望詔三省樞密院臺諫兩省侍從同戶部公共商榷究其弊原直書無隱然後條陳取旨斟酌均節使可施行實當今之急務詔戶部條具以聞

丙寅上謂宰執曰比屢諭卿等屯田事須先立規摹如一夫受田多少以括到荒閑田充佃耕牛取於何地下至農具糧種廬舍之類當悉有條理方可行下茲大事也經始勿亟庶後來無更改之弊不可以一夫獻言遽即行之當博採物議而詳審之也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洪遵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澈再論之湯思退也首言播告之初訓獎過當遵聞乃杜門丐罷上不許疏再上乃有是命詔祕閣修撰郭瑛妻安人趙氏特封永嘉郡夫人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妻令人高氏特封平樂郡夫人趙氏宗室女高氏宣仁后家也二人與建邸連姻故得封是日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始視事時總領所帑庾見在之數為錢物計一千四百四十四萬引糧二百三十萬石皆有畸而糧之椿積於公邊者為九十四萬此皆其大槩也先是司農少卿許尹總蜀計以邊事有萌乞下四川諸州造甲二萬副許據王之望申三十年許尹陳乞造甲二萬副自當年七月為頭未見降旨仍令逐旋撥赴總領所儲之利州以備軍用

丁卯閣門宣贊舍人荆南府駐劄御前中軍統領劉玘為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用劉錡奏也時鎮江軍中馬多老病選鋒一

軍斃者六百五十餘匹劉寶為都統制利其芻秣不肯言至是錡乞揀選退馬付淮東諸州出賣上從之因詔內外諸軍所管並令諸承旨總領官江池州荆南府守臣即軍中揀退具數取旨

庚午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兵部尚書僕權副使翰林學士忠靖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韓汝嘉見於紫宸殿上服淡黃袍不設仗安南進馴象邊吏以聞上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是日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感始至官首遺宰相陳康伯書言荆南府吳蜀之中於今最為重地邇者北敵列屯近塞哆然有建都雍汴之意疆場洶洶靡然搖動幸其事暫輟邊人稍安而議者但知聚兵於東南而不知留意於西北使敵人異時萬一徙居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資巴蜀之饒以為用而南窺江浙之漕以為食也今駐蹕臨安則荆南者實江浙之右臂而巴蜀之喉咽自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視荆南之重如羈縻州郡故北敵有移都之謀若不汲汲然長慮而早圖之良可寒心也今荆南兵備單寡形勢削弱蓋分鄂渚戍兵之半為荆南久駐之基以伐敵謀昔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荆南次取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為今日荆南實鞏王室而可易為哉或謂鄂渚之兵控制淮南橫袤千里勢不可分殆不然也設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沂流而上殊難為功使淮南有警自荆南援之則順流而下殊易為力

今分兵於荆南吳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矣康伯以奏上納其言時已命李道為荆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乃調循贛州推鋒右翼軍合萬人隸之然二州兵不以家行日夜念歸其將皆不伏道節制或問道戰守之方道曰即敵至吾壅水護城無事矣議者謂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決之可以攻未可恃也

與李道議戰守蓋馮時行

辛未右承務郎襲封衍聖公孔播為右承奉郎播年十九法未當磨勘吏部奏播先聖之後特遷之

是冬孝慈淵聖皇帝崩于朔庭年六十一

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三人 諸路斷大辟三十一人

諸路上戶部主客戶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百 初夔路施州南平軍歲鑄鐵錢皆有定額至是施州以民戶難得鐵炭為詞令七分輸正色鑄錢七千餘緡三分折納價錢計三千餘緡並充省計之用而南平軍亦以礦苗漸少歲鑄僅千緡視舊額不及十分之一夔錢益耗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金海陵煬王亮正隆六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上不受朝命權吏部侍郎李澗用牲于太社百司守職既而太史局言當交不虧詔勿賀。丁丑雷發非時。戊寅命輔臣燕北使于館不用樂。初議者以揀汰使臣為州縣蠹請以官田授之許子孫為世業戶部侍郎錢端禮等乞計一年衣糧之數紐價授田俟其一年罷其廩給仍令常平司貸牛種三歲取償詔兩省臺諫官集議聞奏。三議上。癸未左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胡憲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憲以老乞奉祠吏部言

在法館職到任一年通四考改官按憲以賀允中薦累召方起今到任半年却有寔歷過十餘考故有是命憲時年七十有五矣初兩浙民戶歲輸身丁錢而湖州為紬絹八萬匹有奇每三丁輸一疋其始丁少遂均科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休兵日久丁口滋多而科猶如故由是諸邑增收丁錢以資他用民甚苦之左司郎中呂廣問之為兩浙轉運副使也上命廣改正至是廣問乞自今增丁不得增絹丁亥從之是夜風雷雨雪交作人疑其異既而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周之三月今正月也魯隱公八日之間再有大異今日而兩異見此春秋抑有甚焉可不懼乎今邊防之策聖謨深遠講之熟矣然而將未得人兵未核實器械未精儲蓄未備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因災而懼謹其藩籬常若寇至不可一日而弛也至於臣下則有官居保傅手握兵符而廣殖貨財專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人不言道途側目養之不己其患將有不可勝言此臣憂國惓惓納臣之至意也 庚寅權尚書吏部侍郎李澗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澗引年求去故有是命 左朝奉郎黃抗知秦州初創建汀邵四郡例般鹽白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汀縣鬻鹽峻急民走轉運司訴之漕臣王時升庇其事舉人劉亮詣戶部訴之事下汀州會州遣巡檢官張士先於鄉下督鹽其黨

賴福高等懼亮不能自直因苛留士先乞州釋亮兩易之且擊其
從兵有死者知縣事陳夢遠乃誣以嘯聚守臣孫祖善亟遣正將
謝宣措置宣遂戮福高等千餘人焚燬數百家學諭葉椿率邑人
訴於祖善夢遠言椿與賊交結州繫之獄欲致之重辟錄事參軍
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州上其事於朝且令宣乘勢掃蕩亮
持牛酒犒軍宣執誅之至是言者奏祖善等賊殺不辜又言通判
向士俊必欲傳致葉椿諸人之罪時夢遠已屬吏詔并罷祖善等
三人仍令帥司寃寔申尚書省其後安撫司王師心言如章乃詔
夢遠降三官士俊宣各降二官而師尹還任民被戮者其祖稅皆
捐之夢遠瓘族孫師尹閩縣人也

謝先出兵在去年八月陳夢遠等降官在今年五月己卯今因

孫祖善等放罷併書之

上問宰執三朝國史何日可進陳康伯曰帝紀已

成列傳未就上曰史官才難劉知幾謂必具才學識卿宜謹擇之
上又曰頃有乞撰會要者湯思退不曾行會要乃祖宗故事之總
轄不可闕也但自元豐後續為之蓋舊書分門極有法似不須改
康伯曰謹遵聖訓既而乞令館編元豐以後詔從之

詔館編在是月壬寅今聯書之

辛卯左奉議郎沈履充諸王公大小學教授初用李琳薦也

琳薦

履事已見紹興二一十七年四月甲寅

壬辰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之滿充敷文閣待

制知臨安府 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浚即言臣等常再論
劉寶罪惡乞奪其節鉞投之荒裔未蒙施行今復有訪聞事迹擇
其灼然者更歷為陛下言之寶之軍籍不為少總司勳勛月有常

數而入隊者不及其半自餘雖曰輜重曰防托曰放牧不應如是之多率皆虛偽支破請給又如死馬至六七百匹而不開落芻粟之費果何歸機織至八九百人而不教閱錦綺之成果何用拮據羣下類多逃竄有效用陳孝公者為之首今在廬壽之間其徒頗衆軍士為暴略不禁戢如劫招隱寺及大港民家間有捕獲恐人議已即自坑而埋之率以為常凡此皆寶之肆欺罔壞紀律蓋其罪之大者也遠達者一先鋒使臣專任為回易庫監官開激賞等庫於市心置塌坊柴場於江口分布錢物差人於荆湖福建收買南貨絡繹不絕每將諸軍請受銀并折色公據盡行拘收明取暗剋歲月深遠不知紀極簿歷詭秘無從稽考今據達供所管內外回易錢僅有五十三萬餘貫其欺隱不可勝計此寶之剝下賈怨又其罪之大者也土木之工興作無時強占鎮江府倉基以為大第令劉聚郭剛等管創蓋房廊以至起亭榭造博瓦蓮花木廣種植幹辦淮甸及平江諸處財產與淮南伐山燒炭諸役紛然略無休息此寶之虐衆營私又其罪之大者也酒庫元許置一所俾助軍用實乃擅置兩大庫又添置脚店百餘處列布闌闔究其用心專以漁奪總司及鎮江酒庫之利寶之赴行在隨行所帶金五千餘兩銀三萬兩今拘收止得銀四萬一千餘兩金錙珠無有矣其在軍中搜買珠玉珍奇之物以為苞苴動輒用銀至三五百錠前後所用不知其數此寶之貨財自殖又其罪之大者也至如庇一庸僧

惠山者住金山寺令蓄二妾於軍中李琦家朝夕出入縱其淫污
岳超母死則役軍士置墳墓而寶親為之行服是宜管軍之所為
哉且寶無尺寸功致身節鉞之貴陛下姑務優容責其來效而乖
戾乃如此雖已罷兵柄置散地而責罰不加焉與以禮求去者無
異臣等備員耳目之司不敢循默竊謂寶之罪彰彰如此大則誅
戮小則竄殛今乃擁節如故非所以示勸懲伏望奮發英斷重賜
施行以慰天下之公議詔劉寶落安慶軍節度使罷福建路馬步
軍副都總管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福建路任便
居住 癸巳名通化軍漢相國蕭何廟曰懷德 故太師秦檜妻
冲真先生王氏薨 甲午上與宰執論給舍繳駁事因曰祖宗所
以置給舍正欲其拾遺補闕若緘默不言豈設官之意然或探人
主意及阿附大臣甚者至於不論臧否沽激取名此正仁廟裕陵
之所戒也陳康伯曰如此之人亦公議所不容也 集英殿修撰
知揚州凌景夏權尚書吏部侍郎 乙未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
良臣移知洪州 丙申秘書少監汪應辰權尚書吏部侍郎 是
日大雨雪詔出內府錢賜三衙衛士凡九萬五千緡且于貧民之
不能自存者三萬九千餘人又以內藏錢帛市薪炭賜之輔郡細
民命常平官賑給諸路委監司決獄事 宋史全文史臣曰天人之
應甚不遠也天大雨雪而

上以仁民愛物為心不旋踵問其應如響是年冬敵嘗窺江欲禁
出閩潛遁者上惻然不許曰朕思維揚之擾至今追恨大哉帝王
愛民之言天實臨之矣未幾亮以自斃

聞噫誠於民而不違于天惟聖人能之

秘書省著作佐郎王十

朋遺右僕射陳康伯書曰乃者大雨雪而雷散繼作而識者憂之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弭災也夫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相公居燮調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災異之說為上力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內脩闕政外脩強敵開闢言路以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弭天變勿以天道為遠聖人之言為悠悠而不之畏也此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固宜鉗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區區憂國之心不能自己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由此獲罪固所不辭 丁酉以

大雪放朝參三日

修武郎御前忠銳正將李師民為閣門宣贊

舍人忠訓郎劉舜謨為閣門祇候師民顯忠子舜謨光遠子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其廉謹可用故擢之 戊戌直秘閣淮南路轉

運判官張祁落職放罷言者論祁宿負罪惡又言祁媚事湯思退起廢持節其在淮西盜用庫錢又團結山水寨動以二三十萬人為名百端科擾人不聊生逃亡浮浪作過之人自行招集名曰放用以為緩急自衛之計故有是命又詔效用令帥司收管其係官錢物令總領官都紮驅磨之 己亥大晴 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令湖南路任居住時浚尚責居永州殿中侍御史陳俊卿間為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闡外臣素

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敬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
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
與以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 詔衡州編管
人胡銓與放逐便又詔昨緣事一時編管羈管居住命官令刑部
開具職位姓名并元犯罪因依中尚書省直秘閣知江州王矩為淮
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朝散郎林仲純知
江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韓
仲道起於法家專務刻薄頃歲周旋刑寺十餘年阿附故相以三
尺濟其喜怒起大獄殺無辜不可勝數故相之亡偶以憂去因得
漏網湯思退秉政以其同出秦氏之門特引援之其在建康以公
庫餽遺旁午秦門殆無虛日丁襖秦氏奴也曩與仲通劾頸交令
延為上客日與晏飲詔仲通落職放罷 初命郎官以上舉縣令
既而朝議以選人不可授大縣第令籍記姓名右諫議大夫何溥
言朝廷用人不可拘以資格且如今日為選人明日改京秩其人
則猶昔也而差注之格乃有等差蓋銓曹之限仕進者不得不爾
若朝廷用人乃拘其法又何以薦舉為哉故臣寮所舉者才也非官
也望詔三省於已舉之數毋拘劇易早與差除行之十年則天下
縣令舉無濫授之患矣詔權令通融差注 詔浚運河以淮東大
軍庫趙剽錢六萬九千緡鎮江府常平米萬三千斛為工役費命
提頤淮東錢糧朱夏臣兩浙漕臣林安宅董視之 武功大夫英

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言兩淮所出馬低小名為淮馬自成一種比之江南尚可蓄息而州縣拘籍戶馬以應使令不特責其馬而又欲人與芻稻隨之貽費滋多大為民患是致民間不敢蓄馬望嚴為禁約從之 辛丑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綸知建康府 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奏瞻軍新中酒庫以二十萬緡為歲額從之 壬寅詔館職續編元豐以來會要 詔諸路總管鈐轄人從並減半添差官與三分之一其添給驛料並減半用右諫議大夫何溥請也 建王府內知客龍龔曾覲乞月給御厨折食錢如在京王府例許之此細字不當書以日曆不見龍龔除內知客月日故因事附見 武德即新知復州董誠為兩浙東路兵馬鈐轄以其妻父劉琦言誠在復州薄有產業也右宣教郎新知蔚州周冲翼移知復州既而侍御史汪澈言琦蔽於子婿之愛故其相近乃指定差遣為之陳請非有事故詔以誠為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澈上奏在此月丙午誠改命在三月庚午今併書 左正言王淮言朝廷嘗立賞格給賣官產以勸赴功之人而吉州所申興提舉官所言高下遼絕朝廷為之罷提舉官逮今踰年而所減三十萬緡猶未可盡準近者永豐之民詣御史臺訴科賣官田之弊至有已輸錢未嘗請射田土者蓋其始作備倡為欺罔者魏安行其人也安行初守除州嘗以墾田數千頃邀賞于朝矣就加覈寔輒復不然其為戶部即嘗獻營田之策矣試之維揚蔑聞成效徒以口舌僥倖得官今又持節江東傲誕自如恬不為

怪望錄其前後欺罔之罪特賜罷黜仍戒諸路守臣給賣官田並聽民戶實封投狀請買毋得抑勒累榜不售申明裁減其吉州先科數人戶輸錢在官不願請射田土者特行給還詔安行罷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餘從之安行在江東急於受賞督迫州縣鬻田甚峻屬一切望風在朝請郎知徽州洪适甫至官民競赴愬适曰賞可慕民獨不可愛耶乃戒屬邑有虐吾民者必劾已而安行罷去民卒得寬 是月金主亮令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分作五軍皆用葦絲聯甲紫葦為上黃葦青葦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亮每自說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月按是月甲辰朔丙午宰執進呈昨得旨問儀鸞司換舊陳設有無收支上曰陳設不過享

廟及人使至特用之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收支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為尚乃詔自今非破損勿易仍先申尚書省乃下有司以新易舊 右朝散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李若川移東路 軍器監主簿楊民望言監司三弊一曰按吏徇其好惡以示威福二曰巡按以察州縣而一縣所費或至千緡三曰公使互送過於供給蜀去朝廷遠吏尤自肆乞命監司帥臣互察從之民望成都人也 丁未左朝散郎新知江州林仲純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 降授右通直郎新知黃州林珣移知江州 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彭合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合尋卒 戊申詔邛州復

置惠民監歲鑄鐵錢三萬緡利州六萬緡為額內大小錢各半初
議者請復嘉邛二州鼓鑄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言嘉州無鐵
可用乞令邛州以所造日額衣甲鐵炭改鑄夾錫錢而令利州以
鑄錢所餘鐵炭對數打造衣甲委遂州守臣提舉措置仍隸屬總
領所從之計用本錢三萬九千七百餘緡淳熙六年十月並改鑄
利州六萬緡計用本錢十一萬四千餘緡邛州三萬緡
一折錢直秘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伯奮行太府少卿總領
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 己酉右朝散大夫知贛州
陳輝直秘閣再任以右正言王淮言其治行也 宣正大夫案信
軍承宣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後軍統制王喜辛喜驍勇善戰西
人畏之 庚戌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升入對論福建上
四州鹽直太重時議者亦言福建路科賣官鹽其弊已甚昨者汀
州又以科鹽遂媒賴福高之禍臣聞閩地瘠薄舟車必通明道以
前鹽法固未立也景祐之後始置海倉買納收秣鈔錢十萬緡以
三分之一許客人於權貨務入納興販一分與轉運司般賣充上
四郡買發百餘年間公私便之宣和末偶因兵火客販阻絕故海
倉之鹽盡歸州縣般運建炎間雖量增價值猶是官司置場出賣
民未以為病也續因邵武軍簽判趙不已獻言本路每歲遂納鈔
鹽一十萬緡節次增至三十萬緡為額鈔錢每增鹽價遂長頃年
每斤不過三五十文今甚者至百有餘錢矣官價既高私販難戢
州縣貨賣不行始儀抑配議者以為今欲上給經常之費下寬齊

民之力無如取歲計之實用去無補之虛耗且如本路歲賣鹽一千一百三十萬斤以錢百二十為率計收錢一百三十五萬六千緡歲計所用不過六十萬緡據實而取民亦何辭自餘七十五萬六千緡悉非公上之人多與運網人充優補糜費兼供官吏百種侵欺此所謂無補虛耗重困於民力為可去也今漳泉興化福州下四郡見行科納鹽息計產而出謂之產鹽錢印契而出謂之浮鹽錢每歲不下四十餘萬緡行之既久民亦安之上四郡所用歲計六十萬緡以數內三十萬緡視下四郡令人戶既產印契作產鹽錢入納然後罷海倉之買納免官司之運賣弛一路之禁權所至場務別行季官拘收稅鹽錢歲約三十萬緡湊成六十萬緡則歲無不足之患矣或者又欲做茶引之法縱漕司造長短鈔引合同號簿據遂州縣合運歲計并鈔鹽綱數分拋令自招客人入納見錢算請仍以合同號簿付懷安等處鹽倉支鹽謂如本州賣鹽一斤為錢一百文內二十八文係漕司鹽本增鹽等錢二文助學錢一文吏錄錢三文醋昔錢六文豐國監錢二十五文市用錢每斤共計錢六十五文入納見錢六十五緡即給一千斤鹽鈔之類仍便指躬往賣去處與百姓和合買賣而六十五文之外利歸商賈則人亦必樂於入納况所在鹽價不等少者或什伍多者獲倍稱之息乎所有拖脚耗鹽之數並依舊優潤客旅州縣却將所賣鹽鈔錢並據諸色科名分利發納不用鹽本坐辦歲計而宿弊可以盡革二者之策俱可施行若有前所言科產浮言錢及收稅

鹽錢滿六十萬緡以充歲計而使民自便亦云善矣竊恐曠日持
久言利之臣又欲官自煮海重困居民誠為措置刻石以示永久
則不足慮矣由後所言行長短鈇引竊恐漕司州縣之吏利於科
擾及監司州郡欲以網運周旋人情巧為不可之說欲望下臣此
章令福建路諸司公共詢究風俗博求利害擇宜於永久可以便
民者嚴立程限以實來上陛下斷而行之則八郡之民均受其賜
且免州縣分差使臣下鄉科擾之弊詔福建諸司同具措置限兩
月申尚書省 太僕寺主簿兼權光祿寺丞李浩主管台州崇道
觀自請之也先自胡憲乞歸查籛被論浩亦不安於朝與王十朋
相繼求去云此以浩墓志參修 癸丑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主

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 甲寅少師寧

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為太傅充醴
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奉朝請存中領殿嚴幾三十年至
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誦言存中之過上感其言存中聞北
事有萌乃上疏言金人年來規畫有異雖信好未渝而虵豕荐食
之心已露宜及未然於沿邊衝要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海
沿江預具閱艦至於選將帥繕甲兵謹閱梁固疆塞明斥堠訓郡
縣之卒募鄉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條為十事以獻會趙密
謀奪其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其議乃累章丐免此以王曠
神道碑修入碑詞不無緣飾然以事考之北敵寒盟存中再起而
趙密適罷則似以此故也今但去其潤色之語而以王十朋等所

言載於其前則
事寔自見矣

前一日上召學士楊椿草制且諭大臣曰可令

密於未宣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
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
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為法 隋州觀察使殿前司神勇
馬步軍同統制李捧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仍以神勇軍隸步
軍司 親衛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落階官為利州觀察使
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 詔殿前司日前諸將下有除尅培敏私
放債負之類並日下改正住罷兵校差出回易及私幹借事限一
月拘收回軍務在優恤士卒以稱朕意仍於軍門榜諭 乙卯閣
門祇候御前忠銳第五副將軍劉舜謨為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
劄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林覺卒 丙辰置行在
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
同見錢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蓋權戶部侍郎錢端禮主行
之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初命徽州造會子紙其後造於成都
丁巳右朝請大夫楊抗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西路提點刑
獄公事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茲為京西路轉運副
使尋不行 左朝散郎京西路轉運判官蔣汝功為夔州路提點
刑獄公事 庚申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以本軍酒坊六十
六歸之戶部後二日同安郡王楊存中復以私家撲買酒坊九及
酒本釀具為錢七十二萬緡上之於是歲通收息錢八十萬緡有

竒以其半為行在諸軍馬草之費時諸軍日費芻萬束率為錢千緡上嘗謂近臣自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蓋上思慮深遠如此 辛酉詔侍從臺諫薦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 直顯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傑主管台州崇道觀侯以父存仲解兵柄故有請也 癸亥封建府夏氏為齊安郡夫人翟氏為咸安郡夫人給內閣中俸夏氏江西人曾祖令吉為吉水簿而卒因家為翟氏本姓謝其父寧早死養於翟氏因入內武節郎蔣世忠入宮皇后以賜王至是得封二人為中官所賜會要不書按周必大草翟貴妃為皇后改姓謝氏至云早從藩邸之時王在藩邸左右嬪御不過數十人游蓋稟庭闈之命即指此 僅足以脩使令一日出十餘人厚其資而遣之有一年少而俊麗

者王雖竒之而亦竟不留嘗語宮僚曰殺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寶貝珠玉侈靡竒異之物平生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 甲子

皇叔宗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建寧軍節度使知南外宗正事士街並罷士街等置司泉福二州會士街強市海舟為人所訴右諫議大夫何溥奏其事因請申嚴兩宗司興販蕃舶之禁不惟官課增而民業廣庶幾銅錢出界之令可以必行仍乞擇宗英往代其任詔大宗正司更選宗室二人既而言者以為南班至少請擇內外宗室文武之廉正者更主之乃命左朝散大夫士初知西外宗正事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子游知南外宗正事自是兩宗官率多用文臣矣言者乞擇文臣在三月乙卯士初等並命在庚寅今聯書之 詔

偽造會子及扇搖之人並依見錢關子法己見元年十月壬午六月十月戌申 甲

子上與宰執論薦舉人材因曰人材當用寔可濟事者若高談濶雖可觀然徒欲近名辟猶畫餅終不可食何益於事卿等宜審度之 乙丑詔經議詩賦依舊分為兩科以取士先是右諫議大夫

何溥上疏論經議詞賦合為一科之弊以為兩場俱優者百無一

二而常布之士皓首窮經扼於數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

經義得免解舉人及應舉進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

場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宿學有以自展溥建議在今議年正月壬寅

者多以為經義詞賦不能並精又減策二道而併於論場故策問

太寡無以盡人且一論一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雖有實學

無以自見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

經久可行申尚書省至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奏依舊為兩科

詩賦不得侵取經義分数若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

賦人才不足之數聽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為率毋得過三分自今

太學補試為始於是行之至今 中書言昨以僧徒冗濫令禮部

權行住給度牒已經二十餘年望量行製造度牒立定價數分降

諸路州軍詔戶禮部措置戶部乞每科給降二千道每道價五百

千綾紙錢十千皆省陌兩浙州軍輸左藏庫江淮荆湖京西輸三

總領所江西湖南閩廣委逐路提刑司仍輸左藏願以金銀計直

者聽從之 左朝請即知徽州洪适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

事 武翼郎新知叙州武鉅移知均州以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其才可用也 丙寅詔通進司承受內降文字並封送三省樞密院先是內降詔旨未經朝廷奉行多漏泄者議者以為言詔給事中黃祖舜措置祖舜乞選內侍省官二員監通進司每日降出御封文字並用黃絹夾囊盛貯監官親書名姓封發仍令門下後省印歷批轉旬終赴省結押日具承受奏牘及御封名數申省至是行下 丁卯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劉光時陞忠州團練使再任以州民吳洪等言其治行也 庚午侍御史汪澈言敷文閣侍制知平江府朱翌本秦檜腹心之交自選人拔擢二年而至待從復判檜而附范同故檜怨之刻骨自公道之行朝廷照其久竄嶺表在汝拭之列寔叨郡寄所至不治近差李寶往平 措置防扼海寇翌漠然不顧泛以武臣待之使寶徒手無所施功及其哀懇亦略不介意至煩朝廷又遣林安宅國事安賴馬望賜罷斥以為不治者之戒從之安林宅時為浙漕其遺行月日未見當考 是日左司郎中徐慶賀金主生辰還過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州事徐宗偃為言金主初無恙因諭以去冬省劄詢問對境疾病事恐或至失墜則有悔吝於是宗偃因慶歸以省劄上之 辛未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張修卒 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嘉國公秦喜薨于建康

建炎要錄卷一百八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甲戌朔詔起復左武大夫興州刺史殿前司破敵軍統

制陳敏以所部千六百人往太平州駐劄尋改隸馬軍司

都省所奏附見未見降旨改撥之日當考 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故相以愛憎進退

天下之士或挾私立致通顯名器溷亂豈非害治之大者仁宗朝

范仲淹常為百官圖以顯猷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是而可以為

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不察近者紹興初常命宋裴編修差除格自

宰執達於寺監承簿其書斷自元豐以後願做此意申勅攸司

重加編緝命二三大臣遵守格目凡遷進淹速必稽其次序

使累朝典故舉行於今日事下吏部後下行已邠右諫議大夫何溥為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仍兼侍講先是溥常言君子小人和同比周之弊有曰同近於和而和寔非同比近於周而周終不比世人之假同以為和托比以為周求濟其一己之私而卒貽天下之患臣願辨之於其早制之於其微使同與比之跡其形而和與周之寔常者則朝廷正而百官正矣又言軍政之弊曰為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剝剝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披堅執銳之士化為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歲課月計利歸私門龍斷自如百姓失業甚者死亡不補虛數日增沿流尋源所宜痛革又言為備於無事之時擇才於自代之舉置總帥以護諸將則勢同臂指募民兵以捍兩淮則可固藩籬皆當今急務上察其忠乃有是命 監察御史陳之茂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秘書丞兼權吏部郎官杜萃老守監察御史 詔太傅同安郡王楊存中朝朔望 大理寺丞姚邵為京西路轉運判官 徽猷閣直學士提學江州太平興國宮洪邁知平江府先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屯平江以防海道而守臣朱翌議多矛盾朝廷以寶嘗為邁所薦故改用之詔錄勲臣魏仁浦馬知節余靖寇瑊張述諸孫各一人用効救也

仁浦故相知節執政靖瑊從官述職方員外郎以嘗請立皇嗣故

唐衣尚書禮部員

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左中奉大夫普行尚書禮部郎中 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

劉弼前中軍都統兼知成州吳拱移知襄陽府依舊中軍都

統制

拱遙領利西統制蓋以携西兵之鎮故也

召武功大夫榮州刺史知襄陽府

劉澤赴行

左朝請即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洪

适移江南東路避親嫌也

辛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為兩

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朝散大夫知真州徐康提舉兩路

常平茶鹽公事

壬午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

參知政事

詔秦檜妻冲真先生王氏改贈希妙先生起居舍人

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王氏以先生祔于檜之廟而為配之不

合禮經乞歸先生之告于有司仍舊秦魏國夫人舊號於禮為

稱從之

王氏復封在此月丁亥今併附此

左宣教郎趙公虞知平江府長洲

縣用洪邁為尚書即時應詔所舉也

詔改直秘閣林季仲故祠

部員外郎李巖老並特恩澤一資李仲復職未盡巖老居母喪而

卒權吏部尚書何溥為之請特錄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李琳卒

癸未宜州觀察使提舉建昌軍僊都觀王

升卒

丁亥給事中黃祖舜言身後恤典朝廷所以褒贈功臣使

之沒有餘榮也契勘故相秦檜當政擅作威福不知有上殘陷

忠良為國劍斂怨其子熺寔與謀議及其亡也陛下保全其家俾

熺休致而歸不寘之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傳之秩又與之遺表

恩寵命橫加殊駭物聽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右武大夫忠州刺

史知鄂州馬羽罷以京西諸司言其不法也

戊子右迪功郎

莫沈為紹興府嵎縣令沈歸安人大理少卿孫敏修應詔所舉也
康寧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遷左僕射參
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侍御史汪澈
言近有旨政並用祖宗舊制然循襲既久有司失於求講徃
徃有未厭人心者姑以遷授恩數六事明之六等檢校官舊制也
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矣節
度以移鎮為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矣承宣分大中小鎮觀
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
侍為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者不帶遙郡舊制
也今則自右武大夫遷官者卒於遙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遙郡承
宣使一落階官遂為正任承宣使矣武功大夫寔歷七年用七舉主
始轉橫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為閣門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制
至右武即矣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
以為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々皆是至有法當入第六等
如武翼郎或宣贊舍人而除者矣臣為賞罰所以屬世磨鈍使
人歎之不可必企之不可必及是以祖宗規模宏遠董正有序名器
之重不可假人昨自權臣用事動出己意倖門一開錯雜並進
浸淫于今可為大息望詔三者樞密院將此六事參酌典章
務存大体立定剛目貴於遵守不必曲徇人情以趨捷徑度可
以鑒成憲行故事仰副陛下規恢之意詔中書門下後省看

詳尚書省 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講何溥進兼侍讀 權尚書禮部侍郎金安節度兼侍講 辛卯武義大夫

金為為閣門宣贊舍人

馬湖州人初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起居舍人兼權中

書舍人虞允文言閣門貼職祖宗所以獎勵邊功未嘗妄予按于為以財用東南因訥粟授官交結故相奉檜以看閣子為名使專任南詔出訥之責累官正使人所不齒今一旦授以上閣之秩人言藉之臣以為決非陛下本意上覽奏謂輔臣曰朕初不知曲折當如此請以戒後來僥倖之門或曰為常造海舟以獻王繼先其直萬緡舟中百物皆具是除繼先所屬薦也此為王繼先得罪事寔故左朝奉大夫致仕李光追復右中大夫官其子二人先是

其妻縉雲郡夫人管民言光遷謫嶺海首尾十八年二子喪亡二子流竄田園屋宇盡皆籍沒骨肉流散身後二子三孫俱白丁祖宗以來執政官得罪未有如光被禍之酷者宰相陳康伯進呈故有是命

詔輔兵擅開窬者傳錄文字並依建炎指揮從軍法

建炎二年十一月

月其闕額以府軍填補月給錢米皆增之 壬辰左朝請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夔知徽州 左從事即監行在者倉

上界史正志充樞密院編修官正志江都人也 甲午戶部奏

左藏西庫見錢不多所有月支券食等錢欲以銀會品搭諸司

百官以十分為率六分折銀四分會子軍五分折銀三分見緡二分會

子從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宋肇

主管建昌軍僊都觀 初戶部奏以官田授棟汰使臣事下兩省臺

練事祖初見正月戊寅既而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虞允文臺諫社

華老梁仲敏等言臨安一府棟汰使臣軍員凡一千六百八十有八人

歲用料錢等九萬一千餘緡細絹布綿二萬五千八百餘匹米二

萬八千餘石而本府屬邑除昌化監官富陽無係官田外其餘六

邑止有四千一百七十四畝有奇是一兵之田未及一畝若如議所陳

紐其衣糧請給計其價而給其田則所贍養者不過數十人其

坐而仰衣糧者尚千餘人也不特事體不一又勞逸不均矣

謂宜下有司將賣不盡係官田及戶絕寺觀無主田并僧道無

主田盡行拘收又將日復沒官田歲行抄籍以待兵田之數相

當而後施行庶無不足不均之患丁酉詔吏兵部長貳參酌措置後不

行日歷就載臺棟給舍議狀于此日而臺諫止有殿中杜莘老

使棟梁仲敏二人按此時汪澈為特御陳俊卿為殿中仲敏

為監察王淮為正言今年四月一日澈自中司出使意當在七月以

月六日莘老遷殿院七月一日澈自中司出使意當在七月以

後是時西掖乃揚邦弼虞允文二人九月邦弼致仕允文特員

今邦弼不繫銜或又是九月已後所上也已亥言今大臣省親細務詔左右司措置申尚書省康

子故朝散郎充徽猷閣侍制張宇發特贈左朝請大夫宇發靖康

初從陳迺庭使北死雲中之佛寺至是其家請故也 初左朝

請即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三監公事洪适入對論役法事曰臣

竊見元祐指揮合役坐闕人戶不及三番處令顧募蘓軾謂

聖恩欲使百姓空閑六年是以紹興二十六年之旨散役六年者

與白脚同行之數年下戶得以寬佚間者宣州守臣有請款不候六年再差上戶有司誤以徵役六年之文衛改下戶畏避多致流徙蓋上戶稅錢有與下戶相去十百倍者必俟差遍下戶則富家經隔數十年方再執役臣守徽州以婺源一縣言之有差役及一貫稅錢者民間哀訴誠為可念乞仍行二十六年指揮庶使細民鼓舞德澤人口二都之內上等五戶稅錢各五十千中等五戶稅錢各三十千各曾應役若以徵役六年再差恐中等五戶僥倖終免乞自第一戶差至第十戶然後再差所貴役法均平上下稱便詔戶部者詳至是戶部現在法差募保正長通選物力最高人充應二年替無可選者於得替人內輪差乞申明

行下從之夏四月癸卯朔詔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新知襄陽府吳玠以西兵三千人戍襄陽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

諸軍都統制吳玠戍武興姚仲成興元王彥成漢陰李道成荆南田師中成鄂渚戚方以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成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玠以所部戍之其闕額令吳玠招填限一季

吳玠移七日歷全不載王之望申省劄子云四月二日指揮甲辰初二日也

先是統領四川財賦王之望間有邊隙乃自益昌運糧十萬石至武興及拱移軍遂以歸舟二百七十餘艘載其軍然家而下軍過合州守臣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申以私錢餉之軍士皆

喜師申稭中子也

按此則拱之軍蓋自嘉陵順流入大江峽州或荆南之襄陽也

拱衛大夫忠州

團揀使劉貴提舉邕州左右江兵馬賊盜公事兼提舉訓練峒丁石朝奉即何休知化州還言廣西轉運司自權監之後利入頓虧遂令諸郡變稅折錢如化州額管稅米八千石歲用萬五千石漕司歲於本州科六千五百石赴客送納每石折錢二千六百而合水州和糴萬石支價錢四百仍就稅戶均糴民間甚以為患乞於廣州權監數內撥一半赴漕司充歲計今遂州之稅各隨本州送納戶部乞生法約束行下從之既而左朝奉即知廉州程遜召還亦言廉州丁米偏重每丁有輸八斛六升者而漕司又以丁口歲數二分食監錢糴米價償之事下戶又以丁口歲數二分食監十餘萬斤民力益困願減丁米三千石而以賣監錢糴米價償之事下戶部尋以遜為大理寺丞

休上奏在甲辰遜自中在

已酉今併書之

乙巳言者論州郡之學其間無進取之路故士之去就

甚輕所養無素乞權罷太學補試而於諸州養士每百人中選其

行藝之精者歲貢兩三人入太學庶幾所得皆素養之士且非一

日之在郡學者皆以寔能為尚學校不期而自重矣事下國子監

已而國子監言自罷舍法復以科舉取士奉行日久難議施行事

遂之止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顏言歸州去夔

州最近去荆南最遠乞以歸州仍隸本路所有本州歲赴湖北路錢

物依舊赴湖北漕司從之建

炎四年宣撫處置司割歸州隸本路紹興五年還隸湖北

丙

午右朝奉郭淑通判蔣州右奉議郎知袁州萍鄉縣呂輔通判
濠州並填復置闕 丁未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于
宰執曰竊聞使命往來規邏窺度之言莫不以敵國遷都決定於
春二月今四月矣其言未驗迺曰先至洛中者花或又謂星
臺陳獻拘忠乞以今秋為期蓋詭詐巨測初無一定之論在彼者
雖無論之定而在我者當有一定策以應之則事至而不詔今日之
勢未往衰兩淮最為要害守之則長江可守豈之則江不能保
利害灼然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經理固不能少援誠使在我
之策既定則彼之已遷未遷皆不足深慮矣 唐成集莫殿修
撰曾幾周綰並陞敷文閣侍制幾提舉洪州玉隆觀綰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 初殿前司左翼軍駐漳州郡鬻官鹽以供其
費其後此軍移泉而鬻之如故凡於村郭分十八場悉以民戶編
排為甲赴場市鹽定其等第限以斤兩深山窮谷之民無一免者
人甚苦之至是侍御史汪澈乞委提刑司相度利害如所收錢非
起發贍軍即與住罷從之 左奉議郎知遂寧府何驥為潼川府
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清奏府城
摧倒者千八百餘丈乞支降錢二十七萬緡米七千石調三衙卒
九百人分頭修築從之 壬子忠訓郎韋珪為閣門祗候珪淵孫
癸丑詔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許在留殿前司部曲五
百人諸子壻各進官二等以其奉祠故也 右正言王淮以父憂

免 丁巳御批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
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以已
見實封聞奏時久雨故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請之上謂宰執
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可令侍從臺諫各具時政之闕有不便者即
與改正宰臣陳康伯朱倬皆待罪上曰罪在朕躬豈可移過大臣
翰林學士何溥言安邊之圖雖在擇將帥而立國之本要得人心
惟原天人相與之際莫如自治之急俊卿又言詔下之日陰雲開
霽至誠動天應如如影響然當主憂之時敢下罪其恩慮今敵居
汴京已逼吾境而武昌襄陽荆南各相去數百里宜擇威望重臣
以兼制之使首尾相應又宜密遣人假以他職往來軍中以問諸
將或令逐軍各使腹心將官赴朝廷令大臣與知兵者講說地形
及先後緩急之宜又鄉兵亦宜給以衣糧器甲俾之樂從雖朝廷
方守和議淮上未可屯兵而歷陽儀徵維揚城壁稍堅當陰為之
備他日諸軍可以投足昔唐憲宗中興裴度曰此豈朝廷之力可
制其命特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今苟處置得宜彼知我有人焉或
可以寢其謀矣 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言淫雨之咎竊意卿士之
列郡邑之間有未能上體德意而感傷和氣致召災沴者如刑罰
之失中賦役之不平貪夫侵蝕以傷民財暴吏肆虐以賊民命有
一于此皆致災之由也在內令風憲之臣彈劾在外令廉察之官
按發俾官曹肅清民有愜志則和氣可召而災害不生矣若乃安

內攘外則古無上策時異事異其可施於今者鮮焉何者敵國相持非和則戰其形已定則吾之籌畫亦專出一塗而無所牽制今也名為修和而實相窺伺則為今之謀要使規模不失和好之形而實有備豫之策而後國勢可立也故臣之愚慮其策有三一日厲將帥二曰擇地形三曰明覘候自一二年來沿江上下列屯作鎮其意以備江北也人情狃於無事必不能夙戒素辦如與敵對壘者萬一出吾不意疾驅渡淮而我軍方整部伍理器仗備靡履非一月不能首塗則敵人已奄至江上矣臣謂今日諸將必使之選兵夙戒常若寇至然後緩急可用也軍之所處得地者勝乘險以守則衝犯者不得利據要以守則侵越者不敢過今頓兵江北雖有地利不得預據也而可以預加相視且如盱眙之距京口其路當衝要者凡幾所地稱扼塞者凡幾處除當險要之外旁岐支徑可以分攻越鈔以達江之南岸者凡幾道此雖聖智如黃帝湯武者不能意度而數揣也必須躬歷身到詢人訪古而後可知今不預備也必將有警而後推鋒越江倉皇之間何嚮而險要可據何屯而攻鈔可禦浪進泛行與客軍遠涉者無異則吾何名夙戒預備也臣愚欲乞令沿江列屯各以對江地步令主帥自擇將校量邊壕寨作沿幹道江逐一詢訪土人相視地勢其有可得隨行具圖著錄歸視其軍則不惟躬親按行者可知也時軍行其視圖籍者亦得以知之矣今江北之無兵無城者以為和也而方儲兵江

南以為有事之備若敵有變動覺知能早則猶可以丰淮漢以相
角若覘者不精遠其侵軼入境而方出師與爭則淮漢之地危不
可保矣古者募客刺讎受募往刺者有必刺之道為而世未嘗以
前人嘗死而不敢往者賞重於死故也今使之覘敵雖有冒死之
而未必至於死也而率難其人者賞之厚不足讎其死故雖金人
之存亡汴都之來否尚不得其真則吾何以逆探未然而預為備
禦之計也不得其人則雖儲兵聚糧朝謀夕算而他時必有遲不
及事之悔故臣願沿邊諸州沿邊諸軍皆稍厚假之財寬其出入
或稍優設官賞誘使歆慕候得事實為期而不屑以規矩繩之
不曰覘無不的要之十得六七則將視病施藥亦必不繆矣此三
者皆防守之大計也而以將帥為先者蓋帥得人則擇地覘敵當
自能之有不煩帷幄之慮者矣竊聞朝廷已命諸將擁眾分屯事
事不遙制馭將之術固已得之然推轂授任人得自專權均勢侔
莫相統一聲援不接或失事機臣願精選重臣有威望者俾往視
師盡護諸將庶幾深謀遠美亟得參決戰勝守固克成厥勲實外
攘之策不可不務者也若夫備禦不虞內固根本則願密詔諸路
帥憲及諸郡守貳各嚴保甲之制聯比其民使察非常庶幾姦民
不得伺隙窺發州郡禁卒自守貳而下將舊格合給人從痛行減
損追還營屯敢有違法差使者重寘之法仍汰去老弱專委兵官
中有材武習軍旅者訓練之課其尤者而加賞勸為根本既安而

朝廷無內顧之虞得以專意外攘疆場之事何患不濟 詔天申

節宰執使相所進金酒器並特免 戶部奏乞糴本詔以天申節

進奉銀十萬兩湊與之 監察御史梁仲敏行右司諫 保義郎

梁舜弼漢弼並為閣門祇候二人邦彥養孫也用遺表恩澤特與

之給事中黃祖舜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閣門之職祖宗以來不

以恩澤遷補今授之無名遂寢其命 戊午太常寺言明堂大禮

當用牛羊豕乞下浙路漕司收買前九十日入滌從之明堂正配

及太廟十一室皆用一太牢明堂後祀十五位共八少牢別廟一

少牢配享功臣七祀共一少牢皆有副 己未命尚書右僕射朱

倬提舉三朝國史倬以祖諱辭詔去修字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

財賦王之望乞歲終以諸路州軍額起折估糴本錢虧盈為知通

殿最仍以一年實起到庫錢數為準各具其尤者十州來上俟終

更乞差遣日斟酌施行詔諸路依此行之是歲四川所入增錢三

百八十五萬緡現租額增二之望乃言歲額無虧上其最增者

十州于朝乞籍記而已宋史全文上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貧

不可不與數實明示罪責治道貴信賞必罰漫不經理則是姑息

雖竟辭不能治是日遂進呈四川總領王之望催驅殿最事日上

路亦如此施行 辛酉復升揚州高郵縣為軍以淮南轉運副

使楊抗言其戶口最盛且接連湖梁猥通豪右非增重事權無以

彈壓故也因命右通直郎知縣事呂令問就知高郵軍仍賜經制

錢二萬緡常平米三千石為復軍之費 入內東頭供奉官徐甲

為武義大夫帶御器械 甲子權戶部侍郎錢端禮言淮浙諸場積鹽不售乞立限一月許客鋪入納每五袋加饒一袋不納鈔引及通貨等錢從之 丁卯殿前司言破敵軍改隸馬軍司本軍有闕額竊見南釵吉鈞建州郡武建昌軍多有游手之人乞差將官各一員前去同守臣均定招收共一千六百八赴本司招填從之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為大金奉表起居稱賀使賀金主遷都也初朝廷聞金主欲移居于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于邊若果欲遷都于汴屯兵于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約蓋為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即還燕京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淮麟之聞其議乃見上慷慨請行上大喜此並據趙性麟之請自擇副且荐洪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蘇暎可用許之暎尋卒乃命武翼大夫貴州刺史知閣門事張掄假保信軍節度使代行命掄在五月丙戌 左承議郎魏杞行太府寺主簿用錢端禮荐也 壬申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獻乞量行招填禁軍詔本府今歲上供銀錢絹絲未並權減半以為招軍之費 是月金主亮率文武郡臣如汝洛至北印山因改其山曰太平

建炎要錄卷一百九十

紹興三十有一年五月癸酉朔新淮南轉運判官王柁上屯田利害以為軍士狃於安閑之久一旦服勞田畝其功未必可成望許令民兵於近便處人給荒田一頃有馬者別給五十畝自行耕作俟成倫緒五年之後十取其一十年之後十取其二雖縣官所得不多然積之既久則有不可勝計者其有日前侵耕冒種之人一切不問內有貧下者量給種稅如是則將見兩淮荒閑之田皆變而為沃壤矣從之 甲戌國子司業陳崇言自興學至今二十年六經博士未嘗備員今弟子員至千人而學官每日輪經講說甚不稱勸學崇化之意望加惠學者俾六經各置博士每經擇經明

行修二人充選庶幾經各有師得以輪遞講說詔博士闕員許令
正錄兼講 丙子祕書省著作佐郎王十朋知太宗正丞紹興府
供職十朋丐祠甚力上特以此處之十朋與李浩胡憲相繼奉祠或以論事不合故也當考

直秘閣新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
柅入辭陞副使賜三品服 是日金國賀生辰使殿前都點檢高

景山副使刑部侍郎王全始入境用故事遣中使黃述賜扇帕于
洪澤鎮北都館辭以乘船輒病欲乘馬接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
問力爭不從久之乃至頓下景山等舉趾倨傲述與之對揖略不
加禮又遣人量閘面濶狹沿淮顧眄意若相視水面者識者知其
有貳盟之意此據徐宗偃兩淮紀實 庚辰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

恩授子壻許之給事中黃祖舜等言愿於秦檜當國之日蹤跡詭
秘陰濟其惡中傷善類至今士大夫無不切齒政使於法應得猶
當排抑以厲其餘况欲引例而害成法安可不論 癸未詔前降
指揮更不施行 甲申詔諸路監司失按屬吏一歲及四人以上
者令御史臺檢舉申朝廷議罰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請也 大
理寺言獄空上謂宰執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
然獄訟清簡冤抑得伸亦庶幾焉惟是諸路憲臣或不得人則吏
強官弱民無所措卿等宜思革此弊 禮部郎中王普轉對論取
士分科之弊以謂後生舉子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
自今以往經義又當日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絕竊惟國初至治

平雖以詩賦取士又有明經學究等諸科當時唯明經略通大義
其它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今日經義比也然猶且別立解額
多於詩賦而不相侵紊逮熙寧後應舉者莫不治經故解額可以
混而為一今經義詩賦既分為兩科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捨難
人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所不免望詔有司追倣舊制將國學及
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為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
即乞以累舉過省酌中人數立為定額而分之仍於經義之中優
取二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以永久並行而無偏廢之患矣詔禮部
國子監看詳申尚書省 親衛大夫果州防禦使鎮江府駐劄御
前水軍副統制李輔等六人罷從軍與添差差遣用都統制劉錡
奏也 初議者請外路之獄三經翻異而在千里內者移送棘寺
事既行權刑部侍郎張運以為追逮干證經涉修塗多致困斃且
繫囚充塞於天獄刀鋸頻施於都市豈所以示四方望復祖宗舊
制詔給舍詳議給事中黃祖舜等奏如運章乙酉從之 丙戌直
敷文閣唐文若守宗正少卿 丁亥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張
闡轉對言近詔侍從臺諫條具弭災防盜之策臣備數即曹言之
則出位不言則惓惓之誠不能自己臣竊謂和議以來歲有聘幣
之役民不堪命願陛下母以外裔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
之命怨聲聞於道路願母使敵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之吏職卑
而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願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

而復征至以寬大之澤例為虛文願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誠次第罷行之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矣聞又言郡守監司州縣官吏所以體國愛民者有所未知望嚴小官贓污之法重行司取受之禁勅州縣毋存留斷罷人類詔修造官司毋得展闊使細民咸得奠居至如二稅之先期追呼茶鹽之計口科買征商愈重而行旅客嗟錢貨窘艱而市井蕭索凡此等類不可徧舉又言完顏亮積粟聚兵意在南寇乞守要害防海道巴蜀淮襄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上曰卿言深中時病惟遣歸正人誓書所載卿特未知耳 國子正林栗為太常博士 戊子大理寺丞呂擢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左朝議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劉章知信州 己丑廣西經略司言南丹州防禦使莫延沈卒延沈以慘酷為部族所逐携孥奔宜州奉詔移居靜江府賜州都監俸至是卒其族人共推莫延廩領州軍乃以延廩為南丹州刺史 庚寅吏部言廣西轉通司昨奏以攝官四十一闕注授小使臣及選人論者以為俸給倍增郡邑無以供其費望以其半復還攝官從之 辛卯大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副使通大夫尚書刑部侍郎王全見于紫宸殿景山奉國書跪進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各依位立景山當奏事自稱語訥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上許之景山招全全欲升殿侍衛及閣門官止之上傳旨令升全乃陞殿之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持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

國講和朕當時雖年小未任宰執亦備知得自朕即位後一二年間帝曾差祈請使巫伋等來紹興二十一年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曾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祈請事後因熟慮似亦可從又念歲貢錢絹數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別有思度兼為淮水為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者雖嚴為誠禁亦難杜絕及江已北漢水以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互相扇誘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日何由如此分畫來梁宗弼即兀朮也朕到南京開封府方欲遣人於帝處備諭此意近有司奏言帝以朕行幸南京欲遣使來賀灼知帝意至甚勤厚若只常使前來緣事理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闕初秋畢工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放牧水草亦甚寬廣於此坐夏擬於八月初旬內到南京帝當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或聞王綸知樞密院此三人內可差一員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諳練事務江已北山川地理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又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帝所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事若可從朕言緣淮南地理朕昔在軍頗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民人不多應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者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不生邊事如帝意稍有所難朕亦必從來使回日已後朕以向來止曾經由泗壽

州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歷及知彼處圍場頗多約於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或十二月却到南京帝於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要知端的於次年二三月間又為京兆亦未曾至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却還中都去奏訖降殿朝見次三節人從朝見訖駕興全在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哢哢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時百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出傳旨曰今為開淵聖皇帝訃音忽覺聖躬不安閣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既而詔全曰適所未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

於是館伴使翰林學士何溥等錄其語進故得知者一二馬宰執聚殿廬議舉哀典故或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於是禮房告報使人垂拱殿茶酒為臟腑不調可移就館中排辦令參知政事楊椿押賜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予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馬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亮求豐渝盟此大日歷乃無一字及之蓋是時邊事未動固宜秘密也而北使詩語小歷亦復草略語何哉徐夢莘所進北盟會編已備載其詞今併其本末詳之備後有考自大金賀生辰使具官已下據日歷本文自景山奉國書已下據晁公志金人敗盟記自景山當秦事已下據趙姓之遺史但姓之誤以王全為正使今改正之自東壁面北厲聲據晁公志敗盟記及今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下沿邊將帥監趙姓之遺文自既而詔全曰已下據晁公志敗盟記及下已下據趙姓之遺文自既而詔全曰已下據晁公志敗盟記及

五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自宰執聚殿廬已下
據日歷會要朱熹撰黃中墓誌及熊克中興小歷

壬辰宰執內

殿奏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敵意可卜宜練甲申儆靜以觀
變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應之麟之曰講信

之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厥請將自塞矣此

麟之墓誌修入誌又曰如公計其人果無語按初麟之既請出使

北使之未止諭亮意非議割地也今不取至是北使出嫚言且聞金主親提兵將大舉聲勢極可畏麟之大

恐不敢直辭其行第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雖遣使無益上

大怒此據趙姓詔兩浙江東福建諸州守臣將見管禁軍弓弩

手以十分為率揀選人才強壯堪披帶人五分遣常部送樞密院

教習拍試聽候使喚 太尉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

給真俸 癸巳天申節詔以臙臙不調免上壽命同知樞密院事

周麟之燕北使于都亭驛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

及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侍從

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祖舜楊邦弼虞允文

汪澈劉度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上旨云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

問戰當如何執政欲遣閔全將禁衛兵禦襄江上流允文言不必

發兵如此之多慮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

虛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執政以金主在溫湯汝州恐其涉漢而

南不聽日午下詔發喪宰相常服金帶率百官入和寧門詣天章

閣南隙地舉哀仍進名奉慰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於外

為大行淵聖仁孝皇帝立重即學士院為几筵殿用神帛上特詔
持斬哀三年以申哀慕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請庶人禁樂百日從

之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繳錄到大金

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

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

此指揮即五月二十六日尚書

省劄子四川總領所事類史有之時朝論洶洶入內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

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因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人情皇惑上意

雅欲視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

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

為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奏曰朝廷

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

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彼日以強今幸天禡其魄使先陸言以警

陛下惟亟留聖心焉 詔使人王津園燕射特免錫賜依例 乙

未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為

四川宣撫使仍命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王剛中同措置應千事務時有詔夔路遣兵五百人往峽州屯駐

俟荆南有警則令夔路安撫使李師顏親往援之左承議郎知梁

山軍晁公遡始至官以書遺大臣曰公遡在蜀久於其山川險阻

亦粗識之嘗料吳興州足以蔽遮梁益以當一面而其力不能以

及夔或者敵人擣夔之虛而入之是猶知守其閑閤而忘其藩垣之可穴也李武當在夔則藩垣固矣然或使之出夷陵援荊州夫夔誰與守之按夔之地圖自夔至夷陵其間通谷數行敵由興山而出則李武當之歸路絕而三軍之心搖不可以戰由大寧而出則昔吾伐蜀之故道也距夔百里而近則為斷其脅而入其腹心彼已舉蜀矣吳襄陽之未出蜀也興州之兵皆得而將之置於襄陽去興州甚遠惟與麾下三千人俱乃孤軍也處於四通五達之郊而無大險介於一二主將之間而不相親江夏田公蓋與襄陽交至淺也朝廷本使田公在江夏以荆襄委之而倚為距防今乃分其地以予至淺之交荊州有警又近捨田公而用李武當田公不能不失望萬一襄陽不支必謂非我部曲不得專其功則不肯赴其難是襄陽獨三千人禦大敵守則不足以固戰則難以勝衆徒奪吳興州手足之扞而荊州不得襄陽以為蔽公翯未暇憂此而先為蜀危之也時師顏又調屬部禁軍以補夔州之闕公翯言夔之興寧鄉萬之漁陽鄉其人皆勇壯伉健有過於正兵如有願自効於戎行者後錢之外一無所征大不過捐千戶之賦耳有蒐兵之實而無餉饋之費師顏不能用公翯任城人也 侍御史汪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議厚遺金繒而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睿斷置帥江干而專付閭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

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然後以不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幾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 是日賜北使御燕于都亭驛命尚書右僕射朱倬押伴從例賜北使副酒四大金餅菓穀四大金校犀皮合餅合金器悉賜與之 丙申宰執赴素幄奏事 侍御史汪澈為御史中丞 起居郎楊邦弼起居舍人虞允文 並試中書舍人允文自賀金主正旦還首言敵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之計至是遂擢用之 詔因孝慈淵聖皇帝升遐合支用錢物並送後省官看詳酌中裁定毋致妄費 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趙不猷罷坐李道移屯荆南營寨不立故也 直秘閣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李祖陞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 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對於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邊面濶遠而兵力分宜遣大將上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先命湖北漕臣同鄂州守臣建寨屋三萬間以待之後二日遂發江西折帛湖廣常平米錢及末茶長短引共一百四十餘萬緡湖北常平義倉及和糴米六十三萬石料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收以備軍用 江西折帛錢四十六萬餘緡末茶長短引五十餘緡湖南常平義倉米錢四十六萬餘緡銀萬兩湖北諸州椿管及常平義倉米共三十六萬石鄂州椿管江西上供折 又以江東上供折帛錢還池州如江西之數用戶納料十萬石 成戌上成服于几筵殿 太學生程宏圖等上書言今

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敵人之
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
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蓋金人憑陵之計甚久前日二使殿上之
對軍民士夫恨不寢其皮而食其肉臣等願朝廷姑善留之為之
詞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實汝言非
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為前進之策亦可以挫
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國家自和議之後為故相秦檜所誤沮
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
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
下也要當首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賜宇文虛
中之爵而為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寃而又下親征之詔移蹕建
康則其氣固足以吞強敵矣今敵重兵已臨汝穎使吾不先發則
敵直窺襄陽突至淮泗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
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江非所恃而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
早計者夫所謂人望雖不可徧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
人也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銓以直言
得罪於秦檜不死於檜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一臺諫
之任則說陛下為苟安之計者皆屏息而不敢為也今日之事勢
已急矣然臣恐朝廷之上猶以強弱不敵之為憂財用不足之為
慮臣謂兵之強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係焉國家自休兵以

來凡百冗費豈無可減罷者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罷去則民可不加斂調發有餘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矣宏圖瑀弟子也 太學生宋芑上葉義問書言今使者在廷口傳敵意欲需我漢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而其意豈在於其地與其人哉挾難塞之請以釁我也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長驅而來耳為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聲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強亦足以激吾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告其主曰吾與汝約和以來吾攻苦食淡傾內帑之儲以賂汝者三十年矣吾於汝無負矣汝欲戰吾率三軍之士與汝周旋若無厭之求吾不能聽亦使之知東南有人而示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告中外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讎下雪生民之耻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國以和議者無問存沒悉正典刑於是斲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唱和議欺君誤國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怒髮衝冠而西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之日吾之民將見人自為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願朝廷決意行之無疑自今日以往由宰執以及臺諫侍從之臣則當日造於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於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籌

畫必定於旬浹之間以解東南倒懸之急以慰西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 己亥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等辭行上御後殿東廊之素幄宰執起居畢升詣御榻之東西相向立上與宰執已下並首經衰服掩面號慟使人朝辭畢哀止次引景山赴幄授書訖退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率百官赴几筵殿門外南面拜表請聽政詔不允 賜北使御燕于都亭驛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白巾常服黑角帶入驛押伴 詔幹辦內東門司趙志忠弛慢不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初北境有被逐將渡淮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濠州劉光時疑寇至是日遂驅軍民入橫澗山謂之移治居民皆棄其資產而去生理蕩然淮南轉運副使王柎聞之遣卒五百人押歸舊治事聞光時坐貶秩七月己丑行遣 庚子百官再上表請聽政詔不允 詔浙東五郡禁軍弓弩手並起發赴判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誥浙西諸郡及衢婺二州並赴平江府駐劄浙西副總管李寶江東諸郡赴池州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福建諸郡赴太平州駐劄破敵軍統制陳敏江西諸郡赴江州駐劄都統制戚方湖南北非沿邊諸郡赴荆南府駐劄都統制李道軍並聽候使喚 辛丑百官朝臨畢三上表請聽政詔答宜允自是日一臨至小祥止 詔右廸功郎史岑年改合入官岑年為修仁尉叛兵齊迷之亂草寇蜂起岑年盡散其衆至是始錄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州財賦王之望言契勘蜀中三大將下軍兵一歲衣賜錢糧絕長補

短錢引二百道可養一端前年三將增招一萬人及吳璘下招填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共約歲用錢引三百餘萬道朝廷節次降到截留錢物共二百五萬道所闕尚多近四月差吳拱將帶三千人往襄陽令吳璘限一季招填又合歲用六十餘萬引財賦有限支費日增恐不可以持久今兵雖未必用而邊戍不可省四川諸州禁軍除闕額外見管三萬餘人其間儘有強壯及格少嫩向長者但訓練弛廢事勢苟簡不成部位多只充守倅兵官占破襍用枉費廩給今若揀選一半分作三番如祖宗時出軍法每年發遣一番往隸三將以充戍守八隊教閱周而復始如此則分在三將者常有五千人可以暗補所闕之數三年之後教閱既徧一萬五千人皆為勝兵無事則散在州郡緩急則盡可為用如禁軍不足即於廂軍內選刺若有逃亡事故本州逐旋揀填其逐兵自有本州衣糧不過歲番五千人者給口食米耳每兵月計七斗五升歲用米四萬五千石若以招軍止贍得二千五百人更欠衣賜料錢之類前三將招萬人之後軍中子弟長成者不多以後若有招收必更短少恐不如諸州見所揀聞軍中每次招軍外來一人費至百千少亦半之若期限促迫則所費愈多將士頗以為苦或謂川兵懦弱不堪戰守是不然在所以用之何如耳今三將軍中亦不純是西人西人多而川軍少又經揀選參襍而用何所不可契勘四川腹內州軍並各無事其西南接近蠻如瀘叙嘉黎等處邊界亦

皆安帖無用多留禁卒兼每歲一番係見在人六分之一在留在
川者尚有五分亦不之用惟夔州新置武帥控扼沿流而李師顏
見團結教閱想漸成部伍若夔路禁軍免行抽撥亦不過減千人
以下更在朝廷詳酌 六月壬寅朝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權尚書
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為何官俊卿
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
敗事後卿曰人皆以浚為可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俊卿又
言張去為竊威權撓成筭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
勇至是宰執奏事上曰陳俊卿取言朕將賞之陳康伯言俊卿在
臺振職乃有是命 御史中丞汪澈入對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
軍政隳廢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
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無令
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今局
務之可省者尚多支費之浩漭者尚廣百官之冗員尚衆官府之
橫用尚繁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從之 拱衛大
夫利州觀察使張榮添差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泰州駐劄榮
本泰州土豪建炎間聚衆為盜屢與敵角故復用之 癸卯以淵
聖皇帝昇遐降諸路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 詔中書門下後省
詳議約節事件用汪澈疏也已而給事中黃祖舜等奏併敕令所
歸刑部權罷籍田司減太常樂工省大理評事三員主簿一員太

學博士錄正書庫官指使武學諭各一員軍器所監造官二員幹
辦提轄監門官各一員從之 丙午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詔

諸路監司節浮費以待用仍自兩浙轉運司臨安府始 權尚書

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國子祭酒 右朝奉大夫通判建康府蘓

師德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師德以常同支壻故久廢至

是稍用之 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陳正同與左朝請大夫知建

州五傳兩易 丁未出官人三百十九人 趙姓之遺史六月乙丑

人上聞淵聖訃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詔

院女樂上不忍良家子陷于絕塞乃盡遣出宮姓之所云或即此

事按今年七月丙子詔書有云地者放嬪御罷教坊惟是約已松

民而浮言胥動幾感衆聽則姓之所記乃當時傳聞之詞非實事

也 戊申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入辭詔賜金器劔甲 已

酉御史中丞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仍節制兩路軍

馬澈辭節制許之 監察御史杜莘老守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

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時陳俊卿既出臺求

去甚力莘老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况多事之際今俊卿輩在

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為然俊卿乃復留 是日右朝奉郎通

判楚州徐宗偃遺鎮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肅膺宸命進師廣

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今日之事非他事比安危成敗在茲

一舉古人有云唇亡則齒寒盖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

先守淮頃歲韓宣撫駐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成

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名八里莊

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銳控扼萬一有緩急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為其用則高郵廣陵豈足以捍其衝若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山東諸郡怨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錡亦以為然 庚戌詔布衣陳光國大同王德並為右迪功郎薛志忠朱興鞠炳並為承信郎以忠義自奮上書可采也光國自陳隱跡小林無求於世不欲受爵賞上許之 辛亥北使高

景山還至盱眙軍未就宴泗州遣人閔報守臣周淙稱有金牌天使欲來傳宣邦人驚懼謂金牌不時來昨紹興十一年有來傳宣者大軍繼之即傾城奔走宴罷天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綬腰懸金牌乘馬直造廳事索香案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等令

跪以聽遂道金主旨意以謂本欲八月遷都今大臣奏宮殿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回奏知本國南京謂汴都也軍民聞之雖稍釋疑然有寅夜提携奔竄官司弗能禁會朝廷亦坐白劄子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淮南官吏老

幼悉往江南矣 此以徐宗偃兩淮紀實修入宗偃時以楚州通判應辨北使至界首日擊其事也相度清野指揮未知在何日今依宗偃所記聯書之 子成閔率眾發臨安閔行未旬日得報金

主自溫遠還汴京中書舍人虞允文復白執政云金主已去請留閔後軍屯江池之間若金出上流自江鄂往援即淮西兵盛便出大信口近來石亦可以援淮西不聽 癸丑詔罷教坊其樂工許自便 甲寅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撰孝慈淵聖皇帝謚冊文參

知政事楊椿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篆謚寶文翰林學士何溥撰
謚議 右武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元居實為樞密副都
承旨提舉江淮措置盜賊中書舍人虞允文等言承旨清資與侍
從品秩相亞自神宗作新官制更用士人而副承旨之選與之俱
重近歲廖虞弼以非才而用未幾罷黜其後多虛其選今居實無
尺寸功效亟登清班物論籍籍臣願收還此命令居實以舊職措
置俟其立功之後旌用未晚上從之居實素結宦官帶御器械劉
炎嘗為臺諫言居實是除炎薦之也居實結宦官而得副承旨楊
炎薦居實乃杜莘老劾疏中語今參附書之同知樞密院事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周
麟之上疏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
之和議今日之渝平是已方敵之許和也初豈有至誠惻怛之心
哉徒以久戰而不休故其心厭盡力而不克故其志沮是以不得
不歸之於和馴至于今垂二十年彼以無道竊位懼吾興問罪之
師不能當也彼沛然自大尚猶藉我為援內安反仄亦未遽萌搏
噬之意暨巫伋之行則以侈辭拒我矣秦檜死孽牙浸生屢詰行
人以買馬渡淮之禁至罷榷場以絕南北貿易朝廷復遣王綸輩
庶有以安之繼遭慈寧禍故泛使三出辭卑幣重禮厚而疑愈深
比顯露狂謀不顧信誓欺天畔神敗盟必矣累日以來側聽聖訓
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群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
有不可者七何則彼之所予我不敢受彼之所欲我不敢從使人

到彼其將何辭以對其不可一也若曰但守舊約彼必云故主已廢事當在我果可以禮義說哉其不可二也議事選使既已指名遣非其人正犯凶怒其不可三也親征之斷天於宸衷王旅戒嚴陸續進路二端彰著彼必聞之乃欲走驛輸誠是將翻以為詐其不可四也執政大臣預聞密論若加詰問難以飾詞避則為欺實對則賣國其不可五也南牧之釁陛下知之應敵之決海內知之而反藉一介行李以解紛適足以款王師而誤大計其不可六也今天下無貴賤老穉智愚勇怯告之以用兵復離則喜動容色告之以屈尊祈請則怒髮衝冠臣若昧於一行人情怫然或致王雲之禍草芥微軀縱死何益其不可七也為今之計豈有他哉惟陛下法行天健堅定規模俟其來南盡銳奮擊天人助順必有成功昔周世宗征李景景奉表稱藩削去常制非不貶損自下而孫晟見戮終奪十四州而後止則卑巽之不足恃也世宗盛德如是尚執殺使者而逞其欲况亮之伎忍乎若夫彼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叶贊事機倘有搖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竊耻之且臣昨將命亮數詢叩樞庭事臣以翰苑異職為解今待罪于是彼將復有問焉則無從敢對蓄憤弗泄必殺臣而動兵兵端所由咎在臣啓雖闔門孥戮不足償責疏入上大怒左僕射陳康伯見麟之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若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休

戚雖死安避麟之卒辭之 乙卯詔秘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
劉岑左朝散大夫徐嘉並召赴行在二人皆願使金故有是命
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為淮南
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
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亦知其能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桷復秘修撰充淮南等路制置司參議官
桷久從韓世忠軍軍罷而廢至是復用之 詔吏部縣令竄闕再
行破格差注一次以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在部者七百餘人發
遣不行故也 丙辰不視朝百官臨于几筵殿次赴几筵殿門外
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是日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
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常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
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陳康伯曰誠如聖訓先是寶言連江
接海便於發舶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
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至是敵謀
益泄復召至闕庭問方畧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
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百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
自戰其地與戰入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入之地
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却今敵未離巢穴臣仰
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摠
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縱

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
甲亦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陞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
之屬及銀絹萬數以為軍實右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曾懷獻
言曰航海之役船有輕重逢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嘗聞於高麗之
商謂敵人之使惟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捨舟如猛獸夫林將
自投於奔若海道亦為之備徒分兵耳懷公亮孫也 丁巳御史
臺檢法官兼主簿王瑀祕書省校書郎劉度並為監察御史瑀汪
澈所薦也 樞密院編修官陳良祐為御史臺檢法官 戊午淵
聖皇帝大祥上易禫服禮部侍郎金安節請權留衰服於几筵殿
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帶御器械劉炎同提舉措置沿淮盜賊此據

杜莘老劾奏劉炎章
疏修入日歷無之

庚申禫祭 夜筭出於角 壬戌右司員

外員充送伴使呂廣問等還行在秦臣等到盱眙軍有金牌郎君
到來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月二十三日來南京此據
趙姓之遺 癸亥中官正判太史局李繼宗等各降上官坐奏星文不
實故也 甲子尚書吏部員外郎權祕書少監劉珙試起居舍人

右朝請大夫知揚州王超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武功
大夫榮州刺史劉澤知揚州朝議以維揚重地當用武帥會澤自
襄陽召歸乃有是命 乙丑左廸功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戴達先
以近臣薦召對論自昔欲成天下之功者必賞功罰罪以作天下
之士氣上納其言翌日以達先為太學正 丙寅詔許淮南諸州

移治清野

此據趙姓之遺
史日歷無之

宰執奏疎決行在刑獄上曰此間固

應如法惟慮外郡視以為常恐致奉行不度陳康伯奏當諭旨行
下使中外均被陛下勤恤之實惠 丁卯左朝請郎吳芾為監察
御史芾錢端禮所薦也 左朝散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
趙沂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沂長江人也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
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預備有事
不懼所以濟功今敵欺天背盟政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
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
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
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敵
情雖叵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則
留鑰所付宜須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練精整故
方鎮讐服莫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
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介冑者乞亟留聖慮皆從之 戊辰
右朝散大夫徐嘉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假資政殿大學士
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充大金起居稱賀使 秘閣修撰提舉台
州崇道觀劉岑試尚書戶部侍郎岑與徐嘉俱至行在上召對岑
曰臣受國家厚恩今老矣惟不惜一死可以報國有如議不合當
以臣血濺金主之衣上愕然于是遣嘉 庚午武翼大夫貴州刺
史權知閣門事充大金起居稱賀副使張掄落階官為文州刺史

辛未大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申今月二十九日伏准
宰執通僉劄子備列北使奏陳語錄奉聖旨令諸路都統制并沿
邊帥守監司照應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今有
本職合行申稟事件一川蜀向來用兵都轉運使領財賦而隸於
宣撫司如趙開輩皆宣撫置其所厚宣撫司有便宜都漕司依倚
而行以為一切之政故粗能應辦是時兵統於諸帥財領於都運
而宣撫使兼總之後來朝廷改置總領實分版曹之務倉庫皆以
戶部為名而以朝臣奉使趙不棄初除四川總領日申畫一頃云
昨來張成憲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司別無統攝上用公牒
行移乞依張成憲已得指揮朝廷降旨從之自是兵與財賦各有
攸司勢若提衡輕重相濟東南三總領責任差輕又朝廷在近凡
事有所倚重匱乏可容丐乞蜀在數千里外奏報往復動經數月
與東南事體不同近朝廷以吳少保為宣撫而應干事務令王制
置同共措置四川軍事有所統一甚合事宜是則宣撫制其兵制
置共其謀而總領主其饋餉兵未必日交謀未必日用而饋餉則
一日不可有關在今日總計憂責最重了辦為尤難也四川自置
總領司以來未經用兵一旦有事與當時不同恐或諸司或有申
明不相參照朝廷行下臨時難以酌應入最所吝惜者財也最所
貪愛者亦財也總領一司於郡縣則急其入於將士則裁其出職
事所行大抵皆拂逆人情為衆怨之府若非朝廷主張假借使有

以自立則緩急之際殆難與財賦作主事關軍國利害非輕今吳少保忠義體國兼愛軍民王閣學明達憂時務循法度皆與之望心腹相照可容協濟顧朝廷分司冗職非為一時當計久遠處畫分明則易相調護各相守其職分矣今總領所戶部倉庫糧審院並在利州職當科撥應副若以軍一動其般發轉輸須合有隨軍轉運前此或以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撫司參議官為之今三都統邊面皆屬利路利路漕臣皆賴協濟責任最緊須置兩員更迭出入庶不乏使仍宜得強幹有風力者為之朝廷遣王官出使盡總四川財賦以軍馬錢糧為職事或有出入自應竭力應副不容闕乏若與將帥因為異同不體緩急使其無以赴功致誤國事何說以辭誅罰然主兵者亦當惜其有無凡所須索酌度緊慢據實關報事通商量則易於應辦若乘倉卒之際或相威迫臨時必致狼狽朝廷各宜訓諭使同心協議體國從長如一家無有彼我則功無不濟矣用兵對敵有攻有守蜀中自守之策蓋已屢試應千費用粗有準則若欲出師擣虛以為牽制則與守禦事體不同其糧運遠近士卒多少經由去處計司須豫聞梗槩少以為支備乞下宣撫制置司照會北使所奏今年九月末金主巡獵陳蔡唐鄧之郊明年二三月方來京兆若秋冬以後王師迎擊於東蜀兵牽於西遂能殄敵於淮漢之間固大善萬一游蒐關陝則蜀中來年所備愈重日月尚遠何以支梧之望自到官多方經畫催驅州縣

務要辦而不擾上半年比較諸色所入已多於遞年最多之數二百餘萬引其勢極矣不可復加所入雖增費出亦夥只發吳四廂兵老少三千人并運興州寄椿米二十萬石水脚錢及一兩處移屯等已合添用一百十八萬引有奇其他雜費尚多難以悉舉諸軍闕諸器械帳幕旗幟之類方來未已皆常歲所無有將來調發之數皆不在此今於經賦之外既一毫不敢有取而東南用度至廣臣子之義所當體國非甚不得已豈忍煩溷朝廷以此日夜憂恐未知攸濟伏惟俯賜矜察是月和州布衣何宋英上書論敵必敗盟宜先事為之備今天下之所欣慕敵國之所畏服惟張浚劉錡願委以兵權又論不當遣歸附人及竄斥上書者又言今國勢危於累卵而方且費國用造御舟乃於海岸欲為避寇之計天下聞之舉皆失笑萬一敵人對舟迤邐前逐風濤萬里進退不能當是之時其禍有不可勝言與其坐困一隅不若進幸建康以壯國勢書凡數萬言其大指如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九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一年秋七月

按是月
壬申朔

御史中丞克湖北京西宣諭使

汪澈入辭上命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聞澈受詔而去

詔左廸功郎新德安府府學教授王質已降召試館職指揮更不
施行質宣城人入太學爲諸生始登第即召試而言者論其學術
膚淺日將權門乃罷之 温州進士王憲特補承節郎充温州總

轄海船先是降空名告身六十道下溫福諸郡造海舟憲獻策乞

用平陽莆門寨所造巡船爲式每舟濶二丈有八尺其上轉板坦

平可以戰鬪詔用其言遂有是命

憲獻策在
六月戊辰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劉觀卒年八十六 乙亥百姓郭云內殿奏事
郭云未 忠翊即孫顯忠為閣門祗候知安豐軍以顯忠在廬州
見當考

措置民兵有緒故也 丙子詔曰廼者被嬪御罷教坊省閑局減
冗員惟是約已裕民而浮言胥動幾惑衆聽監司郡守其各體朝
廷之意明致之民務在實德毋爲虛文以稱朕意 言者論南班
宗室生日支賜等並行全給蠹耗國用戶部請損其半上曰所賜
無幾若減其半恐宗室無以自贍姑仍舊可也 戊寅言者論寶
元康定間西鄙用師富弼上備寇之議乃以東南諸路兵力單弱
及州郡長吏不職爲憂請加澄汰選置實材以應時用前輩遠慮
盖有深旨中興以來休養生息煙火萬里斯民有白首不識兵革
者其間惡少易以孽芽搃伏發姦正須良牧然今之所謂郡太守
者平時援資格而來簿書期會僅取趣辦若一旦有征行調發之
煩供億饋餉之擾比閭糾集之政在朝廷意慮之外及約束之所
未至者求其機權足以應變威信足以服衆強力足以集事愷悌
足以宜民而能彌患於未形者盖十無三四望內委臺諫督察外
責監司刺舉其罷軟昏繆以至蓄縮非材者並令以祠錄自請仍
戒大臣詳加考覈侍從臺諫廣共諮詢各據所知盡公保舉俾分
憂顧以課殊效朝廷更加詳審明立品式稍廣其科條寬其資格
或棄小瑕而錄用或不待次而陞遷其被舉者與舉之者是否功
罪皆當同之賞罰必行使之競勸庶有以濟當今之急務從之

左朝奉郎知化州廖顯言軍賊凌鐵等見在雷化州境內嘯聚未能討蕩望將雷州改除武守仍許節制高容廉化四州軍馬遇有盜賊會合兵丁掩捕合用錢糧令轉運司應副從之時東南第十二將高居升會五州巡尉官兵與戰鐵敗死 右朝奉郎知光化軍莫濛言京西數州法官獄吏罕有正員不習法令每公事可疑懼憲司駁正輒以已見施行乞自今徒流公事不以有無疑慮並申提刑司詳覆從之 乙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謹按帶御器械劉炎一介小人持心狡險污穢之跡臣不欲猥形白簡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云元居實措置兩淮乃炎所薦而炎今日亦受劄子同共指置使炎當時不受改換今已優閑來日當往力辭夫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強之今已多歷年所其所受官祿亦不薄矣豈今日尚興怨望而辭避職事也陛下邇者約已裕民戒放宮嬪乃盛德第一事炎乃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宮女豈不漏泄禁中事夫陛下燕閒之際清心寡欲耽玩經史縱宮嬪之出於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臣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邇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尚敢輕議而騰口於外則在外浮言未必非炎倡之也炎之罪大誠不容誅望重加竄逐以爲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詔炎可送吏部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門乃以炎監嘉州商稅

趙姓之遺史云劉炎初爲右通直郎換閣門宣贊舍人主管內帑錢往來權場買犀玉書畫依

托內侍以進後帶御器械值王全高景山上殿無禮羣臣不能措
一時而炎乃遂巡投機全國大體俾狂黠使人折服退去可謂失
之平生收功須臾矣而羣臣不思已之不敏乃疾炎之見機於是杜莘老論之
都承旨徐嘉等辭行 癸未宰相陳康伯率百官為孝慈淵聖皇
帝請謚于南郊謚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 敕令所刪定官
陸游為大理司直 甲申宰相陳康伯上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謚
議詔恭依 乙酉右司諫梁仲敏請初官有出身人滿三考無出
身人滿四考方許監司帥守薦以京職庶抑趨競而惠孤寒詔吏
部看詳尋從之修武郎東南等十二將高居弁知雷州兼節制高
容兼化四州軍馬賞功也 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
書宰執言山陽俯臨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
我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即長驅先據要害深溝高
壘運山東累年積聚調發重兵使兩淮動搖我將何以捍禦自北
使奏請意欲敗盟人情洵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為五路制
置分遣軍馬渡江邊垂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
如沿淮一帶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速遣大兵
且命劉錡或委本州守貳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
得一州或一縣與補是何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
千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為我有若大軍未
至彼懷疑貳心未肯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患至於
合肥荆襄命大將分占形勢覘邏其實隨機應變以為進討之計

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先是漣水縣弓手節級董臻者私渡淮見宗
偃言山東之人久困暴斂日欲歸正若士馬一動悉皆南來宗偃
出已俸厚贈之是月初臻果率老幼數百人來歸宗偃言于朝未
至會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翼郎焦宣來諭意俾招收之守臣
王彥融怒不自已出乃言臻不願推恩宗偃因遣義問書言旬日
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漣水爲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
不絕泗州兩遣人諭盱眙令關報本州約回然有死不肯復去計
其家屬之數幾萬人矣理宜優恤多方存拊濟其乏絕然非有大
軍彈壓得之亦不爲用兼慮對境別生事端却貽邊患且小人喜
亂利於一時剽掠或先事輕舉有害大計乃補臻承節即仍令淮

東副總管李橫以鎮江都統司兩將之兵往楚州也駐此並據宗偃紀實修

入宗偃申董臻歸正在此月十一日壬午
焦宣至楚州在十三日甲申今聯書之 丁亥殿中侍御史杜

莘老言今行營重兵遠在邊境而築應之精銳又須觀時而動諸
州所謂強弓弩手者亦已盡遣萬一郡縣間有一夫竊發豈不上
貽宵旰之慮今東南廂禁土軍元額毋慮十數萬人皆爲監司守
臣兵將官穴占而諸路將副或以給使吏職富勢居之咸不適於
用望收兵選將責之教閱以備他盜假以歲月亦可助大軍之勢
從之 詔使相以下宣借人各減三分之一明年九月又減王管侍衛馬
軍司公事成閱以所部至鄂州屯於古將壇之左閱既發臨安邊
事未動鄂州軍中罔測其情或勸都統制田師中善爲備者由是

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惶至有妄言來取師中者或請師中以素隊迎之于道周人情乃定閔至鄂未幾移也應城縣在鄂郢之間焉

右司諫梁仲敏言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而避事夫小官之避事固已當嚴治而况爲大臣者爵位既崇祿賜既厚乃敢於艱難之際專爲身謀朝廷何賴焉臣謹按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姦險爲最貪恠無耻素乏才術因片言隻語遂謂能文自登從班益務躁進傾心交結自謂得計以至於趨利害義若併貪產業於鄉邦收接賄賂於私室倚小人爲腹心而中傷善良罪惡甚衆朝廷用過其才擢居樞府爲麟之者正當自揣不稱捐軀報國而乃懷姦避事是其罪之尤大者此而不治朝廷何以使人臣竊見麟之受使事之命已多日治行已備因見使人之來使有懼意巧爲推避之計其說以謂執政不當行尤爲無理前此固嘗屢遣執政爲使矣就使麟之自有所見何不言之於受命之初而使人既來之後方創爲此說其爲姦回罔上罪不容誅致勞聖慮別擇人出使今已行矣麟之偃蹇高位於心安乎天下忠義之士豈不解體哉望將麟之誅竄遠方以禦魑魅以昭示人臣慢命不忠之戒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臣聞挾姦罔上人臣之不忠避事辭難人臣之不義謹按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背公營私寡廉鮮耻十手所指殆非一端臣試以奉使一事言之歲在己卯顯仁皇后升遐告哀鄰國麟之實充使命方其未行也朝廷措置金繒其數已

定麟之堅欲增添數目朝廷務從大體姑從其請夫太母攢祔用
度浩繁麟之乃求厚賂何不惜國家之費乎及其將行也太史卜
良日三節遣行李既已陞辭晨出國門行至日莫麟之思家遂顧
小車潛歸妻孥飲燕次日方始出城士論沸騰達於天聽宰相湯
思退容隱不加詰問及其既行而歸也出好語欲爲已功以邀高
爵此何理哉其挾姦罔上止爲身謀不忠有如此者逮今春金人
來居于汴朝廷議遣麟之出使麟之奏請自擇副使遂舉蘇暉與
之交結各賣三節人員皆有定價估金入已喜見顏間其後使人
之來語言紛紜麟之乃緣飾辭理謂執政不當行遂牢辭固避私
至掩泣衆聞而鄙之有哭殺富鄭公之謂臣竊觀唐太宗以盧祖
尚都督交州既奉詔而託疾帝遣杜如晦諭之曰匹夫不負然諾
卿既許朕矣豈得悔祖尚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
命斬之朝堂今麟之既不欽承休命至煩聖慮別擇奉使縱陛下
寬仁免其朝堂之戮則貶竄其可後乎伏望睿斷重賜施行 戊
子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宮觀故謝辭宰執進
呈臺諫章疏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日曆
之罷政在七月十七日戊子樓鑰拜罷錄亦同而熊克小曆於六
月十九日庚申書之趙姓之遺史繫之七月二十四日乙丑皆誤
也會要稱麟之七月十九日罷政後責筠州亦恐差誤當是十七
日戊子罷政十九日庚寅乃責筠州也姓之又云上以麟之初請
行復自請止今具析麟之伏罪遂罷按宰執言淮南諸郡近日
他書乃不云分析事今具附此俟考

懷來流民甚衆上曰可諭劉錡選其壯者爲効用餘皆授田貸種

且以常平錢米濟之 司農少卿許尹言浙路應起行在和糴本
錢歲爲一百七十二萬緡舊例分四季今所發纔三十二萬緡乞
令戶部逐時比較當職官按劾從之 己丑權戶部侍郎兼權樞
密都承旨錢端禮乞以前後奉使所得金主之語付三省樞密院
編錄成冊遇遣使命則令通知庶幾可以專對從之 武功大夫
忠州團練使知濠州劉光時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令在任以
責後效坐前棄城爲言者所劾也事初己見五月己亥右司諫梁仲敏言臣
竊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濫居樞府衆論已洶洶而又懷姦避
事天下益爲之不平臣遂冒昧僭越論列麟之上瀆聖聽臣訪問
麟之罪惡不一未可殫舉且取其罪之顯著人所切齒者言之麟
之父嘗爲常州富人邵仲門客死之日邵家借以吉地安葬麟之
既貴不思存恤其家乃強占墳旁地二十餘里邵家兄弟不從即
以勢力致以獄勒使供退罪一也貸錢與強知文者乘其急而索
其數倍之息得田四百畝又貸錢於妻母前夫之子亦乘其急而
奪其屋見訟於有司畏其勢力未敢決罪二也昨周方崇爲臺官
麟之諂交認爲宗親其間多有朋比以害善良麟之爲給事中其
所論校及掌內外制所行誥詞率皆挾私意之重輕而爲之人皆
知其意之所在罪三也顯仁皇后上僊遣麟之告哀於隣國乃邀
求禮物加厚不恤國家事體是時已陞辭出城而乃戀戀私家以
小車復歸踰宿乃去罪四也及爲同知樞密有合破使臣指使豪

戶潘昇元係下班祇應以錢三百緡而得之餘皆有所賂而後補外人相傳以爲非錢不行罪五也麟之既蒙厚恩擢在政府是宜忠義自力而蓋前愆以不負聖君眷待之意今乃於受命出使之際輒敢懷姦避事舉措如此人咸嫉憤伏聞聖斷罷麟之樞密院職事以慰公論然若小人已僥倖高位當艱難時又獲叨冒真祠燕居鄉閭則不忠不義者反爲得計其害不細伏乞聖明更賜詳酌重與竄斥遠方施行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臣日者不避誅夷上章論列樞密周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之罪乞正典刑雖蒙睿慈特賜罷免然不加貶竄而尚畀祠祿物論洵洵未平臣固知陛下聖德寬仁曲全體貌以尋常大臣之罷例得奉祠故於麟之亦復推此恩數奈何麟之罪大其逆君命便私計非尋常之比今若例與真祠俾得相載而歸優游鄉社是使小人得志而遂其便私之計也麟之剽竊小才殊無器識跡其舉措市井不如世家泰州因用建康戶籍取解中第乃認故相秦檜父子爲鄉人專事阿諛務其結托遂從正字遷擢西掖其進用不正已見於此至若主封駁則因書黃而潛受金瓶在翰苑則因草制而多求潤筆違法而酤私醞則取辱於平江之郡將恃勢而占民田則結怨於常州之富人後省張安仁爲書史麟之委以營私則指使補之軍卒葉世寧有義女麟之取以居室則幹辦呼之士人有浚井而得古硯麟之欲償以百金得其硯而弗償也鄉官因赴調而帶古畫麟

之欲報以差遣得其盡而弗報也故蒙乃其妻父因舊憾而久立
之客次張守乃其師資因物故而不還其遺書舉措如是天下久
已切齒况違陛下之命避免出疆不恤國事若投諸荒裔始快人
心臣竊觀藝祖皇帝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危從懼登太行山
以墜馬辭行止留懷州及還京當草制又稱疾不入帝怒曰此人
得非不肯上山者乎人臣乃敢如此即日付御史按鞠貶房州司
戶夫宥密之官尊於中舍之職辭免使命重於懷州之留藝祖尚
竄趙逢陛下豈容貸麟之乎伏望宸斷將麟之宮觀寢罷特加遠
竄仍將臣所上章疏昭示中外以慰公議 庚寅左中大夫周麟
之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宋史全文臣留正等曰人君設高爵厚祿加體貌以待二三大臣非私之也以其能為人之

所難為而任人之所不能任者也當無事時居高食厚被顧遇而不辭遇事之難輒辭為彼固未嘗以身許國與所期者甚異此而不懲何以厲臣節太上皇帝罷麟之本兵之柄為避事者之戒善乎其有以

右朝議大夫淮南轉運副使楊抗復直徽猷閣 左

朝請即章服知鄂州 初上命池州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擇淮西
地利為固守之計至是顯忠言江北平夷別無險阻惟樅楊鎮北
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守依峽山口一帶地里衝要可以屯駐乞於
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伺其動息即全軍渡
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從之 辛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奉詔遣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往淮陰縣措置歸正人父老謂宗偃
曰兩淮本一家雖投來之心甚切本意宿留王師進發日願為鄉

導戮力破賊今以諸處招納或作文字勸誘或毆逼過淮否則公
肆劫掠不容存住齎糧至微今已狼狽紹興十一年間我曹蓋嘗
歸順吳北界取索悉蒙押發以去今誓死不願再回幸公全活宗
偃布宣國家存恤之意且命邑官使之有親戚者則往依投願向
以南州軍者各從其便或欲請佃公私閑田者給之仍令保聚近
裏城邑量修廬修勿使暴露抗言于朝乃賜錢萬緡米三千石令
令本州賑濟此以徐宗偃紀實修入紀實又稱御前金字牌至令
本州與漕臣同共措置淮北歸正之人以時考之恐
即此月十七日戊子宰執
所得上語批降指揮也 壬辰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
金起居稱賀使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
嘉至泗州待之是日平旦泗州守臣蒲察徒穆遣人至盱眙言韓
侍講帶金牌到來欲見國信使副宣諭已刻嘉遣通事傳古乞中
流相見俄而汝嘉已登舟渡淮嘉欲就岸口亭子相見汝嘉即與
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嘉與副使文州刺史知閣門事張掄皆大
驚朝服以待汝嘉入館闔其扉守臣周淙即館外穴壁以窺汝嘉
令嘉掄跪於庭下抗聲稱有勅遂言曰自來北邊有蒙古達答等
從東昏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已久寧息近準邊將屢申此輩又
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說仍與西夏通好鎮
戍突厥奚契丹人等力亦不能加曾至失利若不即行誅戮恐致
滋蔓重念祖宗山陵盡在中都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
歲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故雖宮室始

建方此巡幸而勢不可留已擬定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討伐
然一二年間却當還此今日諸司奏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
如期入見緣近者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召一二近上官
位有所宣諭今卿等雖來即非所召若卿等到闕而歸徐遣所召
官等定見遲滯有妨北討之期故令卿等便回即令元指官位人
等前來亦可一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定當到闕實慮未詳上件事
意或致疑訝故茲宣示想宜知悉言畢陞堂分賓主而坐嘉戰灼
無語掄乃稍進而問曰萌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
曰侍講遠來口言有勅本國君相何以爲憑乞書于紙以俟聞奏
汝嘉即索紙筆書畢而去嘉等遺以纈帛香茶皆不受

此以趙姓
之遺史除

夢莘北盟會編并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下沿邊帥守監
司劄子參能克小曆稱汝嘉與嘉等相見于淮岸口實甚誤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宋暎卒 癸巳賜江淮制置
使劉錡度僧牒五百爲犒軍之用 左朝請郎知信陽軍王之道
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言被旨令臣斟量緊慢移司就近與吳璘
同共措置軍前事務乞照胡世將已行事宜行下遵守詔四川財
賦自合總領所專一應辦外如遇警急調發申奏朝廷不及其軍
中賞罰令宣撫制置司先次隨宜措置施行訖奏剛中又言三都
統下統制將佐陞差及應干報應文字並係制置司行遣今乞令
吳璘同共簽書從之

剛中又奏陞差
事在是月乙未

甲午上謂宰執曰夜來小

雨應候可嘉陳康伯曰禾稻向熟雨澤時降則豐年可望上曰屬有邊事今乃得雨天相國家使不闕食康伯曰誠如聖諭左朝奉即知通化軍莫濛言江淮荆楚之間年穀屢豐粒米狼戾望令也營去處允撥合解官錢令州縣從便和糴從之乙未詔新造

會子許於淮浙湖北京西路州軍行使除亭戶益本錢並支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州軍上供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沿流諸州軍錢會各半其諸軍起發等錢並以會子品搭支給用戶部請也丙

申命叅知政事楊椿兼篆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謚寶司勳員外

即余時言面對論臣僚因公罪落職未復之人乞許以致仕恩任

予若因言章或按劾雖職私罪而無實狀者與降等推恩文武臣

僚曾經推勘按劾雖有欺私罪犯而未結正及言章泛言貪汙而

無寔跡雖未得官觀差遣而致仕者特與降等陰補詔中書後省

叅照舊法看詳聞奏九月丁丑議上丁酉右從政郎新雨浙西路提點

刑獄司幹辦公事趙伯圭為右宣義郎通判明州伯圭子偁長子

故有是命戊戌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賀使

徐嘉等言臣等至盱眙軍有金牌韓汝嘉前來傳到北界宣諭言

語詔嘉等還行在仍令沿邊帥守監司諸軍都統制諸路總領所

照應今年五月申午指揮及今來事體慮有姦詐更切固守持重

廣行間探嚴作隄備毋致輕易落其姦便仍先具知稟以聞此據

所按續修入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朝慶歷三年編定勳臣

日歷無之

姓名凡二百四家既錄用其子孫矣逮至建中靖國元年再編一百一十六家許子孫乞恩澤陛下即位以來每遇郊祀大赦未嘗不念其家或至淪沒每加錄用然臣竊謂崇觀以來至陛下即位跋涉艱難所以衛社稷捍牧圉者不可謂無其人畧而未編亦一闕也望俾有司檢會自崇觀以來勲業著於國史者續行編定以勵忠烈事不吏部後不行 已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鄭望之卒

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于南薰門亮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克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一日亮坐正隆殿召其大臣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尚書右丞劉芎曰臣請為之

亮喜即拜芎為淮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平陽府總管張忠彥為西蜀道統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驃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

張棟正隆事迹載亮問大臣統軍事在九月而楊抗奏李申言張忠彥劉某差除在七月十六日今且附七月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一年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無賴松

度淮為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

繼至海州遂降熊克小歷云李寶子公佐挾歸正官魏勝右朝奉

即趙學老通判秀州學老野子已見

癸卯故左朝議大夫李彌遜追復敷文閣待制彌遜始生抵和議

摘籍至是始復之。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覲復

敷文閣待制致仕覲年八十矣。太學博士蔣希國子正芮曠並

為秘書省正字

甲辰左朝請即馮時行知彭州初時行守黎州上記其名召赴行
在時行至建康以疾不進上疏言敵決敗盟望移蹕進建康下罪
已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稷俱為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
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今之形勢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
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
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
為盜賊大事去矣又沿邊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濶疏荆南
兵弱循贛將士不服李道節制緩急豈能為用鄂州田師中老且
病上流重地恐不可保願以李顯忠代之劉錡有威名借其譽望
不當便置之前行張浚患頓挫更歷已無年少輕銳之氣願陛下
下舍一已之好惡勉用以副人望決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
其效亦非小補財用在今日最為難事宜省官吏減州郡冗卒陛下
下痛自撙節蠲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清心寡欲踈遠閹寺與賢
士大夫骨鯁謀議之臣共濟艱難然後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
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十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
處使敵莫能測今敵使已還臣料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
日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請冀和議可
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臣紹興初蒙陛下召對時敵遣請和
至煩聖訓以為親屈已之意然和議既成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
猶有驗於今日今敵既敗盟臣又以其臣狂愚冒瀆聖聽望陛下

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疏奏乃有是命。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王矩與在外宮觀右朝奉郎知通化軍莫濛為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時矩自言生長兵間諳練戎事願得步騎五千求試方畧因請至都堂白事許之殿中侍御史柱革老奏矩自到官將淮上兵民分隸諸將民情皇駭今有^又狂率大言侵將帥之事矩遂罷去初詔淮漢郡縣籍民為兵矩在淮南乃選丁壯欲湮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革老言敵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民兵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感既受朝命乃請籍民為義勇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為甲五甲為團甲團皆有長又擇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以教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五保為甲六甲為隊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集無蚤暮之節盡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縣廷閱其尤者勞賞之里閭皆以武功相高氣俗一變旗幟總別為色槍杖皆中度候望干楬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置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遍百里盜為哀止總首白事更無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為念季宣

撤言子也

此皆不得其時因罷
王桓遂牽聯書之

乙巳尚書省言兩國使命往來舊 盱眙軍前期差人議定禮數
近兩次大金金牌又使過淮頭是守臣不職兼慮倉卒祇備不及
却致失禮詔右朝散郎知盱眙軍周淙特降二官

丙午右奉議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挈其孥渡淮南歸因赴制置司
議事

丁未詔婉儀劉氏可歸本家逐便本閣官吏並發遣歸合屬去處
官告令有司毀抹知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幹辦皇城司劉伉提舉

洪州玉隆觀任便居住

放劉婉儀事史不言所以趙姓之遺史云
初劉錡都統領江之軍屢請決戰用兵朝

廷猶俟金人先有釁隙以兵應之故未許錡申請不已及除制

置使亦申請用兵一日 議恐誤大計繼先因問見上言今

邊鄙本無事蓋緣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嗜喜于用兵重欲邀功

耳若斬一二人則和議可以復固上不擇曰是欲我斬劉錡乎是

時盱眙軍奏到金人遣韓汝嘉直入盱眙館口傳勅不許奉使徐

嘉渡淮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進膳不舉筋才人怪之遣中

人物色聖情因何不擇乃得應辰之策繼先之言才人侍上用

言寬解上意大抵與繼先之言相似上怒問曰汝安得此言才人

不能隱遂具說遣中人物色得言繼先之言上大怒劉才人俄以

他事賜 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傅

第別居 選移江南東路建康府駐劄

戊申淮南等路制置使劉錡言新創踏射威強弓兵宰執乞推賞

上曰此未可遽行不知威強與尅敵高下如何今若別置名恐壞

-17 85 32 926" data-label="Text">

格法莫若且以尅敵為準。宗正少卿唐文若為起居即上嘗諭

-78 85 -117 926" data-label="Text">

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騏才皆可用。尚書兵部員外

卽劉堯仁充右文殿修撰知池州屯田員外卽韓彥直充秘閣修撰知蘄州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楊邦弼言論譏之職祖宗以待文學博習之士其後或以旌勸勞民未有僥倖躡至者乞令堯仁依舊充秘閣修撰彥直依舊直顯謨閣赴任後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幾倖門不開詔可上因言祖舜在後省所言皆當陳康伯曰

誠如聖訓

二人還舊職
在此月辛亥

辛亥詔兩淮諸州起理二稅之外凡諸色科敷如天申節銀絹土貢銀人使歲幣亭館顧船貼撥等錢並停罷因權刑部侍郎張運請也。詔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令于福州居住用殿中

侍御史杜莘老奏劾也繼先怙寵于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言

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賊計莘老人見面奏繼先十罪大畧謂繼先初係賤工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叔為兄弟黃緣薦引遂特加寵遇而繼先馮恃恩寵二十餘年恣為姦惡乃於都城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以至侵官街塞運河其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僭侈如此罪一也專用給使李彥輩數人強奪良民婦女以為侍妾雖有昏姻一切不顧鎮江倡家女童妙於歌舞又作御前取索至今尚在罪二也淵聖皇帝成喪之後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謂之啞樂罪三也自聞金使之來日輦重寶載之吳興罪四也陰陽無賴惡少年數百人私置

器甲日夕教練罪五也繼先因其子守道悅道累為兩浙運司主

管文字遂盡籠公私之利虧損官課賤市絕產多役禁兵罪六

也受富民金萬海舟薦為閣職事見二月辛卯凡州縣治大姦興大獄

有力之人厚贖金帛以賂繼先隨即解免罪七也又于都城及

他處佛寺建立生祠即囑州縣蠲免科湏凡天下名山大利常住

所有大半入繼先之門又於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民間坵墓悉

令移掘罪八也繼先嘗強奪其姊真珠直千餘萬緡為姊所訟乃

誣以姦罪編管罪九也凡醫工技出其上動輒沮格擠陷故中外

貴近多為繼先用藥謬誤罪十也繼先過惡臣特舉其大者如此

餘雖擢髮實未足數上作而歎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

不能致治其子武泰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安道

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兩浙西路安撫叅議官守道直朝奉即直

秘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悅道孫右承議郎直秘閣錡等並勒

停凡繼先掠良家子為奴婢者百數悉還其家籍其貲以千萬計

壬子詔鬻繼先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其海

舟付李寶天下稱快焉趙勝之遺史云王繼先遭過在紹興中

以下猶不足道大抵上以國事委之檜家事委之去為一身

委之繼先所以繼先憑恃恩寵靡所忌憚及是乞斬新進用

主兵官上不憚劄才人因寬解上意與其言相似上大怒杜

莘老探知上意乃具白簡乘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莘老

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因奴事檜緣薦

引又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賜寵遇者非也其所言十事乃

繼先之細過耳繼先乞斬主兵官事已具此月丁未劉堯儀

可歸逐便注。宋史全文進呈後省繳駁劉堯儀韓彥直進

職事先是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楊邦弼同狀乞劉臣仍舊秘閣
修撰韓彥直依舊直顯謨閣赴任俟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幾倖門
不開上○右通直即直敷文閣劉堯勛換武畧即閣門宣贊舍
人從所請也

癸丑兩浙轉運司獻趙積錢二萬緡臨安府獻五萬緡上謂大臣
曰可椿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毋得科敷如昔時羨餘寔資贓吏
而擾吾民也○尚書禮部郎中王晉為太常少卿○吏部郎中
陳之淵為秘書少監○司封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史浩試宗正
少卿祠部郎中兼建王府直講張闡試將作監兼職並仍舊○詔
王子建王故妻咸寧郡夫人郭氏追封淑國夫人○文州刺史權
知閣門事張掄幹辦皇城司○成忠即閣門祇候張蕤充東南第
四將蕤掄子也○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王綸薨○是日金主
亮弒其母太后于宮中初其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
他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
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護國將軍赤盞彥忠弒之以威言者於
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其后單徒氏與太子光瑛復諫亮亦欲
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去出

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
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頭迎之非利寶下
令大計已定不敢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檄敵閣直學士
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蘓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

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即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酌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閩澳追集散舟不決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舟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乙卯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為肩輿鎮江城中香煙如雲霧觀者填擁右奉議郎通州楚州徐宗偃見錡力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邇清河口寔為控扼之地合肥打蔽壽春自古北軍悉由渦口渡淮彼或長驅則兩淮皆非我有望速遣精銳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決東副總管李橫浙西副總管賈和仲造來白事皆共贊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

徐宗偃兩淮紀實稱八月十一

日至維揚軍前而趙姓之遺史劉錡軍至揚州乃在十五日乙卯疑宗偃先至揚州也

丙辰國子博士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劉藻守尚書祠部員外郎。浙東提鹽司言溫州積鹽數多不售詔商人算清十袋者增減二袋即本路住賣者增一袋仍限半年以溫鹽水路由海道陸路涉山嶺客人少請販故也。左奉議郎方疇降一官疇通判武崗軍生失察吏人減常平錢法寺當私罪絞詔貸名命除名編管及秦檜死疇訟枉於朝再鞫得實改正猶坐微文奪官馬。劉婉儀之未廢也遣人諭廣州蕃商蒲瑀獻名珠香藥而以

承信即告償之提舉市舶林孝澤以非奉朝旨執不行且言于朝
詔毋獻。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卒。是日金主亮殺其翰林
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議和亮曰汝與南宋
為游說耶遂賜死

丁巳詔鄂州駐劄諸軍都統制田師中今赴行在奏事殿中侍御

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御

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徹亦言師言久握兵久且髦緩急恐

不倚仗上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為鄂州諸

軍都統制田師中之召吳拱之除日歷本不書今以徐夢莘會

十三

辛酉百官受明堂誓戒於尚書省上易純吉服

壬戌資政殿學士張燾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樞密都承旨徐嘉

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偃之在淮陰也有

宿遷民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為金差往濱州充水暨手逃歸而家屬

已渡淮偶相值於此備陳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

平底不可涉洋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

散及有願募人往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

其事白廟堂附疾蓋以達至奏即特空函耳朝廷乃劄付仲偃根

究沿路盜拆後數日乃知遞過山陽城下為郡中竊匿宗偃復條

書附嘉掄以歸金人既却二使還復求遣仍令于九月中旬至汴景

朝廷報以三節人從悉已放散若再行收拾恐起期不及俟非久
賀正當令嘉掄充副使一就奏稟此並從徐亮不意朝廷與之絕

大怒。濟內府布衣高禹特補右廸功郎揚州司戶奉軍禹父宗偃紀寔殿
知胸山縣魏勝之得海州也殿與奉直大夫知東海縣支邦榮皆

欲迎拜邦榮東京人在金中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邦榮曰我本
大宋之民今將安歸遂以縣降禹特其家之淮甸頗能言金國利

害制置使劉錡遣赴行在遂有是命徐夢莘北盟會編請李寶
拜寶載殿下海令其子禹挈家往淮甸按馮忠嘉海道記寶以此
月壬辰發明州閩澳十月庚子乃抵東海縣夢莘所記恐誤

是日劉錡在揚州得省劄乃謀報金以二十五日渡淮謂右朝奉
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曰錡來日提師自天長趙盱眙君速歸語太守

寶應以北日下清野勿留寸草有不如約當以軍法從事又謂轉
運副使抗曰錡調人馬公主軍食各有司存毋相侵奪倘糧運之

絕非人情敢私抗與錡素不相下聞其言甚恐後三日宗偃至楚
州金以是日渡淮之說已無驗守臣王彥融以未得制置司檄亦

不聽宗偃乃白錡願以榮應右軍移屯城下又旬日錡遣統制官
吳超以所部駐盱眙宗偃再以書乞留屯淮陰合兩軍共萬人淮

民稍定

癸亥太常少卿王晉言三衙藏冰甚富而祭祀未嘗供水望自今
令供水如故事從之。右朝散郎知安豐軍向洵轉一官知信陽
軍。降授右朝請郎主管合州崇道觀馮榮叔知興化軍

乙丑右宣義郎通判揚州劉祖禮知泰州

丙寅詔訪聞諸軍勦請回易處仍舊尅除或非理斂索並行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初上念出戍官兵之勞出帑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軍士負回易子錢甚夥例以月廩取償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遂悉除軍債

戊辰上齋於文德即○忠義人魏勝特補武翼郎統制忠義軍馬

趙姓之遺史于是日即書勝除閤職知海州恐誤

進士李坤言北界調發事宜及金主遣

張忠彥窺蜀劉萼窺漢南等事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以奏遂命坤以宮

己巳復慶遠節使主管侍衛馬運司公事成閔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建王亞獻嗣濮王士鞅終獻樂備而不作初禮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於朶殿五人帝於東西廂太常少卿王普言有熊氏乃聖祖之別號因引皇祐故事並升於明堂各依其禡鋪設五人帝在五帝之左稍退五官神位於東廂皆遣官分獻罷從祀諸神位用元豐禮也先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淵聖皇帝未祔廟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工部侍郎黃中請毋新幄帟毋設四輅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薄萬一百有四十人禮畢就常御殿庭宣制書赦天下

壬申詔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寶令于福建路任便居住。日歷寶今年正月壬初降官時已降旨福建路任便居住不知救後何以又降此旨也熊克小歷今年四月末書陳俊卿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責散官安置按歷日寶去年十月辛酉用汪澈陳俊卿章疏罷鎮江都統今年正月壬辰落節克恐誤

癸酉淵聖皇帝百日上詣几筵殿行禮。中書舍人楊邦弼卒大臣言其貧詔賜銀帛二百疋兩

甲戌金人犯鳳州之黃牛堡先是統軍張中彥與其陝西都統完顏合喜合喜樓宿孫初見紹興十年十一月將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

十里分為三寨至是游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仙來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玠方受賀即肩輿上殺金平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卻之玠遣將官高崧為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探同力拒敵敵

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玠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畧時四川安撫使王剛中被旨往軍前見玠計事剛中束皮輿避矢石人皆哂之剛中間劉錡制置淮南因對玠談錡之美玠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傑今天下雷同譽之玠恐其不能亮也剛中未以為然

丙子知賀州王堡言蜀中地狹民稠衣食不給在法歲以仲冬朔日給貧民常平義米豆倉日一升十歲以下半之至三月終止緣蜀中常平富名自軍興皆已移用而義倉非水旱不可擅支乞以義倉通融米豆支散又請民戶所輸畸零物帛依舊法合零就

整同旁納送皆從之。少師瀘州軍節度使致仕榮國公錢忱薨其子權戶部侍郎端禮以憂去位詔贈忱太師擢其孫右朝奉郎竚為直秘閣

丁丑詔帶職正郎因事奪職而不降資或雖降資而非犯入已贓私罪徒以上及臣僚因言者論列而無贓私罪者雖未得宮觀並許以致仕恩澤任子帶職員即未經奏薦而落職未復者亦如之以給事中黃祖舜等者詳有請也

事初在七月丙申

庚辰給事中兼侍讀黃祖舜同知檢樞密院事。開封府進士劉蘊古特補右廸功郎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蘊古在

北作提盪販賣釵環者往來壽春推場與南客語欲歸朝言南北利害有好异者接引使歸朝至則上書遂有是命時又有進士

梁淮夫者應天人大父陟官至朝奉郎元父符未坐中書入黨籍至是淮夫自北來歸見大臣言北事大畧以為自金亮篡位以來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大興土木軍民離心又金人所射弓不過五斗其器甲非如本朝堅利若我兵遲遲不決萬一亮死更立新君或土畢工稍革暴政則人思息肩矣彼中百姓延頸以俟天兵若聞再議講和則民心必變又河北盜賊已起萬一此徒益熾假仁義而行之其為患不在金人之下今宜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陝右以下關中彼必精兵盡赴關中之急然後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以趨燕晉斷其歸路又條上在北聞見事宜十九事

大畧謂北軍畏怯無復昔時輕銳果敢之氣且宿將已盡今之所用者惟歸朝人馬又鞍馬亦不多其所括水軍皆灌園種稻取魚之人寔不識江海水性今敵之千戶每人但有甲兵三百人萬戶九百人其餘皆民兵簽軍寔無閑志又言金人所憚惟劉琦李顯忠又言金人令倪蠻子等三人指教打造戰船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各人補忠翊校尉俟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去年十一月唐蔡州報沿邊有人馬甚衆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徃徃遁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移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耗皆怏怏悵望又言中間金人收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

至南京穀熟縣徃徃虜掠良人妻妾奪取貨財其酷無異金人

百姓之心皆始失望今宜預先戒約使官軍所至私毫無犯最為

要切又言金主篡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宋如東昏時依舊通

和煞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簽鄉軍收江南金主出

麟作上京轉運使繼而身死又言金人未修內以前米斛皆賤米

不過二三百一石自修內後連綿水旱蝗蝗間作賦稅之外以和

糴為名強取民間者如帶糴貼糴借糴之類二年之間不下七八

次民間有米盡數為之拘括無則以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

納以此官積蓄多而民間乏食○是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吳拱始視事遂漸發諸軍往襄陽京西湖北制置使成

閔以鄂州左軍統制郝長權知襄陽府

郝政知襄陽日歷不載但於明年四

月乙未書王宣知襄陽府却最令依舊歸軍趙姓之遺
史云成閔至鄂州受左軍統制却最金三百年令最知
襄陽府自此皆知閔為不足與成事功矣以事考之却
政知襄陽必在吳拱改除之後故因拱受命書之當求
他書係其本日

辛巳上謂宰執曰近臣僚多上封事朕嘗親閱往往至夜分陳康
伯曰陛下夜之覽豈不重勞上曰誠恐其間不無利害又曰方

茲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以筆硯自隨每思得此一事即札記
付外行之康伯曰陛下憂勤雖湯文味燕何以過之。權尚書禮

部侍郎兼侍講金安節試給事中。定江軍節度使開儀府同
三司田師中自鄂州至行在上召見師中乞奉祠乃除萬壽觀使

奉朝請以王繼先第賜之。右通直郎韓元吉為司農寺主簿元
已見維興二秉義即主管高郵軍官莊陳順特轉一官忠翊郎

十九年八月
監高郵軍官莊車定方減二年磨勘時高郵軍初復闕兵與糧
順定方各集義兵數百人自備衣糧器械轉運副使楊抗言于

朝乃有是命
癸未言者論攻守並用軍之善謀也今劉錡在維揚則令分萬人

自楚泗入山東成閔吳拱在荆襄則分萬人自襄漢入京西吳璘
在興州則分萬人自仙人關抵關陝惟陳頴近京都金人聚精銳

於此未可即攻則遣王權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顯忠在池州回翔在廬壽聲言深入
別遣戚方在江州以萬人擇利而進蓋大軍持重偏師持虛使

智者為朝廷計無出於此矣詔劉與諸將時將作監兼建王府贊

讀張闡亦獻三策一增沿江諸處之守以張威聲二益京西淮東之兵以為犄角三修江南諸郡之備以自藩蔽且言金無故背盟天怒人叛臣三說或行將見敵人進退跋躑必為其眾所斃且為鳥獸散矣

甲申夜楚州劄探使臣荀道至臨淮之新店遇銀牌天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偃啟緘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牒某令騰錄聞報本朝催督稱賀使徐嘉張掄于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敢依前不遣可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別有思度其言多指斥宗偃不敢白即繳納轉運副使揚抗而錄其副以達

輔臣

此並據徐宗偃紀實

乙酉詔劉琦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為隄備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姪妾泣別而後又聲言犒軍悉其以舟載其家金幣泊新河為遁計築和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總領財賦都紮江東轉運判官李若川固請于朝乞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行權不得已每三日遣一軍往廬州屯戍

丙戌百官赴顯仁皇后九筵殿奠酌禮凡三日。詔皇太子建王故妻淑國夫人郭氏特贈福國夫人以明堂恩也。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兼侍講

丁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將彭清直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

勝之時金人集陝西諸路兵分屯於隴州之方山原及秦州鳳翔之境意將分軍四川與散關之兵犄角相應璘乃命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賈士元合所部三千人騎趨秦州戊子海受檄即引兵而出海兗州人也。左宣教即徐履行太學錄己丑顯仁皇后大祥上服素紗中白羅袍親行撤几筵之祭百官常服黑帶進名奉慰

庚寅四川總領所調利路民夫運糧赴運前用隨軍轉運司議也初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以軍興移運當置隨軍漕臣時直秘閣利州路轉運判官計有功足疾不能行而又朝請大夫新除利州路轉運副趙沂在湖北未至之望請於朝不俟報遂與宣撫使吳璘制置使王剛中共議以便宜檄左朝奉大夫知利州兼宣撫司參議官趙不愚左朝請大夫通判階州成仿權隨軍轉運司公事日下供職不愚既就職白調利路夫九萬運糧至軍前之望詰之曰自魚關至大散關不過三百里安用許夫不愚乃與之望議先運五萬人三月糧人食貳升半計運米十一萬三千五百斛應用五萬夫夫特七斛米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凡四十有八日而畢除興元府興洋利州大安軍不科外先于劔閣巴蓬四郡調夫萬人循環應副之望以為若大軍未動宜刷茶鋪馱驢利兵廂軍及僦民間馱乘以漸為之會遣兵復秦州不愚乃白調利文龍州及前四郡夫共三萬一

千人令諸州守貳以民間產力高下品差每五十人為一隊數外
差大小甲頭二名火頭三名

調夫事據四川總領所按牘以九月二十一日行下庚辰二十一日也故係于此

後五日不愚又白調彭漢綿州成都夫府二萬夫之望以道遠

難之不愚乃徑調興元府興洋階成州大安軍河池縣夫三萬

六千人以行舊民夫裹糧自備至是之望始令船運日給米二升

然利路諸州封疆闊遠所起夫皆以縣令部押仍令持兩月糧附

收官庫謂之準備錢民間一夫之費為七八十千願夫以行者又

倍王敦詩選王之望文集序云趙不愚初欲調九萬夫之望斥之不

愚皇恐立減六萬人日支米二升以總所按牘考之興元二萬

夫洋閬州各萬夫劍州六千夫巴蓬利州各四千夫龍成州各千五

百夫階州二千夫自魚閣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蓋集序

不無增飾也當其後軍糧十五萬五千九百餘斛料二萬八千

餘斛至黃牛堡費夫糧二萬七千九百餘斛有時民大以為擾糧

十五萬五千九百三石七斗八升以一夫七斗計之六萬七千夫

每番當運四萬三千四百名則是摺運四番自鳳州至黃牛堡又

添一日程四番計二千八日而支過人夫口食米止計二萬七千

九百八十石五斗四升以每夫二升計之只係二十日口食不知

何關外四州比歲屢荒今歲乃大熟故糧糗及約而辦階州

陋邦也至四萬石它物輸軍稱是

隆興二年十月乾道二年正月所書支還運米錢脚事可參考

壬辰遣內侍官三員往淮東西荆襄勞賜軍士仍賜主兵官銀
合茶藥。樞密院請兩淮京西四川沿邊知州軍各帶沿邊都
巡檢司使庶幾可以專一措置邊事從之。右承議郎安堯臣

主管台州崇道觀

堯臣初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

舟師發明州閩澳。是日忠翊郎監盱眙軍淮河渡夏俊復

泗州俊見金人敗盟遂有占泗州之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俊議政聚衆得八百人時守臣周淙退保在天壤長俊等議定陰備渡船夜漏未盡遂渡淮未據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大宋俊轉至城東下觀汴口有空舟焉俊取得六十餘航金人所命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州大周仁聞之率麾下數十騎棄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劉錡以俊知泗州

癸巳右朝請大夫知忠州張德遠言峽路保正以皇祐編勅尚差至三等戶物力不均望依紹興免役令選差物力最高之人從之。是是日金人犯通化軍先是通化未有守臣鄂州都統制吳拱以游奕軍統制張超權軍事超繞入城忽報金人鐵騎數百入門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

甲午冊謚大行淵聖仁孝皇帝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命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上冊寶于几筵殿。盱眙軍奏夏俊已復泗州。左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錄白金國趣遣奉使牒草至行在。是日興州駐劄劉御前前軍統領劉海復奉州初秦州既陷金人徙城北山地最徑險守將蕭濟素狎官軍弗為備有明威將軍號乞求開者荒洩尤甚每日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為樂宜耐久先是敵軍戍寨者三千前二日打糧傍郡弱者守室至是劉海引兵傅城濟弗之覺也近城數里乃覺之海與左軍統領賈士元同統領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拔也今城守

似怠當以火攻之遂積薪縱火烟上蔽城寨破海登焉夜中乃開門以降得糧十餘萬斛遂以正將劉忠知州事撫定人民各安其業於宣撫司偕制置司第功以聞

乙未金人寇信陽軍先是京湖制置使成閔遣中軍統制趙搏屯德安搏至之五日信陽告急搏曰信陽雖小寔為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游奕軍統制宋奕守德安府自將所部騎赴之敵騎徑去侵蔣州時江州都統制戚方在淮西即引其兵南渡。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楚州以海州數艘往淮陰軍前分布守禦時金人大軍已至清河口地名桃源錡猶在揚州未發也。是日鄂州

諸軍都統制吳拱發兵戍襄陽者盡絕時拱被朝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為吳蜀之門戶襄

陽為荊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况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犯據山以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荊州自合將襄陽為捍守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指畫則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闕屯田密行間探然議者謂拱言襄陽形勢雖善而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方山而棄城不守闔關自固而不以兵接戰也先是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道出九江右奉議即新通判湖州王炎見澈談邊事澈即辟炎為屬自鄂州偕諸至襄陽撫諸軍澈聞議者欲置襄陽而荆併力

守荆陽南亦奏襄陽重地為荆楚門戶不可棄也至是秋高激
乃還鄂州以調兵食既而拱至襄陽首置南山寨寨無水無薪
師徒勞役時人不以為便

丙申權尚書工部侍郎黃中移禮部侍郎○司豐少卿許尹權工
部侍郎○詔皇叔崇信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士衍建寧軍節
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士劉並令歸南班奉朝請二人先罷
宗官居於外故也○遣入內東頭供奉官李宗回撫問四川宣撫
使領興州都統制職事吳璘興元都統制姚仲金房都統制王
彥并以茶藥賜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知長寧軍劉忱所
為貪黷故罷○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所遣將官曹沐復洮州
先是金人所命知洮州阿令結往北界軍前未還沐至城下其妻
包氏率同知昭武大將軍奧屯蟬只與官吏軍民來降詔封包氏
為令人既而阿令阿結來歸璘即命同知洮州賜姓趙氏阿令結
西蕃人也費士職用兵錄復洮州在今年十二月誤也按王稱已復隴洮州足知在九月旬下不疑今從宣撫司奏狀附于此
戊戌四川宣撫使吳璘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奏金兵犯
黃牛堡詔金人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犯川界今率精兵
百萬躬行天討有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今三省樞密院降
勅榜曉諭中原百姓見為簽軍想未忘祖宗德澤痛念二
聖不還豈肯從蕃反攻舊主榜到各宜相率從便歸業內

有願立功業^效來歸人當議優加爵賞一女真渤海奚契丹應諸國等人暴露日久豈不懷歸見此文榜請各散回本國別事君長以圖子孫長久之計一中原諸路州縣官吏軍民有能以一路歸者除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知州以一縣歸者與知縣餘見任官更不改易一諸路忠義豪傑山寨首領能立功自効者並依前項推賞一諸中原并諸國良民見為奴僕者並放令逐還內有能自擒獲其本主歸順者即以本主官爵田宅給賞一諸國官吏軍民不願歸本國者當盡還官爵雖見用事之人一例旌賞優卹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因而能立功自效者不次擢用一軍行秋毫無犯並不殺人放火亦不虜掠財物婦女一事平後放免稅租十年一應干敵人殘虐科斂等事如簽人_事刷人夫水手工匠差料軍器糧草舟船牛車驢馬揀奪人家室女繡女一切非法騷擾並行除放一淫酷之刑如滅族剥皮油剪鋸解鉤脊之類深可痛傷並一切除去於是印發行下○是日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發揚州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潭某將醫往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人侵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軍時錡已病不能食但啜粥而已

己亥忠翊即夏俊為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賞功也。興州都

統司後軍第二正將彭清左軍第一副將張德破隴州清以是月乙未出師遂進兵傅於城下列攻具分擊之克其城守將奉國上將軍盧某同知昭武大將軍劉某巷戰不勝走涼樓不下清積薪焚之軍民乃降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清知隴州尋令將軍談德守方山原俾清引其兵赴鳳州軍前會合德至良原縣遇敵接戰自卯至午官軍不敵遂潰而逃初德與其徒請兵出梁泉魚龍川往攻方山原清從之既行德乃改道經良原縣界遂失利清復引兵還方山原。是日蘭州漢軍千戶王宏殺其刺史安遠大將軍溫敦烏也以降宏嘗為秉義郎後為金人所獲俾部押蘭州軍馬宏聞王師克秦州乃誘諭漢

軍使降從之人多從之惟北官不聽宏遂與其徒魯孝忠等率所部官合圍殺烏也及鎮國上將軍同知蘭州蒲察撒等將騎兵五百步兵來二百來歸宣撫使吳璘承制授宏武功大夫知蘭州統領熙河軍馬授孝即忠秉義郎同知蘭州

也今從宣撫司所奏

費士戮蜀口用兵錄趙姓之遺史皆作溫都烏

是月金主亮以其尚書右丞丞李通為大都督而將軍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亮遂自將入寇時亮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門出其后徒單氏與太子光瑛俱送行亮亦掩泣徐曰天寔使之不自由也亮兵號百萬旣悵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煬王江上錄云內侍梁漢臣本宋內侍陷放每思報讎乃進曰燕京自古報國虎視中原陛下可收燕京

大內時復巡幸使中原之民望帝都為近遂納其言差漢臣充
修燕京大內使孔彥舟為副使自天德元年起至正元三年畢
工改燕京為中都正元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蕭王奏曰陛下
下移都燕京去白溝百里之餘皆宋故土孔彥舟鄭瓊靳賽徐
文之徒頃皆宋臣皆握大兵盡屯平原萬一有變非國之福亮
日卿無憂也梁漢臣奏曰臣聞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
願陛下無安樂於內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
聚糧仍教諸州軍製造軍器兼修大梁大內虎視江淮及造戰
船以備海道征伐並依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京大內時
復巡幸卿為朕行毋得有辭以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
舟為副使正元三年梁漢臣至汴京正隆元年春起夫四年畢
工梁漢臣孔彥舟又令人催造通州戰船數千隻委兵部尚書
蘇保衡及徐文通押僉女真渤海契丹漢兒軍五十萬山東河
北路并僉漢軍一十萬諸路番漢軍七十萬諸路捕魚梢工水
手一十七萬番漢軍共九十七萬令分八路八南界完顏仲統
軍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完顏明統軍自西京至均房阿魯木律
統軍自亳州乞伏赤朱自壽州合肥至和州界郭律木自青齊
至淮楚界蘇保衡奏自通州至定林口二百八十里陸路不通
河溝無水通州入海梁漢臣曰起三路民夫開渠擔水作成油
泥用夫拖船入海人人稱冤道差輩而無故叛者漢臣又奏

洛陽好花豈從幸看花正隆二年三月洛陽一夜天降大霜羣花
盡死漢臣曰願陛下降詔催促諸路大軍進取江淮無失其時于
是下詔催促有人謂孔彥舟者速賜酒醜之命彥舟充西充京留
守起行至路藥發病遂死正隆五年五月起汴京此所云事迹月
日與他書此不同今併初亮肆虐既久宗族大臣已悉彼誅而舊
併附此更供參參考

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蕭玉徒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
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亮借民稅五年此以全國翰林直
學士趙可所撰戶部郎中王基墓
誌修入蓋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
唱義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於沙漠諸軍始有殺亮之

謀焉

建炎要錄卷一百九十三

紹興三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朔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杯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陷於草萊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強敵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願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賤之凶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雲為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啟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

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
爪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耻各肩
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遺史曰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
能誦其詔文詔既降始則久已製
成但未降間不當漏于外耳又先期降付吳璘軍中
有旨未得頒行璘具奏乞頒行俄已降出頒行矣 少保奉國
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遼諸國
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等曰蓋聞惟天無
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誠
用驗萬方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啟中興
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惟茲女真之邦首覆契丹之祀怙
其新造問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彌於宇縣兩宮北狩
訖罹邊境之煙塵大駕南巡未正漢京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
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卧
薪嘗膽之是圖寧極溺挾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辭
屈己以事讎姑欲安民而和衆豈彼冥頑之主狃於篡逆之資以
至不仁行大無道毆我中原之老稚翦為異域之囚俘乃輕棄於
穴巢輒坐張於畿甸自謂富彊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
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
將三軍誰不寒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齊鉞盡獲戎旃冀憑宗社之
威靈一洗乘輿之耻辱待時而動歷歲于茲天鑒此忱使委身而
致死人自為戰不與賊以俱生尊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

之甲成馬軍興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賴
壽鄂師擣殺函之險步軍克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為鉅宋
之歡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頓踈兩地之音郵
願敦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晉秦奇士齊趙雋材抱節義
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后東征
必懋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
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剪茅之勲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
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
土重建丕基檄到如章書不盡意檄樞密院所降本也 江淮制

置使劉錡至盱眙軍會將議事 是月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
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既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為
其所紿然業已背金不敢有貳心勝懼乃推寶之子承節即公佐
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真萬戶之妻王夫人
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僅以身勝復還海州金兵
圍之寶聞麾兵登岸以劔畫地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
槩前行接敵奮擊士無不一當十金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
城迎寶寶維舟擣士遣辦者四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開趙明
椿劉昇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眾趙與耿京所部馬軍將
王世隆合共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為改焉趙等聞

寶來遣使詣軍前納款寶以為修武即會金人自沂州遣五百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一行事務曹陽佯借民馬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並為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為聲援 辛丑言者請降空名度牒官告下江浙福建市軍儲每州給度牒十道及右迪功即告一道其有山險非沿流不出來州軍即易輕賫以進從之 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隋州兵馬鈐轄邢舜舉權知郢州用成閔薦也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送吏部差監無為軍在城稅務右司諫梁仲敏劾宗偃妄稱制置司之命令本州清野故有是命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乞依楊存中例奏男廢姪孫厚並於文資內安排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右選所載使相蔭補格法無補文資者不應用例棄法况存中紹興十年初陳乞狀稱主兵在外而密今以殿職在內一不同也存中奏子而密奏姪孫二不同也存中二十八年郊恩日已任少師在法合奏文資密今任使相當隨本色蔭補三不同也國家待遇人才文武一道初無輕重於其間但祖宗百世不刊之書凡為人臣者當共遵守又契勘密今次蔭補二人並乞文資安排其奏補男廢亦未合條法若許依楊存中例已為優異之恩所奏姪孫難以引用欲望聖慈裁酌施行仍乞自今後文武官奏薦並依法不得引例庶幾人各安

分不廢成憲 是日金人自渦口繫橋渡淮先是池州都統制李
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牒報
敵自正陽渡淮矣正陽屬安豐軍參議官劉光輔曰若欲尋戰功豈可退
却宜據形勢之地結壘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
低山深林可以設伏顯忠率腹心百餘騎轉山取路敵直掩顯忠
之背顯忠覺之率諸將邀截獲數人俄聞敵大至遂自峽山路渡
大江以歸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官告付身僅二千道
是役也書填悉盡中侍大夫王光輔及統制官孔福等受之 壬
寅泗州土豪孫鑑王稟忠順人李永葛松並補承信郎付盱眙軍
使喚初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以馬司之軍赴武昌上命所過郡
縣以經總制錢常平義倉米濟其軍食至宣諭使汪澈言總制錢
每月解發通判廳諸羅多是催人戶折帛錢及以等第高下敷借
應副乞令逐州通判以五年一州統取經總制之數撥下大軍經
由縣分通融支遣及豁還民戶從之 癸卯少保四川宣撫使吳
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 太尉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兼京東河
北東路招討使 起復寧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湖
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 詔以軍興應碩
民持刃為劫盜者並處死有不獲者遣兵守捕雖遇大需永不招
安用義者請也 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夏俊知泗州 武翼郎
統制忠義軍馬魏勝知海州朝廷聞敵圍海州勝與權州事李公

佐共擊却之翌日以勝為閤門通贊舍人而公佐為閤門祇候
詔今次大禮合加恩臣察權不鎖院宣麻止降制給告事定日如
舊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申准尚書省劄子坐湖廣
總領所申乞將吳拱帶行官兵錢糧草料依循贛夔州體例責令
舊應副官司發赴襄陽府交納緣上件官兵朝廷已令限一季招
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欲乞免行科發戶部勘當不從
是日金主亮至安豐軍又破蔣州甲辰吳璘奏劫金人橋頭寨
獲捷上謂宰執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
使人王全口陳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下
誰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未解則兵鬪不可開姑發信使以審其
事至淮不納既歸又求遣使反覆詭詐多求鬪端意在叛盟重兵
壓境託名打圍謀為深入朕不免屯兵嚴備戒勅諸將務為持重
以觀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為戎首之事曲直寧不判然散閣小捷
豈非信順之助而况篡弒君親誅戮殘忍天地所不蓋載禽獸所
不肯為神怒人怨滅亡無日今三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已量虛
寔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災燒毋虜掠毋殺傷
以圖萬全之舉高爵醲賞朕所不吝卿等贊朕成算協以衆謀庶
幾恢復神州以復兩朝之耻陳康伯曰臣等雖不習武敢不奉以
周旋秘閣修撰淮南等路制置使司參議官陳揆直敷文閣荆
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並兼逐路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應辦劉

錡成閔軍錢糧 左武大夫興州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掖知成

州 乙巳劉錡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

統制負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

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綉 丙午宰執言諸處屯戍

將兵暴路日久欲再行搗設一次詔所總領所一面取撥給散於

內帑給還 是日劉錡遣淮陰鄉導卞彬以輕舟載二百人伺敵

動息回報敵舟師甚衆錡不信厲聲叱之 丁未金人以鐵騎列

于淮之北望之如銀 左朝奉大夫宋似孫為軍器少監 直秘

閣利州路轉運判官計有功移知嘉州 右文林郎曹伯達牧改

右宣議郎伯達初擢虹縣簿焚金詔不拜事見十五年五月上命改京秩秦

擄抑之不行至是自陳而有是命 是日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

王褒為皇帝褒太祖吳孫晉王宗輔子初見紹興九年三月淳熙元年更名雍 改元大定初金主

亮刷國中女真五國渤海契丹漢兒軍自備衣甲鞍馬南寇衆謀

曰皇帝失道遠犯南朝未知勝負難以歸國我等豈能作失家之

鬼乎不若就近往東京與渤海酋豪冊立留守葛王為主何如僉

言亦是太祖之孫有何不可於是入府求見大王褒纔出則庭下

悉呼萬歲遂即位改元大赦熊克小歷載褒立在十月庚子朔注云或言立褒在六月今從宋翌所記

金亮本末按苗耀神麓記立褒在十月八日丁未與赦書月日同

今從之金人赦書門下朕惟前君乃太祖皇帝之長孫受文烈遣

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內撫外寧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

竊不及民前岐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以赦敢行篡弒自備

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一

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軍諸子並當職任止因
篡位之初自懷疑懼將太宗親子八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
罪盡行殺戮一開國功臣晉王孫領行省楚國王阿辛止因篡位
之初自懷疑懼將阿辛并凡子嗣三十餘口及附馬丞相幹古刺
并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左副元帥
國主撒海累建功勳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計構遙設以白
書假言宮外拾得令其誣告并其子御史大夫沙只及太祖親
子嗣二十餘口平章孛急弟兄子嗣一百餘口兵部尚書毛里親
前來太祖長女公主係曹國王親姊妹目篡位之初無故殺害一
國功臣皇叔大故師梁王長子韓王臨國功臣正忌其聲譽令其
誣告勤問不咸故意殺害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之所建宮殿無
贈王爵無故並行追奮一會寧府孫太祖與王之所建宮殿無
故拆毀一中都大內營造累年殫竭財力不可勝計民力未定仍
拆毀南京大內再行修蓋並皆窮奢極侈土木之功前所末有
因伊小兒病却將乳母並二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宋國講和之後
臣禮不闕頓違信誓欲行併吞動衆典兵遠近嗟怨醫人祈翰副
陳諫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誅戮并舊有軍器盡行燒毀却令改
遂致公私困竭生靈飛走無不凋弊一昨來皇叔曹國王被殺之
後孀母國妃納在宮中及親族姊妹姪并應命婦有容色者悉行

奉大夫知荆門軍姚岳令再任岳在荆門籍民兵置捨拔號強壯
子弟號令齊一宣諭使汪澈見而善之奏岳緩急可倚乃有是命

三省樞密院奏招納歸附正人賞格應接納金人萬戶或蕃軍

千人者補武翼郎下至蕃軍五人漢軍十人者補進勇副尉凡十
等如蕃漢僉軍自能歸附者並優補官資有官人優加陞轉仍不
次擢用令降黃榜曉諭 是日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

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者獲權軍擺鋪
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
何曰有兵五萬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遺曹司且令
附書與權權聞亮已渡淮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敵游騎

為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寔有都壕寨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不戰但為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京西三十萬隨即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護駕十萬人奪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敵軍收後已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和州路見管階成西和鳳州元隸陝西路今來已收復隴兆州并管下諸縣城寨原堡不少見議進發大軍將來恢復陳西州軍有合就便措置錢糧草料應辦等事與四川路分別無相干又本所相去隔遠事力不及欲乞朝廷依舊復置陝西路轉運司管轄新復州軍措置合行事件庶幾事有司存各任其責亦可濟辦 庚戌詔大臣私第接見賓客頗妨治事

自今日毋過三次 右朝奉郎淮南轉運判官莫濛降一官放罷

初命濛隨王權軍應辦錢糧濛遷延不之任乃罷之右司諫梁伸敏又言其慢命詔濛勒停 濛特勒停 右朝請郎新知信陽軍向

洵為淮南轉運使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為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以鉅言招納到北界巡檢杜海等二萬餘人故也 初劉錡在淮陰日與王權軍中流星通文書往來不斷至是淮西路阻文書不通中軍統制錢玘等在盱眙錡命往招信以來體探至招信界聞金人扼路不可行遂往淮陰合軍 是日夜漏下四鼓直秘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龔濤棄城走時牒報敵兵至北門外二十里濤聲言將本州

人馬往無為軍等處措置捍禦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
監楊春權州事遂行春開封人自行門換授 辛亥武功大夫東
南第二將兼提舉沿淮民社向琪領高州刺史 左朝散大夫知
眉州樊汝霖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汝霖金堂人也 江淮制置
使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戰船六十五艘民兵千人赴
淮陰軍前使喚先是有詔調淮東丁壯萬人付榮於射陽湖等處
緩急保聚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乞日給民兵錢米及借補
首領官資以為激勸而轉運使楊抗令榮分其兵之半歸農半給
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逸不歸榮卒不能軍 是日金人陷
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廳鎮由定遠
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藉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
官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奉大夫知州
事陸廉棄城去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
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
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
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
界方以乏馬芻為患而所得積草甚衆又鄉民皆棄槍而去盡為
金人所取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必憂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
無人之境金甚笑我之失計焉 此以王之望所奏
蕭琦所言收入 壬子皇子寧
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王瑋為鎮南節度使以明堂忌也

四川宣撫使吳璘等奏已復秦州上曰金人無故敗盟數路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然亦天人信順之助可令璘存撫四民各令安業以慰壺漿向化之意內為金簽軍者務恤其家毋令重擾暴斂虐刑一切除去陳康伯曰上曰完顏亮窮凶極暴吾民脫去湯火如解倒垂此皆卿輩指蹤之功康伯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階下弔伐威靈中原得傳而下自此始矣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四川見管常平義倉米六十二萬石乞依兩淮湖廣已得旨令漕臣遣官覈寔以備軍食從之 左宣教郎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張震為秘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薦之也 詔前籍劉寶資產皆還之 是日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通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數囊而已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載糧往濠州者有載激犒之楚揚州者汴流牽挽其勢甚速錡募善沒者鑿舟沉之敵大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聚民為水寨以土豪胡深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金人相持自言欲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副大軍乃棄其軍而去遂渡江居江陰軍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乞借江浙荆湖等路坊場淨利錢一界計錢三百八十萬緡以備賞軍限半月足許之國期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為極

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市易等錢所入乃至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權貨糴本和買之錢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昔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然後支百二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月支猶不過八十萬其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嘗患無餘及軍興遂有此請淨利錢明年二月罷借是日金人圍廬州修武郎添差兵馬都監權州事楊春勅兵乘勢突陣以

蒸淫一七遼豫王子嗣三十餘口一嫡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殘殺其大逆無道古今未聞一德宗嫡孫節使母妻子弟并大師梁王兒孫婦曹國王次夫人并子及韓國夫人并兒婦孫等並以無罪盡行誅戮一樞密使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並加誅族宰執亦被鞭撻其餘過惡不可備舉前錄數條於聞見逆致天怒人憤象判親離朕方留守東京遵養時悔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控告自遠而至者數十萬象日來赴愬再三敦請不謀同辭或以太祖皇帝聰明神聖應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歷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讓至于再三請者蓋堅辭不得已恭念太祖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深懼乏祀俯循羣情免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冰宜推肆青之恩以布惟新之令可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為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不赦外罪無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條奏施行於戲以寬而象可御敢希克帝之仁代雲而民允懷度及湯王之德尚賴文褻時武勵翼忠良贊襄咸告嘉猷永臻至治咨爾兆庶體予至懷

三十七月張棟正隆事述云褒乙巳年三
內帑諸錢備邊士大夫不諭朕意甚者至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顧